# 國聞週報

第十卷　第四十六期

民國廿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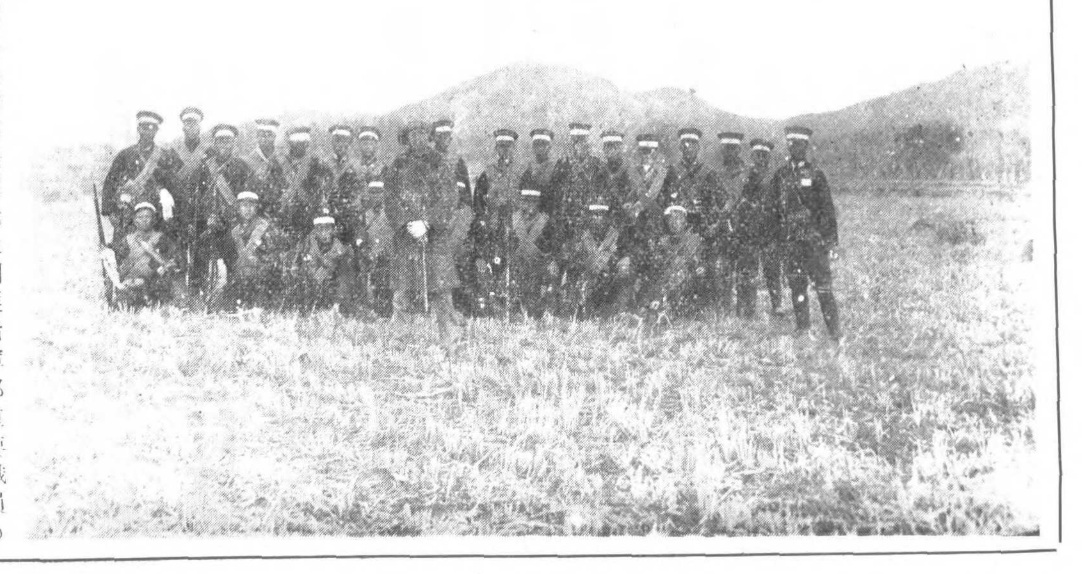


KUO WEEKLY W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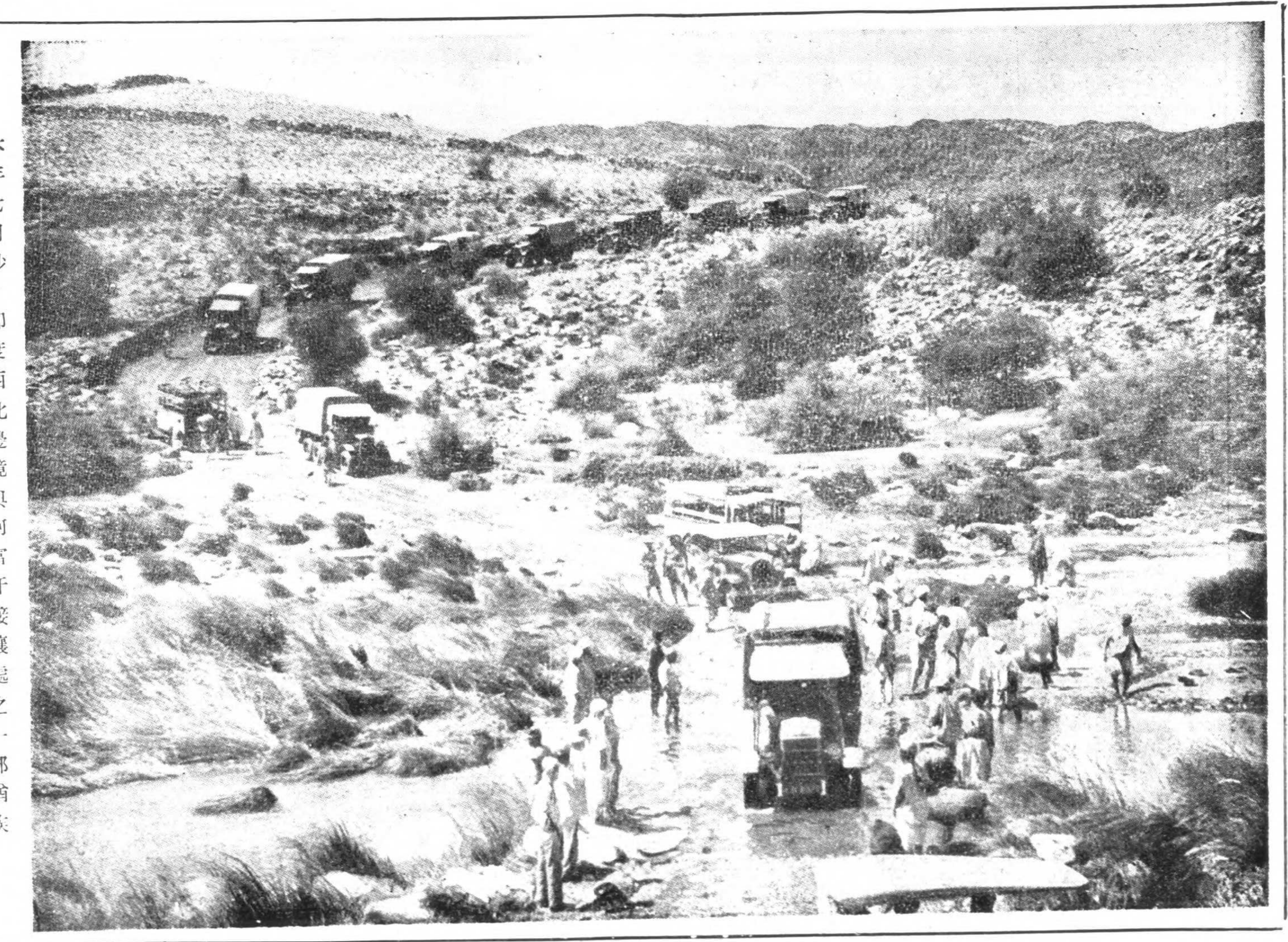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
天津國聞週報社發行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 撫寧之收復





(上)爲灤東剿匪總指揮張熙光及剿匪指揮部重要職員。
(下)保安隊總隊長竇希哲，及此次收復撫寧首先入城之竇部警備隊，攝於撫寧城南紫莿山。



本年七月杪，印度西北邊境與阿富汗接壤處之一部酋族，發生不穩情形，英政府自印度調汽車隊前往鎮攝。右圖係在出發途中所照。

#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四十六期 目錄
民國廿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 川北帶來匪消息

譚吉華

近幾月來四川的共匪倒也鬧得滿城風雨了，但各大報所揭示的都是粗枝大葉或者傳聞失實，其詳不得而知。記者新從川北附近赤區的順慶出來，從徐向前進川起，一直到赤匪蔓延到順慶的東路跳蹬塲止，直接和間接的情形我都有過詳細的領略。現在徐匪更以全力猛撲萬縣，劉存厚不戰而棄綏宣，渝萬人心惶惶，全川軍民鼎沸，不但四川吃緊，就是西南和全國也要生出多大的影響。所以我把我所得的情形向外宣布，對於一般關心川事的人不無補益罷。

從赤匪進川時說起。二劉正在岷江流域交鋒，田劉又在成都巷戰的時候，徐向前由鄂西和陝南的巴山潛行入川了。這是去年十二月底和今年一月初的事。南江和通江就在巴山的山麓，徐向前的赤軍便首先兵不血刃的進據兩城，而田軍尚在成都血戰，聞通南之失陷有如張副帥之聞瀋陽失陷一樣如在夢中，急速調兵應援而共匪又陷巴城。共匪進川原只三千人，大半單衣單褲，只有槍沒有子彈的濫隊伍，他們是蕭之楚楊虎城打得沒有辦法才攀山越嶺逃奔四川的。既得通南巴後使收集民間槍彈又奪獲田頌堯軍部份械彈，遂在南江成立川陝邊區蘇維埃政府。廣編土匪，大事擴充，川局爲之震動。田頌堯與劉文輝停戰後，便回師川北壓迫共匪，遂調李偉如劉漢雄何濟民各路司令向巴中進剿，赤匪見勢不能敵，初則放棄巴中繼又放棄通江，田軍又兵不血刃收復二縣。這是四月間的事。二劉二度川戰接着鄧劉毘河之戰而起，田頌堯亦思加入戰團分一杯羹，對赤匪防務頓形鬆懈。就有通巴第二次的失陷。赤匪直追至嘉陵江東岸爲止，蒼溪失陷，隴龍已去三分之一，閬中已隔河而守。田軍渡江不及，損失七團之衆，失槍一萬餘支，何濟民就在這戰打死的，劉漢雄李偉如幾乎全軍覆沒。這時的赤匪已有三萬多人槍，四縣地盤了。但是川西的戰爭還是在那進行着。川戰終止後滿可以希望各軍一同前進剿匪了，但畏首畏尾，各欲保存實力，互相觀望不動，使匪得有休息整理之機會。時至八月各軍事首長已齊聚成都，會商安川剿匪諸事，至九月中旬尚未就緒，而共匪又傾巢出犯，九月三十至十月五日楊森防地之渠縣榮山

夏告失陷，順，廣，蓬，岳各縣亦危在旦夕。楊森之楊旅李旅夏旅幾乎完全損失，所失槍枝不下七八千，投降及犧牲之官兵不下三四千，共匪遂號稱六萬了。佔領縣城已七縣，所擾邊境爲十一縣。楊森在省聞耗急回坐鎮順慶，劉甫臣又遣范師王師急援，共匪始未越渠江而東。但是於嘉陵江警耗甫定之際，而宣綏又於十月二十二十一兩日失陷。匪以兩路東下，一出開江開縣，一出大竹梁山，直驅萬縣，於是全川震撼，不可終日。共區已據縣城十一，所擾縣境不下十餘縣，號稱紅軍十萬。這就是赤區十個月內在川北發展的大概。

至於共匪又爲甚麼這樣勢如破竹，而官軍又這樣土崩瓦解呢？川中防區之限制極嚴，各軍皆以防區爲其私人之領土，不啻各自爲王，列國對峙。自己不願意人家進他的防區內來勦匪，自己也不願進人家的防區內勦匪。如田軍雖無力勦共但決不願劉湘或其他軍隊越俎代庖的。深怕客軍入境不惟把匪勦不了反而失掉了自己地盤。沒有與匪毗連接近的軍隊，他也如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一樣，匪又不會侵略他的防地他又何必爲他人作嫁衣裳呢？何況還可以借匪的力量來消滅自己的敵人呢？這是軍閥割據的制度害了他們，而便宜了共匪。還有最奇怪的是各軍之與共匪互結不侵犯條約。比如田軍正受赤匪襲擊時，楊森和劉存厚本可從共匪背面出攻的。但楊劉已與共匪訂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並聞楊森賄匪五萬元要求其不侵犯他的梁蓬，劉存厚賄洋三萬元求其不侵犯他的綏宣。於是赤匪得以單獨力量對付田軍，而田軍遂土崩瓦解退據嘉江以西了。那知共匪素稱狡猾，棄信背盟，乘楊森軍恃約不備之時，一鼓而下營渠，進脅廣岳，在這時的田頌堯又與赤匪隔河而守，互訂不侵犯條約，坐觀楊森之成敗。劉存厚亦如之。及到楊森瓦解，赤匪直達順慶嘉陵江沿岸時，始行移師東上，而綏宣又陷，劉存厚與赤匪所結之不侵犯條約又成廢紙。是時之楊田兩軍又隔岸觀火。各軍互存觀望，共匪各個擊破，此其所以敗也。

再者兵士本身就靠不住，把握不定。楊森軍隊從未發過餉，每月只發二元半火食，零用都無。衣服只有單夾各一套，冬下洗衣時，都要等着乾了才有穿的。況且川軍連年作戰，兵士抱怨萬分。共匪又加以煽惑宣傳，故多少便被誘惑投降。奇怪的是官軍每每距離匪軍常是四五十里，不然便怕宣傳隊侵入軍隊使兵士譁變。共匪前進，官軍便後退，常常保持着相等的距離。民團和軍隊又不和睦，共匪便利用民團，而軍隊也利用民團去衝鋒，民團便相率倒戈。例如渠縣之失陷大半是民團和難民貧民一鬨而成的。楊森失陷渠營據說損失官兵共五六百名，其中便死去團長三名，營連排長死去四

五千名，兵士譁變是實有其事的。難民也是最難收拾的一樁事情。通南巴難民停滯在渠縣境內不下數萬人，軍隊和居民本身已無飯吃，又加上大批難民更無辦法，又無從遣散，難民便相率到軍隊營盤裏去搶飯吃，遂致引起衝突，而共匪遂乘機搗亂，並且難民之中早已夾有共匪，內外響應，軍隊不攻自破。還有就是四川剝削殆盡，人民已無負担款項之力了。這次剿匪軍費，籌商兩月之久，還是不名一錢。初定四百萬，繼則減爲百五十萬，現在就百五十萬也籌不足。弄得各軍都沒開拔費，限定十日到達指定地點，但眼見共匪攻城略地而各軍仍未齊集。單說田頌堯要開拔費三十萬元，由本軍長官將手中田地契約向成都銀行界作抵亦祇借五萬元，而鄧錫侯奉命出發廣昭，但至今還以無開拔費爲辭。就是劉湘軍隊前在萬縣危急時，雖大軍雲集重慶亦鬧着沒開拔費，幾失重鎮。順慶我是知道的，現在駐軍有李羅楊各部隊差不多有六旅之衆，但要在縣中籌五千現款已不可得，祇有向重慶借得三千元。不但軍費成問題，就是軍米亦成問題。現在順慶一帶稍富足之家已紛紛他去，所餘穀米悉數集中城中以作軍用，但數萬飢軍，希少糧米亦成杯水車薪，因此恐慌萬狀。

在大混亂之中一般人民更是驚惶失措，紊亂異常。鄉間不時有游擊隊出沒，或三四人或數十人，神鬼不測，打家刼舍，大宣傳其所謂殺土豪劣紳之工作。不是這裏的團總被殺，便是那裏的督學被殺，一夕數驚，不遑安枕。一般無識小民，如雇工如木石匠便相率混入游擊隊，趁火打刼。當地原有之土匪，地痞，流氓，乞丐，小偷，通同互相呼應。一方面有官軍的催收錢糧，一方面有土匪的乘機搶奪，蹂躪踐踏，已無殘生。尤其金融極度恐慌和枯窘，大戶之家已無三二十元之現金。洋錢因催欵之需要甚急，已飛漲至三十千一塊，銅幣濫賤如紙如水。物價一落千丈，穀子在往年爲十二元到十六元一石，現在雖二元半到三元亦賣不出去，農產物賤如糞土，低價在六倍以下，此誠千古之奇觀！但糧稅更加緊促，現已完至民國六十一年，每月完納一次，還有剿匪軍費，安川軍費，清鄉費，說不完的臨時捐欵。富戶之家棄田而逃者不絕於途，但有時在途中是要被濫兵濫匪之搜刼的。貧窮之家便聞風而起，否認債主的借欵，不給地主納繳租穀租米，鬧着一鬨。各山中各寨口都有什麼游擊司令呵，捐捐軍呵的旗幟飄揚着，官軍是熟視無睹的，而且也無力來消滅他。民間的商業農業早已停止，眞是商旅絕於市農夫逃於野了。

有許多難民和做小本生意的人以及在赤區作工逃出的人，你都可以從他們口中聽得許多赤匪的消息，雖然是各異其

說。有些說赤匪一來燒殺淫掠一如土匪，甚至屠城，殺全家。有些說土匪只殺他所認為的土豪劣紳，尤其是團總。共匪到巴中時說殺了二十幾名團總，因之我們順慶的團總也都紛紛辭職，相率遠逃。有的說赤匪第一次進通巴時尚有無數人被犧牲，但奇怪的是第二次來，城裏的人民——不消說是流氓和窮人——反而去歡迎他來，據說只殺了三個人。這是他要收買和討好於百姓的一種宣傳，實際上聽說他把所佔各縣的團總和土劣都完全移回南江去秘密處以死刑的。共匪所到之地，便把人家的田地疆界鏟去，盡行分配過，每一壯丁為得地二畝至三畝，女子也有權分享的。契約和官府的糧冊都給他燬了。尤其注重他的麻醉的教育，巴中才失陷二十八日，及收復後各鄉村的民衆小學已成立有二十餘所，强迫小孩學習他的什麼列寧讀本，强迫老腐學究來教列寧讀本，眞正滑天下之大稽！還奇怪的是赤匪在各街口或鄉間的各路口站立一人，在木板或石碑上用白墨寫着什麼「擁護蘇維埃」，「紅軍××」，怎樣怎樣的字，要强迫過路的人念出，你如念不出他便打你，不然就教你念。他這種煽惑和麻醉工作眞是厲害得很！奇怪的是共匪佔據儀隴後把城裏一個打更匠弄來作縣長，他說他是無產階級，結果打更匠受不過他的壓迫，據說都逃走了。還有共匪所至不但擾亂，而且把所有官軍軍官的祖墓盡行挖掘，如李偉如之祖墓在儀隴如楊森之祖墓在渠廣之交界者均俱掘發，有些說是當地居民所幹的事。赤匪所到之地，便把道路橋樑改了，他就放棄了地方官軍回去也要迷失路途以致中伏。他把當地人民通同組織起來，教他們開會喊口號，並且强迫加入游擊隊，先鋒隊，赤衛軍，不管你願不願意。

說來共匪原本未見有好厲害，大半都是自相驚擾，以訛傳訛，弄得軍心和民心都動起來，以致聞風而遁。即如赤匪之佔渠縣不過數百人，這次之佔綏定只六十名便衣隊，人民相驚，軍隊也就不戰而退。尤其該受指摘的是上級軍官，如田頌堯的家眷早已由三台運往成都，楊森家眷早已由廣安運到重慶，而重慶萬縣之軍官家眷便早已送到宜漢。軍官本身都是如是張惶，那怪得兵士不心虛人民不胆寒呢？在過舊曆中秋節時，渠縣失陷，順慶難民成千累萬，漫山蔽野，直向遂寧成都奔逃，你看是不是自相驚擾？

據我看來，剿匪也是很容易的事，祗要軍隊有餉，他就不會譁亂倒戈的，祗要人民有飯吃，即是說不要再去剝削他的捐稅，他就不致裹脅以從受共匪之誘惑的，祗要軍事長官們合作，不要互相觀望，祗要鎮靜，不要心驚，我想共匪是很容易平的。因為人民太苦了，兵士太苦了，有時是迫得他們挺而走險，那個又願當匪而不作良民呢？

一九三三，十一，四日。

# 政府銀行學術機關與復興農村

陳振漢

## 一、

中國農村之急需復興，本無待論。中國素以農立國，海禁開通以來，所恃與外國貿易者，惟農產食物與原料耳。即降至今日，雖工業化已有相當之程度，津滬漢粤諸埠，儼然成近代都市，中國固依然爲一農業國家，有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五或四分之三之農民，而對外輸出，每年農產品約佔三分之二以上，是農民爲今日中國之主體，農村亦今日中國之大本營，而謂農村經濟爲中國之國民經濟，毋得爲過也。然則今日農村經濟之現狀爲何如乎？曰，呈現於吾人眼簾之前者，一幅絕慘痛之圖畫是也。吾人試環目四矚，但見滿目瘡痍，遍地荊棘，十室九空，民多噍類，較之古人所歌詠之太平盛世：『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雞棲對掩扉。』『家家飯熟書還讀，湊煞承平好秀才。』之情況，恍若隔世矣。以言冀魯，則大河南北，本前代文物中心，今則中原大戰元氣未復，寇氛臨境，迄未安堵，大軍雲集，救濟方自不暇，況其他乎；以言西北，則歷年兵燹，幾次災荒，元氣耗亡殆盡，益以軍人勒索，疆吏貪汚，於正當稅收之外，公開勒種鴉片，以至罌粟遍野，稻粱全無，人民非死於飢饉亦爲逃避捐稅而亡矣。以言江南則匪區轄括數省，終年用兵，民匪俱疲，廬舍蕩然已無論矣；蜀中本屬天國，累年混戰未已，近更因匪變色；江浙素號富庶，經濟亦瀕破產，福建百粤素賴華僑挹注而今則是項來源頓減，國中經濟大勢如此，非一幅慘痛可怖之畫圖而何；總之，內則因交通便利之缺乏，稅捐之繁重，豐收之區，穀賤傷農，物價低落；歉收之區，號飢啼寒，土匪蠭起；外則每年糧食原料之進口達數萬萬元之鉅，往昔所藉以補償貿易差額者，今已逐減。一國之經濟破碎離奇若此，破產崩潰之日，已迫在眉睫，箭在弦上矣。復興農村之急迫，尚待論哉？

## 二、

農村破產之狀，崩潰之禍，既已怵人心目，復興農村之呼聲，年來亦高唱入雲，事出有因，良非憑空傳來也，査政府機關之有關於或從事於農村復興及救濟事業者，有國防委員會內之農事組織，鄂豫皖贛四省剿匪總司令部附設各項農村金融，合作，保甲，土地等問題之硏究及執行機關，全國經濟委員會農村建設專門委員會，中央及地方農業推廣委員會，行政院長汪精衛所召集之農村復興委員會，各省市復設有分會。此外各地方政府所設立之機關，多至不可勝計。除政府機關外，全國工商界復有此項組織及實際上之設施，如上海銀行公會徇行政院之請，有農村金融調濟委員

會之組織，即此項運動之一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曾假資南京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作鄉村建設及救濟工作，中國銀行在河北南部設有農產抵押倉庫，即實際設施之例也。此外各公私立學術機關之從事於此項運動者亦復不少，如定縣平民教育促進會，鄒平鄉村建設學院，無錫民衆教育學院，華北工業改進社，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其較著者也。更有慈善機關，如華洋義賑會即爲最重要之農業救濟機關。試觀上述農村研究及救濟機關之衆，而報章雜誌書籍甚至平日言談之間，農村復興之呼聲，盈人耳鼓，可知所謂農村復興運動者，已蔚爲一時風尚，成爲一種狂熱矣。

## 三、

以上既已略述農村復興之必需與此種運動今日之盛況，吾人似可坐待全國農村之復歸繁榮，三萬八千餘萬農民之重得安居樂業，國家經濟情形之得以復蘇，與夫國計民生之一舉而得解決也，而無須再行嘵嘵矣。抑仍有不能已於言者，即今日各方滔滔所從事之農村復興運動，是否爲正當爲有効者是也。夫今日農村崩潰之現象猶病入膏肓之病人也，吾人既知其症狀百謀救濟，一如醫者之臨症而下藥，欲求病之根治，必須知所以致病之由，方能祛除根苗而霍然痊愈也。今欲救濟農村，吾人首須明瞭釀成農村破產之原因，然後謀救濟之方，始能對症下藥，藥到病除。造成中國農村破產之原因，誠極複雜，然苟略加分析，則其主要原因僅爲二端，一曰帝國主義者之侵略，二曰國內政治之紊亂，今日內地手工業之破壞，絲茶外銷之衰落，既直接受帝國主義工商侵略與國外市場競爭之影響，餘如國內軍閥之混戰，內地匪共之猖獗，亦莫不直接間接受其影響。至國內戰亂頻仍，災荒屢見，稅收繁重，皆政治未上軌道之直接結果，而如農民之貧愚弱私，亦莫非政治不良直接間接有以致之也。農村破產之根本原因既在於此，爲正本淸源之計，救濟之方，自應於抬高國際地位，努力求政府之鞏固與統一，廉潔政治之促成，等項求之。然農民瀕于破產，厄於飢饉者已久，斷不能再忍受長時期之痛苦，况夜長夢多，欲謀國際地位之提高，納政治于正軌，誠不知何年月日始能實行，恐不待實現，農民早成溝壑之鬼矣。斯不得不於此時另籌救急治標之方也。此種方法爲何？即今日各方所已詳滋研討之各種方案是也。此種方案在原則上殆已盡善盡美，吾人不能有所損益，亦無損益之必要矣。

然欲使此種方法行之而有効，有必不可移之二項原則，一曰不以造成一時風氣爲事；二曰持之以恒，行於久遠，務使有實效而後已。夫一種運動之成敗，非決於其聲勢之高下，而決於其實際之利害。中國過去，非無運動，正患過多，其於文字語言方面，有國語羅馬字運動也，於教育方面，有平民識字運動也，於政治方面，有國民參政運動也，於交通方面有道路運動也，於農村方面有合作運動，鄉村運動也，至節儉運動，衛生運動，造林運動，等等幾於無年無之，最近更有航空救國運動，各項運動，名目繁多，無一效實際，則文盲之減少，速率爲何如乎？森林之增加，又有若干之成績？此種運動或則逞一時之意氣，成一時之風尚，競相炫耀，於政府添開若干次會議，添幾許駢枝機關；於社會，使狡黠者流得以巧獲漁利；無絲毫實際成績可言。今則農村復興運動又成一時之風尚，竊以農村情形之危急，非復其他各種問題可以比擬，而農村問題之廣大，又非與其

他單獨出問題相若，深望不再蹈過去各種運動之覆轍，但以開幾次會議，印許多議決案發多少宣言傳單，添幾個機關了事。務使有實際之工作成績，有實惠及于民衆，而能繼續不懈，歷久不輟，則此運動方有深長意義。設不幸而果失敗，恐不特農村之破產崩潰而已，國家命脈將同遭斲喪矣。

## 四、

吾人既知今日之農村經濟崩潰之禍，完全由政府直接間接造成，復興農村之責任，應由政府單獨負之，乃當然之邏輯。即退一步言，政府之負責亦應獨重，是今日之設立農村復興委員會，以棉麥借欵用諸農村復興，以及政府要人之以復興農村為口頭禪，自善意言之，不過為補愆救失之政；而自惡意言之，不過因農村毀滅，民怨沸騰，恐大亂之將至；事實上農村已達極度之疲敝無可再事剝削：為平民憤，蘇民困，以固政府之地位，開後日之財源，所以不得不出此也。

此猶就政府之動機而言，至政府之方針與舉措，吾人亦不能無微詞也。今日政府所已從事之復興農村事業曰復興農村委員會之組織也，曰聘請外國專家如洛夫，特賴貢尼等來華考察研究及計畫建設也，以及其他之零星設施。皆屬緩不濟急之圖；五千萬美金借欵，亦不知有若干成用於農村。吾人於前文已揭出農村衰落之原因，而主先行治標之計，其尤要者為維持農村之安定，停止擾民之舉，其計劃建設，從事復興，增加生產，改良技術等等暫緩。良以促成今日農村崩潰之主因，歸結為帝國主義之侵略與政治之未上軌道，前已言之。細析繹之，則年來最為農村之害者，為苛捐雜稅，內戰兵燹，表面建設，忽視災防與地方不靖諸端。故治標之計，尤以停止此種擾民害國之舉為急迫，亦即胡適之氏所謂「裁官，省事，裁兵」三大急務也。今日民間捐稅繁苛，盡人皆知，田賦一項，已屬可觀，據華格納(W. Wagner)氏一九二五統計山東各縣每畝合洋一元零七分，謂較一八六六年時普魯士人民所納多十五倍，美國田賦每畝約合中國銀元一角四分，僅及山東七分之一。而以日本作比例，則中國山東江蘇浙江較日本多兩倍至三倍以上，山西多四倍四，遼寧高六倍六，四川劉湘所屬四區約達九倍。此猶只就正稅而言，各處附加稅之繁重，超過正稅，不知凡幾？根據立法院統計處民國十九年調查，田賦附加種類以江蘇江浦縣最多，竟達二十六種之多，次之如雲南元謀，河北徐水，湖北隨縣等，附加稅皆在二十種左右。因此附加稅額通常皆超過正稅額數倍，如湖南永興，衡陽寧遠，桂東，臨武等縣，每兩正稅為二元四角附稅竟大至十元或十一元，超過正稅四五倍，其他各縣超過三十倍者有之，二十倍者有之，十倍者則比比皆是。他省如山東齊東四川奉節，附稅超過正稅七倍半左右；即如河南上蔡，附稅亦多於正稅五倍，徵收名目達十四種之多，茲特完全錄出，以示一斑：(一)每兩丁銀徵正稅洋二元二角(二)剿匪洋五角(三)補助捐三角(四)教育附捐四角四分(五)建設費二角五分(六)公安費二角(七)自治費一角五分(八)政警費一角五分(九)保安隊費三角(十)地方公欵費三角(十一)中學及鄉村教育畝捐一元一角二分五厘(十二)保安隊畝捐四角五分(十三)自治畝捐二角二分五厘(十四)保安隊訓練經費四元三角八分五厘，共徵收十元零九角五分五厘，較諸正稅二元二角大出五倍以上。若按畝計算，河北陽原每畝約須納一元五角左右，江南數縣則達一元七八角左右，江蘇沛縣至在四元以上。總計田賦所在約占農產總收入百分之六至三十之譜。四

川一省田賦徵收尤屬奇特，除附加稅以外，更用借徵名義，任意預徵，少則每年四次，多則一月數徵，截止今日，四川一省田賦，多數已預徵至民國五十年左近，最多者則達民國六十三年，前聞田頌堯在川北防區內勒籌軍餉千萬元，以田賦作抵，設果屬實，則已預徵及于民國百二十年矣，似此荒誕之事，惟今日之中國有之。田賦猶屬正當稅收，此外苛捐雜稅猶不一而足，其最要者，厥爲各省之兵差。民國改元以來，除民三民四二年以外，內戰幾乎無年無之，爭城爭地，縱橫捭闔，而戰區之廣，爲害之烈，復年甚一年，自民五以至民十三，戰爭所及省份最多者爲民十一年，達十省，最少者爲民八年，亦及於二省，平均爲七省。自民十四至民十九，則戰區最廣者爲民十七年之北伐之役，最少者爲民十九年，猶且亦達十省，而戰禍之烈，摧殘之甚，視過去數役而尤烈焉。更以地域觀之，則東北自東三省，東達海濱，西迄邊圉，南至百粵雲貴，全國無一處爲安謐土，即至窮鄉僻壤亦莫不罹戰禍，矧此猶就正式戰爭而言，至地方匪類之播擾，宵小之刼奪，直計不勝計矣。由此可知兵燹爲禍之烈與人民負担兵差供應之重。根據中央研究院王寅生君等之統計，民十八十九兩年中，全國各省一九四一縣中確有兵差之負担者凡八二三縣，佔百分之四四，而北方較南方尤爲普遍，達百分之七七，黃河流域諸省，達百分之八七。而河北山西二省幾于無縣無之，爲百分之一百也。兵差範圍之廣如此。至其種類，則凡衣食住行飲食用品無所不包，大凡每一農家尋常應用物品無不在應徵之列。至於數量之巨，亦至可驚人。未受兵燹平靜區域如民國十七年戰爭中山東各縣，全年兵差總額平均竟佔地丁正稅百分之二七四以上。備戰區及戰區後方如民十八年度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等縣，則兵差總額對地丁正稅百分比竟達百分之四三二之巨。陝西關中各縣在民十六年爲後備區域，即以該年八月至十二月五月中所派小麥一項而言，亦達全年地丁正稅百分之九十七，其他殆可想見矣。至戰區兵差如河南商邱郟縣拓城三縣當民國十九四月至十月戰爭時，所負兵差額達地丁正稅之百分之四〇一六，即四十倍于地丁正稅，如作戰軍隊不守紀律，戰區各縣所負担兵差數額更爲重大，如民十六年十一月至十七年五月間奉軍在山西雁北作戰，人民所負兵差佔地丁稅之百分之二二，六零二，竟大出二二五倍，誠屬駭人聽聞矣。除田賦附捐兵差之外，政府尚有其他苛雜捐款，茲不一一具論。惟田租一項，佔農民支出之大部，雖非由於政府之過，要爲土地問題未得適宜解决前所形成之問題，而爲政府所亟宜設法整理減輕之也。據劉大鈞先生估計，全國平均佃農成分約佔農戶總數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而地租苛重，亦至可驚人，陝西各縣穀租，佔農田總產額百分之五五左右，四川福建等省佔百分之六十上下，安徽省則佔百分之七十。以全年收入爲比例，如江蘇宜興種四畝田之佃農之全收入爲九十二元八角，田租額竟達四十二元；武進種田十二畝之佃農，全收入二二六〇元中，支出田租達一四四元之鉅，總在百分之五十左右。如此則農民每年所入，其支出於田賦及附加者，佔總收入自百分之六達百分之三十，納於兵差者，恒數十百倍於田賦，而田租之支出又在百分之五十左右，以終年胝手胼足血汗耕耘所得之資，尚不足以完糧賦，納捐稅，此無怪乎生計之日蹙，債台之日高，匪盜之日盛，而整個農村經濟亦由是陷于萬刼不復之境矣。

苛捐雜稅之甚，已言之綦詳。內戰兵燹範圍之大，前亦約略言之，而戰亂之爲害于農村，直接者如生命財產之損失，生產事業之破壞，捐輸給

養之供應，匪盜劫賊之發成，其犖犖大者；間接者如政局之動搖與威脅，建設事業之漠視，災防之忽略等，理至淺顯，讀者不難想像得之。至表面建設之有忠于農村也，一般或易忽視之。表面建設係指一切不關全民幸福，徒爲少數人之享樂，介飾形色，或追崇先民之建設而言，未堪爲生產之用，徒屬勞民傷財之舉，諸如無線電建設，公路建設，民用航空，以及派銷公債拆屋築路興築官舍建造銅像陵墓等等，皆可以表面建設目之，所謂『廄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者也。至一切徒爲位置私人有名無實之機關以及徒有決議報告而未能實行之會議，亦可等量齊觀，須知一粥一飯半絲半縷來處不易，政府雖能以強力勒索，復豈忍胡亂化費之乎？而強制徵工築路，提調民間壯丁使任保衛，直等虐政耳。有秦之亡，取咎於是，殷鑑豎豎，能不知所悚然乎？以言災防之忽略，二十年各省水災損失綦重，元氣迄今未復，而西北陝甘諸省累年災荒，人民非死即移，原因率由于是。可怪者，多年以來，僅有友邦及各慈善機關略有賑濟，不特不聞政府有單獨防災救濟之議，一切堤防疏濬機關，弊端橫生，即參與施賑人員，且從而尅扣賑款，從中中飽，施政如是，安得不民怨沸騰乎？至於地方不靖，原因複雜，然苛虐之政要爲主因也。使一年四季而有盜匪之患，人民防衛躲避之不暇，安能從事生產，鄉村富戶之消滅，農村金融之竭蹶，原因亦率由于是。

是以在今日爲政府計，治標應急於治本，消極之救濟應先於積極之救濟，蓋治本之計爲興利，治標之計爲除害，興一利受惠者有限，除一弊則得益者無窮，況今民窮財竭，人才缺乏，欲圖大規模建設爲不可能；藉曰可能，亦非一時所可收効，以濟已瀕於破產之農村，救農民燃眉之急，誠所謂遠水救不得近火者也。今日農村已破產矣，復興之第一步即在使農民不再破產，立止徵收苛捐雜稅，及一切擾民之舉並維持地方秩序之安全。必先能保持現狀，然後始能言改進現狀也。譬諸一垂死之病人，欲其恢復健康，至少限度爲使其能安眠靜養，休止生息，若並此而不能，更鞭撻之，推擊之，則雖竭盡家產或舉外債購珍饈以食之，藥餌以飼之，亦恐於未得藥力感召之先，歸於暴亡矣。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斂』，復興農村之道，一時盡乎此矣。

治標之計，行之已屬非易，停徵捐稅，必使恃捐稅以存在之軍隊機關發生恐慌，其在匪區剿共之軍隊供應，更不可或缺，可見即此一端，行之亦屬非易，非有深長之計，不能貿然實行也。至於治本之議，困難更多，首要之途，愼擇親民之官一也，流通鄉村金融二也。欲圖興利除弊於鄉村，必假手於縣長，鄉間疾苦，縣長視之最切，各地因時制宜，亦唯縣長是賴，故縣長人選必極端注意，乃現任縣長爲何如乎？堪負復興農村之重任者，恐百無一二也。近傳蘇省民政廳長趙啓騄方賣官鬻吏，吏治如是，如何望一切救濟工作之急切而有効也？必各縣縣長得人，然後一切應興應革事宜，可專責成，一切他種治本設施，諸如資金流通，合作運動，增加生產，改良技術，擴充設備，以及衛生教育等等，與夫土地問題之解決，庶可以逐步推行。至鄉村金融之枯竭，爲今日農村問題一大病態，急待救濟者也，而救濟之責，唯都市金融界方能任之，愿于下節更詳論之。

據前月報載，行政院有以二萬五千元之款於南京創設新農場，藉爲改良農事之模範，業經國府核准，刻正籌備，不日即可成立之消息。吾人有大惑不解者存焉，即政府恐始終未認清復興農村之意義，依然師過去各種

運動之故技，先不急之務，本末倒置，其結果不特農村絲毫未獲實惠，反爲之耗費幾多血汗之資，位置若干政府私人，未足救國適足以促國之亡耳

# 五、

今日農村金融之枯窘，殆盡人而知，特其枯窘之程度，有非吾人所能想像者。此可以由兩方面之事實觀之，一爲都市金融之膨脹，二爲鄉間高利貸之盛行。年來銀行錢莊銀洋之存底，各通商大埠莫不有顯著之增加，而以上海一埠爲尤甚。滬埠華洋銀行庫存銀兩。每月平均在民國二十年爲一八三，七一五，〇〇〇兩，去年一月爲一九一，三一〇，〇〇〇兩，至本年一月則爲二九八， 六〇三，〇〇〇兩，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 至現洋之增加狀況，亦復類似，二十年上海華洋銀行現洋庫存合計平均爲一五〇，六九三，〇〇〇元，至去年一月增至一七二，九五三，〇〇〇元，今年一月則更增至二〇四，三三〇，〇〇〇元，較之去年一月增加幾達百分之二十。銀錢業積存現金爲數既如是之夥，各銀行之存欵總額亦至可驚人，據上海銀行公會聯合準備委員會報告二十一年總行在滬之華銀行存欵總額達十八萬萬元，而十九年猶不過十一萬一千餘萬元，外國銀行錢莊之存欵猶不在內也；銀行事業之洶湧澎湃，情形亦復相類，十九年新設及恢復營業之銀行全國有十五六家之多，添設分行及擴充營業者達三四十家，二十年以上海一埠計，新設銀行十一家，二十一年合全國計之，新設銀行亦達八九家。以此項現金集中於一埠，於是都市之過度膨脹，虛假繁榮，鄉村之乾枯拮据。都市銀行以其餘資未能作工商業之投資，於是競相買賣公債地皮，建造房產，增設遊戲場，以一國膏火之資，爲孤注之一擲，誠可憫可哀矣。而返觀鄉村狀況則適可與之成一對照。古人詩云：『三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補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誠爲農村金融枯竭之極好寫照，而今日之高利貸狀況惟有過之而無不及，厥狀之慘，吾人視之，不能不爲之一掬同情之淚也。今日鄉間借欵利息大概最低者如江浙等省，爲二三分，然僻壤之處，猶不易借到欵項，至三四分之利率則全國極屬普遍，其高者，如晉綏等省偏僻之區雖出八分一角之月利，多於無處貸欵之苦，玆引政治評論載江西德安一縣高利貸之具體狀況，以爲實例，他處雖不必一定如是，諒不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可以一概其餘也。大概農民資金孔急之時爲舊曆正二三等月，正當青黃不接之際，或因缺乏生產上必需之費用，或因饔餐不繼，向城市或鄉村中之資產階級實行借貸，其辦法大概如下：

一、放乾租　由貸方將畝地典押，書立字據，給與資方收執，作爲担保，其借欵平均每四五元之本，則須還息欵一担(大抵值價二元上下)，以有契據作保証，絕對不可短少或緩期，果遇荒年，貸方無力償還時，則於次年秋收，共同償還兩年之數，間有就息加息者，其結果爲按月五分上下之利率。

二、放新穀　大抵秋收時，新穀之價格爲每担二元，資方先給予貸方大洋一元四五角，爲預買新穀一担之代價，即至秋收時須還本息穀一担，時間五六七月不等，平均計算，利率亦在按月五分以外。

通常鄉村放欵之利息與狀態大抵如是，市鎮典當利息亦極高昂，普通大抵在二三分左右，然高者如青島達五分至七分，濟南有高至十分者，而

山東省鹽規定月息不得過五分，可見五分爲普通利息矣。而抵當期滿時間有爲兩年或十八個月，然短者竟至二三月，城市金融流通較易，其在鄉鎮，可想見矣。

放欵利息之高，爲鄉村金融枯竭之最好指數。今鄉村資金之枯窘狀況如此，其待調劑，已屬當務之急。行政院召集之農村復興委員會，決議令各省皆設立農民銀行，以任救濟之責，同時商請上海銀行公會籌設農村金融調劑委員會。玆悉該會已在積極進行籌設，惟於其詳細辦法尚未公布之前，暫不贅述。此外銀行界，有單獨進行此項業務者，前有上海銀行撥欵委託金陵大學辦理農村信用合作社於先，石家莊中國銀行設定縣農村倉庫於後，其熱誠嚮往之心，誠有足多！前者其計劃在於將來，効果顯於以後，不必於玆論列；後者則完全爲調劑時下農村金融而設，願就其章程要點，一述管見焉：夫今日農村金融之所以枯窘，週轉之所以艱澀，泰半由於農產物價格低落，現金流入都市，而調劑機關如農民銀行合作社等未獲普遍之故。故今日當務之急，在使鄉農能普遍的利用借貸機關，同時減低利率，延長放欵期限。今石家莊中國銀行僅於定縣一區設立倉庫，是其利益所及，即令全體人民皆能利用機會借貸，亦不過定縣一縣四十萬農民，全國人口千分之一耳。況限制最低借欵額爲五拾圓，押存農產物又以棉麥兩者爲限，考定縣各村主要農產物以穀子最爲重要，麥子及棉花僅佔第二位及第四位，事實上能有價值五十元之棉麥出產者（以七折計算得五十元之農產，原值須七十元），恐不多覯。大抵生產愈小者，其資金愈窘，能有大量生產之農戶，資金之週轉，反較靈通，此必然之理。今日農村放欵之急務，首在求普遍，乃何以限定此最低限借欵額，使小農戶絕於借貸之門耶？今日之農村放欵事業不患欵項之不足，而患手續之過繁，欲以一行之人員擔全國農村放欵之責任，殆不可能，，此吾人所當爲銀行界表同情者。良以大縣村數百，小縣村數十，若必由銀行直接放貸之，將非添設無數支行，雇用無數職員不可，不亦不勝其繁？近上海各銀行籌議放欵之法，主張由各行自行分頭辦理，就各行支行所及之處，分別放欵，是固一法，然各行分行最多限度僅能設于縣而止，無論如何，不能深入鄉間。欲求事半功倍之法，不如由若干銀行劃用若干資金，設一聯合農村放款部；於各縣大村鎮交通便利之處，遍設支行，直接貸與農民，僻遠小村則利用舊有放欵機關，如典當地主富戶等，貸以資金，以爲放欵經紀，聽其轉貸於農民，亦由其收還本息。每縣更設二三督察員巡廻監督，以防從中舞弊剝削，放欵有過與不及之弊，如有到期不償者，由政府追繳之，荒歉之年，由政府酌使保息之制，使銀行與農民交受其益。質之今之從事農村放欵之銀行界諸君子，以爲何如？此其一。今日鄉村通行借欵利率爲三四分，農民不勝負荷之重，殆無疑問。然觀於中國銀行定縣倉庫章程，則農產押欵利率爲自八厘至九厘，即以三分爲通行利率，亦高三四倍。而抵押品押市價七折計算，亦屬極高之比率。吾人以爲調劑金融事業與慈善事業性質不同，非爲無條件無目的放賑，而爲有條件有目的的放欵，條件爲何，利率是也，目的爲何，週轉一時資金困難，獎進農民生產是也。今一旦將利率突然由三四分減爲八九厘，能保農民不任意借貸，恣意濫用乎？於資金極度貧乏之中一旦得到巨額欵項，安能望其謹慎使用，或必其用於生產之途乎！故利率之減低過速，恐不足以救民，適足有以害之，促其道德的墮落也。此其二。普通農村放欵以有土地爲抵押品，本爲最穩固之放欵，徒以土

地，轉還不易，而農產豐歉無定，往往不能按時償還本利，遂使金融界視農村放欵為畏途，裹足不前。故多增加放欵安全計，一宜將放欵額減少，使能分擔(Diversifiep) 二不宜將利息減低，使借欵者不致任意化費，三宜誘導農民使注意生產事業，並指導其生利方法，不以放出欵項即謂責任已盡。如能循此進行，放欵之安全程度自可增加，而無須限制借欵期限為六個月也。測擬章程者之原意或以為棉為秋產，麥為春產，中間相隔六月，適可啣接，殊不知農產最不安全，收成豐歉，變遷極大，今以六個月為度，設有一熟歉收，即無以為繼，不知借欵之術所從出矣。故借欵期限謂宜延為一年，使農民較有伸縮餘地，而應另尋方法以增加放欵之安全。此其三。根據吾人之經驗，鄉農資金最為竭蹶時為隆冬及春季二三月內，蓋麥之下種在冬季，種籽肥料需欵甚殷，稻之下種在春季，所需種籽肥料資金益多，而小戶農家當冬春之際，每年所產穀物大率幾已所剩無幾，糧食問題，遂形嚴重；故鄉民之借欵大率在年節及來春二三月間，一切高利貸借欵，亦多於此時承認之。然此時欲鄉民出棉麥以為借欵抵，其可得乎？是不啻欲其以頭顱交換性命，同樣之滑稽也。故倉庫制度以農產物作抵押之放欵，於大農戶之週轉甚有便利，其於小農及佃農，則毫無利益可言也。此其四。

以上四點頗有以質諸今之賢明銀行家，尙望能深長思之，庶努力不致徒耗，農民能有實惠也！

## 六、

吾人以上已對政府銀行界之復興農村事業略具管見，今復願與全國學術界之從事鄉村運動者，略一商榷焉。

吾國鄉村運動雖非濫觴於今日，顧在今日而鼎盛，月餘以前，全國鄉運會議開會於鄒平，濟濟蹌蹌，盛極一時，可謂我國鄉村運動已臻成熟之表示，此亦由於客觀條件之要求所以致之，當非人力所勉强造成也。今日之中國重要鄉村運動團體，諸如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實驗區，鄒平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無錫民衆教育學院，及數著名大學之實驗區，大率皆成績極為優良，其所在區域有成為一伊甸樂園之可能，以一教育機關視之，誠可謂極成功矣。顧此類機關之所以著有成效，有一最低限度之條件，即政治上之安全是。設定縣鄒平而不幸竟罹戰禍，尚有建設之餘地可言乎？即今退一步言，全國不致再有戰亂發生，此種鄉運事業亦完全依乎政治勢力而成立，今日鄒平之建設研究院，非昔日河南村治學院之後身乎？今日河南鎮平之自治運動，非橫受外力之摧殘乎？國家政治不上軌道，鄉村運動與鄉村建設之異於空中樓閣者幾希？藉曰以鄉村運動所造成之勢力與輿論能潛移默化政治上之阻礙。促國家政治於正軌，尚有更龐大更急切之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勢力能以鄉村運動抵禦之乎？近年來因日絲之傾銷，南北絲業咸告破產，鄒平絲業亦與之焉。日廠紗布傾銷，手織工業破產，鄒平織布業亦同歸於盡也。故若謂鄉村運動為救亡之捷徑，復興農村之標準，夢囈之談，殆無人能信之。農村復興之眞正途徑，端在全國各界之共同努力，而政府之責任尤重，其他機關不過補政府力量之不足，以為政府之助而已。學術機關之責任，則在抱定共同之目標，分頭認清農村問題之實際，研究解決與救濟之辦法。必認清共同目標，方不致分道揚鑣，各不相謀；必分頭努力，方能收衆擎之效，湊合作之利。農村問題包羅萬象，謂為今日之中國問題之全部，亦不謂過，即令鄉村運動能收復興之效，以二三鄉村學院之努力，豈能盡研一切農村問題耶？藉曰可能，以同樣之機關研究相同之問題，又不嫌費乎？吾故敢籲請今日全國學術機關之前，不以鼓吹標榜為事，不以救國之責獨任，俾節減心力，專鶩一事，以與他機關相合作，於統一計劃共同目標之下，，分頭努力，然則農村前途庶幾有望乎！國聯農業專家特賴賓尼氏在其來華考察報告中嘗謂：『各種計劃，雖甚完備遠大，而吾人仍不能瞭然于全國農業經濟之普遍情形，其故蓋由于調查者缺乏合作，不能綜合而比較也。』吾人讀此，當感覺於前此之非而知所從事矣。

中國農村之衰落，與歐西各國之情形不同，蓋各國為工商業之發達，致農業比較的衰落，而我國則今日依然為農業國家，都市並未增加生產，工業未形發達，農村之衰落，實猶全國經濟之衰落，其意義之重大與關係之緊要，迥非尋常可比，故願國人再三致意，勿以過去各種運動之態度從事此項運動也！

## 轟動日本學術界

# 瀧川「刑法讀本」之基礎理論

胡澤吾

進步的自由主義者的瀧川幸辰氏，近年在日本已爲刑法學界唯一的權威者。他是以辯証法的方法將實証主義的牧野（英一）擊敗了。

瀧川近年在日本刑法學界的努力，自然着眼於眞理的探求；他的學說尙滯在於批判的階段，思想上固無危險可言，行動上則更談不到！而日本文務當局，依據其所謂「社會防衛」的見地，竟將瀧川氏若干著作禁止發行，最近且將伊排斥於大學學府之外，而隔離其敎授的機緣。日本雖自稱文明國，然而這種政策的設施，不能不說是「亞細亞的統治」的表露吧！

瀧川爲將刑法知識普及於一般公民起見，特於去年六月出刋一部通俗化的刑法讀物名叫「刑法讀本」。據他自己的陳述，這書的出刋是與早年穗積陳重老先生的「民法讀本」相輔而行的。其內容要皆根據日本現行刑法而不出解釋刑法的範疇，不過他的解釋具有他的獨特見地，而其中又不免有牽及現實問題的地方；尤其關於通姦罪的規定之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中國亦然——以及敎育刑（關於敎育刑問題容於他日專文討論之）等問題的提出，均與日本現實社會相牴觸，故日本文務當局把它禁止發行了。

刑法讀本這書我早就想買來讀了，只因禁止發行的原故，大有踏破鐵鞋無覓處之概，幸而本院研究室從他處輾轉借來，聞之不禁欣喜欲狂！開卷之後，眞是滿目琳瑯，美不勝收，我本想三復讀之，唯因原書所有者催索甚急，祇得粗讀而璧還。玆將該書所見的幾個重要解釋及問題，當作爲基礎理論約略介紹，並酌加若干私見，以供同好。

## 一　法律是什麽？

瀧川說法律是國家那種社會的團體規則。

自來一般法律學者都把法律解爲人類行爲的規則，這種抽象的說法，並不能顯示法律與道德及風俗習慣的區別；因爲道德及風俗習慣也同爲人類行爲的規則故。又有，法律學者說法律是人類共同生活的規則，這是一句話的兩樣說法，同樣的不能暴露法律的本質。至於近時一般社會法學者則說

法律是防衛社會利益的規則，這話驟然聽來似覺新鮮可愛；然爽考其實，則仍陷於抽象的深淵，更使人莫測高深了。所說社會，究竟是什麼社會？是否爲脫離現實的社會？他們似不能解答了。

瀧川爲什麼要說法律是國家那種社會的團體規則呢？這分明是說法律與國家是不可分離的。國家是社會發展的產物；法律又是國家發展的產物。法律伴隨着國家，它不能離却國家而單獨的存在。在無國家的社會裏，大家行着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集團生活，成員間經濟地位既然平等，自然沒有什麼特殊權益存在，而維持此特殊權益的强制規範也就不存在。所以那時的社會秩序，無論就對內的或對外的關係言，都靠一種不假權力的道德或風俗習慣來維持。等到生產技術進步了，人口發達了，一面人類集團擴大；他面社會生產力增進，而有剩餘生產物的發生。這一剩餘生產物的發生，便使領有此剩餘生產物者立於特殊的地位，他們爲擁護此特殊權益及特殊地位，不得不假權力以實現之。權力的抽象表現是國家，具體表現是法律。國家是特殊權益者牢籠被治者的空疏概念，法律是特殊權益者支配被治者的眞實法寶。所以瀧川說法律是國家那種社會的團體規則，這個解释一面顯示了法律的發展性；他面顯示了法律的强制性。

二　法律的任務是什麼？　瀧川的意思，法律既是國家那種社會的團體規則，當然法律之全部任務，在於國家秩序之維持。

不過，這裏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即所謂國家不是指包括各色各樣的抽象的國家而言，乃指那些在歷史上已曾表現的和現在既成的具體的國家而言。例如中國爲資本主義與殘餘封建勢力並存的國家，兩者在社會經濟上是立於似矛盾而又聯繫着的狀態上支配着整個社會，於是中國法律之任務，即在維持上述國家秩序。美國是以資本主義組織爲基礎的國家，當然美國法律，即須適應它特有的國家秩序。又如蘇俄是以社會主義組織爲基礎的國家，它的立國基點既與別國不同，當然它的法律任務亦即隨之而不同。我們千萬不要因爲現成各國的法律形態無大差別，即認爲各國的法律任務也就無大差別；須知那些法律形態所適應的生產關係所適應的國家秩序則大大不同了。

三　刑法是什麼？　學問上的界說本不易下，因爲要用言簡意賅的方式來描寫眞理，那是至難不過的。關於刑法是什麼，瀧川就形式與實質兩方面給我們說明了。就形式說來，刑法即是犯罪類型的目錄。引伸言之：刑法是規定犯罪類型，刑罰種量及犯罪與刑罰之相互關係的。例如意圖爲

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取他人所有物者爲竊盜的犯罪類型；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爲竊盜罪的刑罰種量；將此兩者聯繫起來，即可發現該當犯罪與刑罰之關係，確定處以二年徒刑，或二月拘役又或三十元之罰金均無不可。就實質說來，刑法是由防衛社會秩序之破壞而施行間接保護的規定。其間接的保護方法即以刑罰那種精銳的强制力而防衛所謂犯罪那種最惡的破壞。前邊已經說過，法律在以維持國家秩序爲目的；可是國家的秩序維持，有助長國家基本組織與防衛其破壞的兩方面。例如結婚須經兩方同意並舉行一定儀式，有二人之證明。買賣土地須訂買賣契約並向法院登記，這是屬於維持現在社會制度及國家基礎的一面。反之：如强姦婦女或侵占他人土地，則屬於破壞現在社會制度及國家秩序的一面。法律即向這兩方面運用着的。民法在以直接維持基本組織爲目的，故屬於前者；刑法在以防衛其破壞而實現間接保護爲目的，故屬後者。

## 四　罪刑法定主義之時代背景及其意義

罪刑法定主義是罪刑擅斷主義反動的產物。封建時代的封建領主乃至帝王爲保持其經濟上的鎖國政策，反映在政治上的便是專制政制；反映在法律上的便是專制裁判而爲罪刑擅斷主義。但封建社會發展到無可發展時，必然要爲資本主義所代替；而資本主義之成長，必以打破封建的鎖鍊爲前提，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即是應此前提而爆發的。那時新興資產階級與平民階級一致要求推倒封建魔王，瘋狂般地叫出「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政治的鵠的在於建設以資產階級爲主導的而與平民聯合的民主政治；法律的鵠的在於建設可以助長交易安全的罪刑法定主義而與殘餘封建勢力相對抗。所以罪刑法定主義是資本主義初期必然的產物，而爲對抗罪刑擅斷主義精銳的利器。中國刑法第一條「行爲時之法律無明文科以刑罰者不爲罪」的規定即是此種主義的殘留。

說到罪刑法定主義的意義，實是一個很有興趣的問題。我們一面從文義上去思索，一面從時代上去推敲，便不難獲得以下的數點歸結：

第一，一切行爲應依法律之規定，不能憑藉主觀的是非觀念判斷其是否犯罪。因爲是非觀念乃屬於道德的範疇；犯罪固爲惡行，而惡行又未必盡爲犯罪。如甲乙二人同在屋內談天，以細微誤會發生爭執；始則互相詬罵，繼則互相扭打，而甲恃其腕力較强，將乙捺於地下，使乙感覺些微的痛苦。此時甲既無强暴脅迫的意思，而乙又未到傷害的程度，則甲之加人腕力固爲惡行；但既不足以構成强暴脅迫罪，亦不足以構成傷害罪，即係此例。

第二，在現實社會下，有罪必有罰。一旦旣已犯罪則報復犯罪之手段，即應施行如何的刑罰，仍應依法律所規定者以施行之；不得超越法律規定之範圍。所謂不得超越法律規定之範圍，實包涵刑罰種類與刑罰分量兩者而言：如法律規定該當犯罪應科自由刑者不得科以生命刑；應科二年自由刑者不得科以多於二年之自由刑是。

**五　規範責任論之時代背景及其意義**　自來刑法學者在刑事責任論上即有所謂道義責任論與社會責任論的爭辯：前者是根據意志自由說的；後者則根據意志不自由說的。至於規範責任論，則是介於二者之間，立於調和的地位，認爲人類意志可自由又不可自由的。爲什麼原故有這種責任論出現呢？這就因爲第二國際的改良主義與國際刑事學協會的改良主義在歐洲大戰爆發的一九一四年解體了。那時正是資本主義第二次大恐慌的時期，社會異常的煩悶，犯罪飛躍的增加，所謂威嚇與改善已無所用，改良主義自然不能不隨着坍台。及至歐戰告終一九二〇年的左右，資本主義又行回復暫時穩定的狀態，資本家與勞動者間都迷信着由妥協而達到社會的改進，於是反映在刑法上的便有所謂規範責任論。規範責任論主張最力的是佛羅頓達爾(Freudenthal)教授，這一理論在資本主義穩定期間，頗能迎合一般人的口胃，乃呈一時興奮的狀態。

所謂規範責任論的意義，即在：犯人之行爲是否應該負責，須依行爲之當時對於犯人有無期待可能性而決定：有期待可能的則應處罰；無期待可能的則不應處罰。這就是根據犯人之行爲是否出於意志自由的意味。所謂期待可能性，即指犯人之犯罪行爲，在客觀上所能期待易以別個行爲之程度而言。例如犯人的經濟條件足以維持生活而竊取他人財物的，則爲可不犯竊盜（期待可能）而犯竊盜，乃應處罰者。又如犯人實因失業迫於飢寒而竊取他人財物的，則爲環境所限（期待不可能）而犯竊盜，乃不應處罰者。這種責任論在其統轄，容涵道義責任論與社會責任論的一點上，是大有可取，但若缺乏一定社會的基礎，則此種理論，仍不免陷於空想。

**六　死刑廢止論與人道主義**　生存是人類共同的要求；若有一人爲非常手段所斷絕生命，則吾人必發生不可思議之悲憫，這是人類的同情。但人類的情感意識，仍被經濟生活决定着，人與人間只要有衝突存在，犧牲便不可免；反映在刑法上的，便有所謂死刑問題。死刑是最古的刑罰，刑法的歷史幾乎可以說是死刑的歷史；所以翻開東西各國的歷史，便可知道死刑在刑法上的地位。可是死刑究竟是至慘

酷不過的，等到國家權力强大了，對於這些破壞國家秩序者，依據其所謂人道的見地，總想在保留其生命的範圍內達到維持秩序的目的。這種見地，在啓蒙運動時代終久被高唱出來了。因爲那時經濟上需要自由競爭，宗教上需要信仰解放；社會各階級除對於封建實行鬥爭外，各方面都顯着一種博愛精神；於是刑法上也就發生了死刑廢止論，象徵着社會勞動力需要的擴大。主張此說最力的是「貝加利亞」，在其影響下的當時法國刑法，便減少了死刑之種類及科處死刑之犯罪數量。死刑廢止論的理由：(一)死刑並不能發生如世人所預想的那樣威力，(二)死刑野蠻，(三) 死刑無輕重的差別，(四)死刑沒有回復的可能。歸納起來說：死刑實不備具刑罰的資格。可知死刑廢止論與人道主義不可分離，在資本主義初期，社會在平和裏渡過，人類頭腦中都浮泛着一種人道的情緒，總想避免衝突與犧牲，死刑廢止論即是以人道主義爲基礎而產生的。

## 七　犯罪是由刑法作成

這話驟然聽來，似乎奇聞！據一般人的觀念，認爲「犯罪是由刑法作成」這話不外詭辨。他們以爲犯罪本來就是惡的行爲，有刑法固然如此，沒有刑法也是如此；惡行終爲惡行，絕不因有無刑法而稍變。的確，這種反駁也有相當理由，因爲犯罪爲破壞社會生活的行爲，不管刑法之有無，總是應該被排斥的。所以往昔任何國的裁判官，都把惡的行爲——法律上所謂有責行爲——視爲當然應罰的行爲。大概封建時代的裁判官，秉承王侯或領主的旨意，行着主觀的獨斷裁判，這在封鎖的經濟關係上爲維持當時國家秩序而不得不如此。所以那時犯罪的解釋，非常廣漠，幾乎和惡行爲相等了。但到了十八世紀之末，自由主義勃興以來，便開始懷疑裁判官的獨斷。若只因係惡行爲故，而即罰之，這無異失去了個人權利自由的保障。因而對於裁判官不得不設如次的限制：「那些行爲應該處罰，但祇此而已，此外任何行爲均不得罰之」。這一思想由法國大革命而獲得了勝利。自此以後，刑法上任何犯罪，即可罰行爲，非豫以明文規定不可。這樣，犯罪與惡行概念的分離了，裁判官非根據法律亦絕不能自由裁量何人犯罪；從限制裁判官獨斷權的一點說來：犯罪是由刑法作成一語，想是正確無誤的吧！

## 八　犯罪類型的要素與指導形態

一切犯罪類型是被許多要素結合成功的。極大概的說來可分配爲：一部分是行爲之客觀的方面，另一部分是行爲之主觀的方面。客觀的方面爲廣義違法類型（不問該罰與否）的基礎；加上主觀方面的責任類型，於此，犯罪類型成立了。但就各犯罪類型

觀察起來，多種多樣的要素，明明是被一個指導形態統一着。即各犯罪類型的客觀要素與主觀要素均受指導形態支配時，當該犯罪類型才算成立。諸要素若無指導形態，便要失去其犯罪類型上的意義。現在我們且就殺人罪這一犯罪類型來看一看吧：殺人罪的客觀要素，必須有殺人的實行行為；主觀要素必須有殺人的故意。兩者均被「殺人」這一指導形態統一時，才能織入殺人罪這一犯罪類型的要素中。「殺人」這一違法類型與「竊取他人財物」這一責任類型，在其缺乏指導形態時，既不足以成立殺人罪的犯罪類型，亦不足以成立竊盜罪的犯罪類型。所以殺人罪這一犯罪類型，必得殺人的實行行為與殺人的故意，被「殺人」這一指導形態統一時方算成立的。指導形態德文稱為 Tatbestand，一般人譯為構成要件，實不甚妥，不過近來用慣了，姑從此語。構成要件為刑法上的基調，它既不與犯罪類型同一；也不是犯罪類型的一部分。構成要件在其為範疇的性質上是無內容的；它的內容不外就各犯罪類型探究得之。即構成要件論理的方面先行於犯罪類型，而發生的方面却由犯罪類型出發而後獲得構成要件的。如前所述，構成要件與屬於構成要件的犯罪類型不是同一的東西，現在我們舉個例子說一說吧：例如殺人罪這一犯罪類型的要素：(一)其行為須為「殺人」這一概念之違法的實現，(二)其行為須以故意而實行。殺人罪第一要素的「殺人」，一般人大都把它與當作構成要件的「殺人」同一看待，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這是把觀念與實在混同了。當然：「殺人」這一構成要件是從實在的事體產生出來的；但一旦既離實在而觀念化時，則論理的獨立了而與實在無關。所以殺人罪的第一要素，不是「殺人」而是「實現殺人」的行為。換言之：不是構成要件而是該當構成要件的行為。第二要素，其與「殺人」不同那更是不待說了。

瀧川把犯罪類型的要素是什麼及其與指導形態的關係這樣正確的說明了。從前一般刑法學者，不是把指導形態，與犯罪類型混同，便把犯罪要素與指導混同；結果，使人墮於五里霧中，在犯罪類型及刑罰的判斷上發生莫大的錯誤；瀧川這種精心的貢獻，我們讀者應該細心體會！像註釋派的法曹們，就殺人罪的犯罪類型，往往用什麼普通要件（責任性與違法性）及特別要件（殺人）的結合來解釋它。這不但把指導形態的觀念與實在混同了，而且抹煞了指導形態的統一作用，這是危險不過的。

九　關於犯罪行為的因果關係問題

在闡明一般事象的真理時，自然首先要探求它的因果關係；無論是內在的抑外鑠的或直接的抑間接的都在搜尋羅致之列。可是在

剖析刑法上的犯罪行爲時，便不能這樣適用了。刑法對於犯罪是要用刑罰來報復它的，如果要以因果關係判斷是否犯罪，那就非常危險了：因爲因果關係這一概念根本即無一定的限界，一個行爲所牽涉的關聯，在在都可依其條件的性質而附會爲該當行爲的因果關係，這樣：刑法的作用在於何處？一般人的權利自由的保障又在於何處？註釋派的刑法學者，往往將行爲對於結果間那種條件的聯繫，利用因果關係的美名而牽强附會的解釋之，這就由於不知犯罪類型的各種要素被指導形態所統一時該當犯罪才得成立這一要義而發生的謬見。例如甲以殺乙的目的扳動了手槍的機頭，射出的子彈不過使乙的脚負輕傷；可是因爲破傷風菌侵入傷口的原故乙死亡了。這時甲的放射手槍的行爲，是否爲乙的死亡原因則成問題。但這一問題把它當作刑法上因果關係來討論，那是弄錯了。刑法上重要的事，實在不是因果關係問題，倒是「殺人」行爲問題。在「殺人」時由足以引起人死的行爲而發生死亡結果者爲必要。如前例所述：誠然，放射手槍是實行「殺人」行爲的着手；可是那種輕微傷害通常必不足以引起人之死亡。前例由破傷風菌之偶然死亡是不包含於以手槍「殺人」的通常情形中。所以甲的行爲是殺人未遂而非殺人既遂。問題不在其行爲爲死之原因與否，倒在其行爲相當於「殺人」行爲與否。刑法上不以致人於死之條件的一切行爲爲問題，常以「殺人」行爲本身爲問題。手槍的輕傷因爲破傷風菌死亡的一個條件；但死亡的一個條件與殺死絕不是同一的事體。「殺人」之行爲直接致人死亡時，則爲殺人罪；否則，雖已實行「殺人」行爲若其行爲不足致人死亡，而因他種偶然原因致被害人死亡時；其行爲不過爲被害人死亡之一條件而已。所以因果關係這一問題將爲刑法所消滅，代之而起的便是什麼爲特徵的殺人行爲的問題了。

## 十　刑法上刑罰及保安處分的二元主義問題

社會責任論者主張社會爲秩序維持而對侵害者講求防衞手段，至於侵害者對於該行爲的責任有無認識能力及其行爲當時有無代以適法行爲的可能，這些這些他們都是置若不聞不問。無責任能力者也罷，自然現象也罷，只要破壞了循軌以進的社會生活，便不可不防止其侵害。不過：侵害的原因基於通常人時，依刑罰的防衞較爲妥當吧了。即刑法上的責任只是規定對於通常人的通常處置吧了。這就是社會責任論的大要。依此派學說，關於責任的判斷是依有無危害社會爲標準的；因而縱是像那些精神病者及不良少年等刑法上的無責任能力者，他們亦不輕易放棄，寧是着重在刑法應該如何處分的一點了。於是社會防衞主義者主張對於通常人則科以刑罰

；對非通常人則施以保安處分，形成了刑法上的二元主義。這二元主義事實上固有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在實行了；但論理上這個可以說得通嗎？若說保安處分那一種東西不是刑罰吧？可是實質上那仍是一種痛苦；被處分者的權利及自由都被剝奪了，那分明又是國家對於非通常人的秩序破壞者所加的一種報應。刑罰就是痛苦，就是惡行的報應；保安處分既是痛苦，既是惡行的報應，試問非刑罰而何！若說保安處分是刑罰吧？那末好了，社會防衛主義者主張「刑期無刑」，而科刑的前提，即在受刑者須有接受的可能。像精神病者及少年等他們一則認識能力受了障碍，一則認識能力尚未成熟，在此種條件下對他們科以刑罰，試問其效力何在！其意義又何在！社會防衛主義的刑法學者們對此不能解答時則忸怩其詞的如此自辯了：「保安處分不是刑罰，我們正為避免刑罰的嫌疑，所以才用保安處分這一命題的。保安處分不過是給精神病者及少年等那些破壞社會秩序的人一種防衛的手段吧了」。這就能解答上述的非難嗎？這不過是語塞中的遁詞，故作概念的遊戲而已。總之：此種刑法上的二元主義，不外社會防衛主義者的空想，論理的說來，實陷於不可通之境。

## 十一　刑法上責任判斷的界限問題

國家之製作刑法，原來是想以刑罰尅服犯罪的。但法律究與道德不同。道德上所期待的「應當如何」可以從最善者方面去着想，法律上所期待的「應當如何」便不能從最善者方面去着想。因此：刑法上定「應當如何」違反的限界，即責任判斷的限界便成了問題。有許多不明法律與道德的區別的人，往往把法律上的責任和道德上的責任混同了；見了某人有不正當的行為，動輒謂彼應負法律上的責任，這完全不知刑法與犯罪的關係；犯罪實由刑法作成的。刑法上規定某種行為是犯罪才是犯罪；未規定某種行為是犯罪便不是犯罪；所以刑法在制作的當時，對於應負責任的限界或標準問題，似不可不大費躊躇。道德的責任本無一定的限界，而在期人「止於至善」；至於法律的責任，意在維持國家的秩序，故只能以社會上多數人所得為的態度為限界；以期法律之可能的執行。這種多數人所得為的態度，即是「平均人」所得為的態度，而為法律所維持的團體生活所預想者。刑法也是這樣：刑法只能就平均人所得為的態度使各人負責；平均人所不能期待的態度而猶發生責任問題，這是非人類的了。這種法理，最好就刑法上緊急狀態的規定言之，較易明瞭。例如甲乙丙三人因船顛覆而浮沈於海面。甲乙先附着一板在逃命，後來丙也趕上木板了，可是木板只能支持二人，三人便不能支持。甲乙二人乃協力推脫丙，丙因而淹死了。這時甲乙二人明明總

體行為的違法，但甲乙並不負殺人罪的責任，這就是緊急狀態的原故。如果就道德說來，甲乙要負絕大的責任；但就法律說來，要求甲乙犧牲自己生命以助他人，這是不可能的，也是無理由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聖人或可能之，團體生活所預想的平均人則不足以語此；故刑法只能就平均人所得為的態度以為責任的限界，踰此則屬於道德的範疇了。歸結言之：平均人的期待可能性，便是刑法責任的限界所繫。

十二　假出獄制度問題　所謂假出獄，即中國所譯的假釋，似乎這種譯名不甚明確。假出獄的對象，乃指自由刑之在執行中的犯人而言。其條件：(一)無期徒刑經過十年以後，(二)有期徒刑經過二分之一以後（中國刑法第九十三條），(三)拘留則依監獄官認為有「悔悛狀態」時，都可適用假出獄的。假出獄在平穩裏經過殘餘刑期時，則與執行終了同一看待。假出獄制度乃從這一思想出發的：即將悛悔者收容於監獄一事，對於本人及社會均有莫大的損害，其思想的根源，仍不外出於社會法，學派所主張的「刑罰經濟」。可是假出獄制度的施行，唯以準備犯人復返日常生活的順應為必要。因為假出獄者即使犯人由偈促而苦悶的監獄生活一躍而復返於一無束縛的日常生活之設。假如在獄時沒有可順應日常生活的準備，那末假出獄的效果便不可得而見。因此之故：現前凡在實行假出獄制度的國家，無不同時並行累進制度。所謂累進制度，即依受刑者的行狀，勞動狀態等的成績而順次提高監獄的待遇，最後施行假出獄的一種制度。由此看來，累進制度與假出獄制度乃是相輔相成的，前者為後者之前提，後者為前者之結論，失去了一個便不能完成其意義。中國新刑法也有假出獄的規定(前揭第九十三條)，但中國監獄很少有適用；即使適用了，也很少有效力。這就因為中國祗有條文的規定，實際上並沒有施行其前提的制度。所謂一般監獄官，祗是一種「牢頭」，絲毫沒有社會的常識，又不會受過近代法律學的訓練，他們只會惡很的看守犯人，殘酷的虐待犯人，而監獄的組織和設備又很簡陋，也沒有讓他們施行累進制的機會。加之：中國經濟落後，生產力非常薄弱，社會失業份子的比率，比較任何國家為大，假出獄的社會基礎又付缺如，此中國假出獄制度所以只有條文的規定，不能見諸設施；行之而又不能見效也！

十三　教育刑問題　「刑罰是教育，否則，刑罰即無何等存在的理由」。這一口號是教育刑主義者提出來想要轉換刑罰思想的方向底。本來東方即有所謂「刑期無刑」的名言，但這話的時代背景則有不同。此一名言的對象，祗就偶

然的無組織的犯人而言；至於今之教育刑主義，則就習慣的或有組織的確信犯人而言，所以教育刑的意義，實較「刑期無刑」一語為深刻。考教育刑主義是哈姆布爾大學教授律布蒙所唱導出來的。一九二四年律氏曾作了一篇宣言，大意是這樣：「刑罰不是為給犯人痛苦而執行的，乃是致力變革犯人反社會的性格，而矯正為服從法律秩序的人類。換句話說：刑法的目的，即在使犯人復歸於社會」。這時，大戰後的資本主義又將轉入恐慌的厄運一事，却是不可忘却的。這一主義的來源，其前身為社會防衛主義，社會防衛主義唱自意大利斐里，他主張刑法的目的在於防衛社會，而使刑法目的化了。但刑法所賴以適用的手段，即為刑罰。自從世界第一次大戰以後，社會的犯人一天天的激增，尤其所謂慣習犯人與確信犯人，實使社會防衛主義者感覺頭痛！他們理想的結果：便注視到刑罰及於上述犯人的效力問題，他們以為刑罰之教育化即足以使犯人復歸社會的。但為問今日社會的實況如何？犯人的特質及其成因又何如？如果明瞭了這些問題，試問監獄以刑罰那種教育方法來教育犯人，其結果又將何如？恐怕縱有一部分人誓言復歸社會了，但是社會的實況能够允許他們這樣辦嗎？生活最足以影響意識，譬如監獄裏固然行着「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可是一到了社會則又未必如此，被教育的犯人，至此又不能不發生異議。所以教育刑能否實行，不是理想所能濟事，要看社會的基礎如何以為判斷。所以瀧川最後說：「由刑罰的犯人解放，即由犯罪的人間解放」。他結果語的意思，即說刑罰不足以尅服犯罪，犯人是由社會排擠出來的；犯罪的原因消滅了，人間才能由犯罪解放，而犯人才能由刑罰解放。刑罰是犯罪的報應，有犯罪即不能無刑罰；而刑罰又是痛苦，故有刑罰又不能有教育。瀧川認為教育刑的不能成立，其理由大概在此！

＊　＊　＊　＊　＊

統觀瀧川全部的著作，固全以他的進步的自由思想為基礎，另自構成一種體系。不但在緒論裏是這樣，即是在現行刑法的解釋裏，仍不會脫離其一貫的思想。尤其最後莫以「由刑罰的犯人解放即由犯罪的人間解放」一語，更把他的主張集晶化的表露了。我之寫此文，可算是書後，也可算是一點感想。我不過想把瀧川的見地，忠實的介紹給讀者；可惜我法律學的素養還淺，文筆又非常拙劣，未能滿足讀者願望或有錯誤處，還請有志於刑法者匡正之！

一九三三，十，二十五於北平大學法學院

# 中華留日學生概況

金易

## 一、導言

在這中日兩國外交關係極嚴重的時期，中華留日學生的概況，我想一定是國人很願意知道的。

吾國自清末以迄民國初年，一切政治軍事教育之改革，大都是效法日本。這是無可諱言的。中華留日學生的問題，實有注視和研究的必要。

日本以一蕞爾島國，自明治維新以還，國勢日盛，竟一躍而為世界五大強國之一，其進步之神速，實令人驚佩。日本之維新，是得力於效法歐美的先進國家，而尤以德國為甚。日本效法他人而成功，中國亦欲效法他人而成效甚尠。這種責任自然不能完全放在留學生，尤其只是日本留學生的身上。但這個問題切實與留日學生有密切關係。著者在這篇短文裏，不便討論這個問題，只是供給一些有關係的材料，以便關心這種問題者之參考。

這篇的內容，是偏重於統計，而略於評述。譬如留學生的生活情況，著者調查未周，實難敘述，亦不便有所批評。但著者相信這種偏於統計的報告，是極有用的。試一考留日學生的省籍，那些省份的人數最多，就可以想見其餘相關的各種問題。至於留日學生出身的學校，年齡，經費等項的統計，也是很重要的，實為規定吾國留日學生方針之根據。

總之，著者只是報告，不便評論，是想供給一些材料，以便引起國人注視中日文化的問題。

## 二、歷年留日學生人數之比較

自民國十六年（昭和二年）至民國二十二年（昭和八年），中華留日學生的人數，統計如左：

民國十六年度……共一九二四人　民國十七年度……共二四八〇人

民國十八年度……共二四八五人　民國十九年度……共三〇六四人

民國二十年度……共三〇九六人　民國二十一年度…共一四二一人

民國二十二年度…共一四一七人　（至二十二年五月止先後返國者六〇人）

（二十二年度實數一三五七人）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留日學生歸國者頗多。試觀前表，即可概見。但自今年六月以來，返國之學生多已重來，而新來者更為踴躍。按日本學制，係每年春季為學年開始，現時學生散處各地，無從調查，須至明春始能知其確數。就東京一處而論，新來者即達四百人之多。內多東三省之學生。

從十六年到二十二年這五年度的人數，若以各省區分配計算，其數目如左表。（左表中其他各省區一項係指綏遠，察哈爾，新疆及蒙古）

| 年度　籍貫　人數 | 全國總數 | 熱河及東三省 | 長江流域七省 | 黃河流域六省 | 珠江流域五省 | 其他各省區 | 未詳 |
|---|---|---|---|---|---|---|---|
| 民國十六年 | 一九二四 | 四三二 | 七九三 | 二七七 | 四一七 | 三 | 四 |
| 民國十七年 | 二四八〇 | 四五一 | 九七六 | 二九九 | 六二七 | 六 | 一二一 |
| 民國十八年 | 二四八五 | 六一〇 | 九六九 | 三五八 | 六四四 | 三 | 一 |
| 民國十九年 | 三〇六四 | 六九八 | 一一七六 | 三〇六 | 八六〇 | 九 | 一五 |
| 民國二十年 | 三〇九六 | 五七八 | 一〇七八 | 二九二 | 八八二 | 四 | 二六二 |
| 民國二十一年 | 一四二一 | 三三一 | 五二八 | 一六二 | 三七〇 | 二 | 二七 |
| 民國二十二年 | 一四一七 | 三〇九 | 五三三 | 一五五 | 三五二 | 三 | 六五 |

熱河留日學生人數最少。從右表看來，東三省留日學生人數，約佔全國總數五分之一。

十六，十七，十八及二十年度，蒙古無留日學生，十九及二十年度亦僅一人至四人。十七，十八，十九及二十年度，察哈爾無留日學生，自二十二年度始有一人。

## 三、二十二度各省留日學生之比較

二十二年度全國各省留日學生人數，如左表所示。

| 省別 | 人數 | 省別 | 人數 |
|---|---|---|---|
| 遼寧省 | 二三〇人 | 吉林省 | 六二人 |
| 黑龍江 | 一六人 | 熱河省 | 一人 |
| 江蘇省 | 六三人 | 浙江省 | 一一九人 |
| 安徽省 | 三五人 | 江西省 | 九四人 |
| 湖北省 | 八四人 | 湖南省 | 五六人 |
| 四川省 | 六二人 | 河北省 | 九四人 |
| 山東省 | 三五人 | 河南省 | 二〇人 |
| 山西省 | 一三人 | 陝西省 | 一一人 |
| 甘肅省 | 二人 | 福建省 | 一一五人 |
| 廣東省 | 一九六人 | 廣西省 | 一一人 |
| 雲南省 | 二三人 | 貴州省 | 七人 |
| 綏遠 | 一人 | 察哈爾 | 一人 |
| 新疆 | 一人 | 蒙古 | 〇〇 |
| 未詳 | 五六人 | 共計 | 一四一七人 |

內有女生一一四人。

## 四、學校類別

留日學生所住之學校，大約有七類。一，直轄於日本文部省之學校，如帝國大學，東京高師等是。二，其他官立學校，如東京鐵道局教習所，警察講習所等是。三，陸軍學校，如陸軍大學，士官學校是也。四，私立學校，如明治大學，早稻田大學等是。五，女子學校，如日本女子大學，東京女子醫學專門等是。六，豫備學校，如東亞高等學校，成城學校等是，七，醫院及農場等實習。茲將二十二年度留日學生之學校類別，分述於

矣。

甲、各帝國大學……共一五六人。(計法、醫、工、文、理、農、經濟七科)

1.東京帝國大學……三九人　2.京都帝國大學……五〇人
3.東北帝國大學……二八人　4.九州帝國大學……二五人
5.北海道帝國大學……一〇人　6.大阪帝國大學……四人

(日本帝國大學共有六個，因其所在地而命名。)

乙、各商科大學……共二〇人

1.東京商科大學……一五人　2.神戶商業大學……五人

丙、各醫科大學……共二三人

1.千葉醫科大學……八人　2.長崎齒科大學……一三人
3.名古屋醫科大學……二人

丁、東京工業大學……九九人

戊、各師範學校……共一三八人

1.東京高等師範……六一人
2.東京文理科大學……一五人(係高師之後期學校)
3.廣島高等師範……三一人　4.廣島文理科大學……六人(同前)
5.東京女子高師……五人　6.奈良女子高師……二〇人

己、各高等農業學校……共六人

(計上田蠶絲專門，東京高等蠶絲，京都高等蠶絲，千葉高等園藝等四校)

庚、各高等商業學校……共三一人

(計長崎，山口，大分等三高等商業學校。)

辛、各高等學校……共八八人

(計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第八，水戶等七高等學校。)

壬、各高等工礦學校……共三八人

(計東京高工，秋田鑛山專門，名古屋高工，仙臺高工，明治專門等五校。)

癸、各美術文藝學校……共九人

(計東京美術，東京音樂，東京外國語三校。)

以上爲文部省直轄之學校，共計學生六〇八人。

子、各官立學校……共九九人
1.警察講習所……三〇人　2.東京鐵道學校……六七人
3.其他……二人
丑、各陸軍學校……共六七人
1.陸軍大學……五人　2.陸軍士官學校……四八人
3.陸軍經理學校……三人　4.其他……一一人
寅、各私立學校……共四四四人
1.早稻田大學……九六人　2.明治大學……一三四人
3.法政大學……四六人　4.日本大學……一二〇人
5.中央大學……二四人　6.其他各私立大學…四三人
7.各私立醫工醫學衛專門……七六人　8.各私立高等學校……五人
卯、各女子學校……共五二人
(計日本女大，帝國女專，女子美專，東京女子醫專，帝國女子醫專，東洋女子齒專，日本女子體專，東洋音樂學校等)
辰、各預備學校……共一一九人
巳、各實習所……共二八人
1.鐵道學校畢業後實習…一七人　2.明電社實習……四人
3.醫院實習……四人　4.農場及科學研究所實習…三人
(以上共計一四一七人)

## 五、研究科目一覽

茲將二十二年度留日學生所研究之科目，列表如左：
一、政‧經‧法…四〇八人　二、醫科……一一九人
三、工科……一六七人　四、文科……一三〇人
五、理科……一四〇人　六、農科……七七人
七、商科……二九人　八、藝術……一九人
九、陸軍……六七人　十、醫務……三〇人
十一、鐵道……八七人　十二、預科……一三人
十三、其他……一二人　十四、預備……一一九人

(日本大學無預科，其專門部即似吾國昔日學制之預科。專門部三年，畢業後升入大學本科，本科三年。本科畢業後升入大學院，研究時間爲二年至九年。其他高師等校，亦有專科，年限不等。)
(凡在女子學校學習家政，社會事業等科者，並入此表內之法政經學門。)
日本各大學大半均設有文法科。近年來社會科學異常發達，對經濟學尤爲重視，投考經濟學部較政治法律科爲難。不像吾國之忽視文法科，甚至有人高唱停辦各大學之文法科。

## 七、留日學生經過學校之比較

這一項是根據二十二年度的留日學生總數，將他們所經過之學校，分別計算出來。大概分爲二類，一爲曾在國內學校肄業或畢業，然後來日留學者。此類又分爲：(甲)大學畢業及未畢業者，(乙)專門學校與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及未畢業者，(丙)中學畢業及未畢業者。(丁)在國內軍警界服務者。第二類爲由日本之中學或專科學校出身，而入日本大學或高等學校者。茲分別列舉於左：
第一類，經過國內學校來日者。共計一〇一七人。
(甲)國內大學畢業及未畢業者共三一六人。
(乙)國內高等師範與專門學校畢業及未畢業者共一四八人。
(丙)國內中學畢業及未畢業者共五一九人。
(丁)國內軍警界服務者共三四人。
第二類，由日本學校出身者。共計三百六十九人。
第三，未明者三一人。
共計一四一七人。
第一類中之人數，尚包括東三省日人所設之各校，及上海同文書院，天津中日中學等校之學生在內。
按教部規定之留學生規程，須大學畢業成績優良，或大學及專門學校畢業曾服務所習學科之職務兩年以上者。此項規定，或可實用於歐美留學生，因赴歐美各國，必須辦妥出洋手續，方能入境。但由中國到日本，較爲便利，幾乎不需何種手續。除工人及過激分子外，日本對來日留學生，

均表歡迎。

這樣一來，教部的規程幾乎等於具文。學生不必在教部請領留學許書，可以自動的到日本來了。到了日本雖不能在中華留日學生監督處取得留學生資格，但仍可在日本自由進學校；日人所辦之日華學會等機關，更樂於代爲介紹學校及辦理入學手續等事。至於東三省的學生，日本完全是當作本國人待遇；有宿舍的學校，是日本學生與『滿洲國』學生一處，而中國學生又另在一處。『滿洲國』的學生到日本來，似乎不是『留學』外國了。形式上仍有『滿洲國』駐日公使館及駐日留學生監督處，辦理一切手續。招收中華學生的學校，報名單及收據等上面，印好了中華民國及『滿洲國』兩種國籍，由你自由去取其一，像報名的學生自認是男或女一樣！

## 八、留日學生年齡之比較

年齡和經過的學校一項，是有關係的。從留日學生的經過學校及年齡，就可概見教部留學生規程實施之成效如何。茲將二十二年度之學生年齡，分別列舉於次。

| 年齡 | 人數 | 年齡 | 人數 |
|---|---|---|---|
| 十四歲 | 一人 | 十五歲 | 二人 |
| 十六歲 | 二人 | 十七歲 | 五人 |
| 十八歲 | 二八人 | 十九歲 | 二二人 |
| 二十歲 | 五四人 | 二十一歲 | 六四人 |
| 二十二歲 | 一三五人 | 二十三歲 | 一〇六人 |
| 二十四歲 | 一五〇人 | 二十五歲 | 一七三人 |
| 二十六歲 | 一六八人 | 二十七歲 | 八五人 |
| 二十八歲 | 九五人 | 二十九歲 | 八三人 |
| 三十歲 | 五二人 | 三十一歲 | 三八人 |
| 三十二歲 | 一八人 | 三十三歲 | 十八人 |
| 三十四歲 | 一〇人 | 三十五歲 | 五人 |
| 三十六歲 | 八人 | 三十七歲 | 五人 |
| 三十八歲 | 一人 | 三十九歲 | 一人 |
| 四十一歲 | 一人 | 四十四歲 | 二人 |
| 未詳 | 八六人 | | |

（共計一四一七人）

年齡之差異，竟達三倍之多。最近來日者，學歷與年齡之差，更爲懸殊。初來日時，例須補習日語。同一補習班中，有年長達四十餘，年幼方十二三歲者。師及其弟子，甚至與弟子之弟子同堂補習，頗饒趣味。

## 九、留日學生學費之來源

留日學生之學費，大約分爲官費與自費兩種。官費又分三種，一爲各省之官費，二爲政府派遣之公費生，三爲中日庚欵之文化基金。各省官費及公費之數目不等。按中日庚欵之用作中日文化事業，初由我國政府與日合辦，除資助中華留日學生外，尙有日人在華辦理其他文化事業之議定。後因國人認中日文化協定日方別有用心，不若美英等國追回庚欵，扶助中國文化事業，係由我國自辦。故未承認該項協定。日人爲顧全其顏面計，亦繼續單獨自辦。由日文部省及外務省酌予中國留日學生以資助。計分特選，選拔，補給三種。各校之名額不同，領欵之數目亦異。茲將二十二年度之學生分述於次：

一、自費生……共四五五人

二、官費生……共五八五人

甲、各省官費……二二六人

乙、政府公費……二二二人

丙、文化基金……三三七人

（1）特選……一六人

（2）選拔……二三六人

（3）補給……八五人

三、不明……共四〇一人

四複費（領兩種官費者）……二四人

總計一四一七人。

## 十、留日學生所在地之統計

留日學生向來以在東京者爲最多，京都次之。茲將二十二年度留日學生之所在地，列表如左。

| 所在地 | 人數 | 所在地 | 人數 |
|---|---|---|---|
| 一、東京 | 一一〇九人 | 二、京都 | 六四人 |
| 三、福岡 | 四九人 | 四、廣島 | 三七人 |
| 五、仙臺 | 三四人 | 六、長崎 | 三二人 |
| 七、奈良 | 二〇人 | 八名古屋 | 一八人 |
| 九、山口 | 一一人 | 十、千葉 | 一〇人 |
| 十一、札幌 | 一〇人 | 十二、神戶 | 七人 |
| 十三、大阪 | 六人 | 十四、水戶 | 三人 |
| 十五、秋田 | 三人 | 十六、上田 | 一人 |
| 十七、岡山 | 一人 | 十八、大分 | 一人 |
| 十九、鹿兒島 | 一人 | 總計 | 一四一七人 |

# 鴉片戰爭新史料

淮安笑虹宋默藏
國聞周報社選

此件原名「鴉片戰爭文獻」，淮安宋默先生所藏，據謂係其先人於當時輾轉搜羅，工楷箋錄，成一巨帙。此帙計錄文件數百，自道光十八年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禁烟之摺起，中經沿海之戰，以迄南京議和及籌辦海疆善後止，不啻一部鴉片戰爭史。宋君不願自秘，特委託本報發表，以公諸國人。惟此役之史料，中英兩方均有不少披露於世。就中國方面言，如林文忠公政書，東華續錄，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及蔣廷黻先生編纂之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等書，均是。故欲斷此帙之價值，須以有否上述諸書所未有之新史料為定。編者曾粗略校閱一次，其中文件大部已見上述諸書，惟外間未見而又饒有價值者，亦正不少。編者未敢率爾自信，復請近代史專家蔣廷黻先生校閱簽註，結果發見新史料七十餘件，頗有不少新知識貢獻。本報現將此項新史料錄出，不加評斷，原件發表，以供學者研究。惟此項史料，宋君保留版權，讀者可研究引用，不得翻印。鴉片戰爭歷史，近年經史家研究結果，眞相已明，今得此帙補充，更入坦途。宋默先生以秘笈公世，誠大有功於學術，本報承託發表，亦與有榮焉。（編者）

## （一）嘆夷說

按此件無作者名姓及時日，惟文中所言六忌，與道光二十年八月十七日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裕謙所奏相同，但後半為裕謙奏稿所缺。（編者）

嘆咭唎國，去中華七萬里，在歐羅巴西北，故荷蘭之屬國也。其人黠而悍！嘗與紅毛荷蘭佛郎機搆兵，侵奪其地，寖以强大。顧自古未通中國，其來粵東請貿易也，自雍正十二年始；其進中國通朝貢也，自乾隆五十六年始。昔嘗窺伺大崻香山澳門等處，欲借為積儲交易之地，疆吏燭其奸，不允所請，乃益畔桀驁，輒入洋窺兵嘗我。主鎮定之說者，謂示寬恐損天威；主戰創之說者，謂示猛恐開邊釁。恒不得其控馭之策，幾於寬猛兩窮。今聞嘆夷又有兵船進寄丁洋，而直逼蠔鏡矣，議者紛紛，同於築室。竊以為嘆夷之履我地，犯兵家之忌有六，而無一利焉，不足慮也。千里饋糧，師不宿飽，破海道計數萬里而遙，芻糧一匱，後繼為難，此一忌也。越國致遠，人知其難，彼涉重洋而來，閱時六七月之久，一往返，動經逾歲，且滔天巨浸，豈可屯兵，前師一敗，後師不繼，此二忌也。嘆夷國富民貧，平時養兵，不甚愛惜，一旦驅鬬於數萬里之外，素無同袍之念，何有敵愾之心，此三忌也。嘆夷砲火最利，一發而震數十里，裂山谷而洞石城，不啻摧枯拉朽，但砲之為用，不利仰攻，我大崻山虎門等處砲台，負嵎林立，其勢高出夷船，彼如仰炮大跳，鉛藥沉而力緩，且船與浪低昂，施放亦難得準，此四忌也。嘆夷以船為家，破浪乘風，是彼長技，但其船

大，吃水甚深，一入內洋，非有土人導引，設遇水淺沙膠，屹然山立，轉動甚難，此五忌也。嘆夷習水戰，而其戰也，惟恃船炮，擊刺步伐，皆非所嫻，且其腿足引纏，結束緊密，礙於屈伸，不利陸戰，此六忌也。凡此六者，夷之所忌，而我之所利也。惟用所利而欲制之，有三策焉。夷兵遠來，利在速戰，我堅壁清野，以逸待勞，力戢內奸，禁米粟之接濟，嚴防各島，絕樵汲之逕途，曠日持久，飽不可得，飢且思颺，此坐困之策也。如欲剪滅之，則外陳羸師以驕其志，陰遣間諜以誘其來，俟其全師駛入內港，萬艇載薪，縱火齊發，立見巨艦灰飛，如燬一邱之貉，此殲創之策也。夷人生長海邦，向不習水性，香山澳門，自有善沒水者，混名水鬼，能入海三晝夜而後出，如調取三百名，使各執利斧，潛沒海底，就夷船下錨處，斫斷其纜，纜斷則碎，此陰懲之策也。論者謂懲創之，恐其藉端擊衅，不如鎭懾之可以隱弭外患。其說似也，顧嘆夷黠甚，所謂六忌，彼亦審之熟矣，故其來也，雖有窺邊之心，斷無啟釁之事，徒以兵威恫喝，從不敢蹂躪我邊圉。然夷情叵測，若竟示以優容，彼將以我為怯，不時遊弋於虎門澳門之間，以震驚我人民，亦非綏靖海疆之道。苟酌用三策以懲警之，彼庶有所省悟，以為天朝固不可犯也，而油然生其畏威懷德之心，豈不美歟？然以今日粵中事勢論之，竊謂所患不在海外嘆夷，而在境內之奸民也。夫守國以險，而守險以人，孔子曰民無信不立，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蓋必人心有所維繫，而後形勝固於金湯。粵海設關榷稅，華夷雜居，凡二百載，逐末之民，視夷人如金穴焉。嘆夷能製奇技淫巧，蠱惑華人，而鴉片烟一項，病中國之人，歲以億萬計，耗中國之財，歲以千萬計；而中國之人，亦借鴉片烟為生計，廣開窰口，輾轉售販，小以贍家，大可致富，凡此之徒，亦歲以數十萬計。嘆夷深知中國生齒日繁，生計甚細，故以利啖之。利之所在，人競趨焉，人之所趨，奸即生焉，故可患者實不在彼，而在此。且更以今日嘆夷形勢論之，其患尤有不可勝言者，昔以其國在西北數萬里外，距粵海極遠，或可恃以無恐。今聞其爭雄海外，移兵西南，最著各國，如咭嚕丹丁咖囉噶喇叭微茅缸明牙喇𡂨達喇亞嘆咖三佛齊孟買島木寄，皆為其蠶食，而供其賦稅焉。其勢日高，則其心日侈矣，豈有饜足之時哉？嘗考近粵洋海島有名新埠者，距大峙山十日程，沃海五百里，閩粵人在彼種植以望地利者，阡陌田園，一歲再熟，即粵人所謂洋米是也。嘆夷以强力據之，發馭戰兵三千，駐防其地，居然一大鎭矣。又有海島名新嘉坡，距大峙山六七日程，崇山平野，廣袤二千數百里，閩粵人數萬萬，踞集其地，市廛井里，頗近華風，嘆夷亦據之，廣建洋樓居室，其國人萬餘，亦徙居焉。建堅實學院數百椽，選其國之俊秀者，肄業其中，而師敎漢文者有人，敎漢語者有人，凡經書字集，無不畢備，殆駸駸乎有慕風向化之象焉。又島名嗎哩格，距大峙山十八日程，地方千里，英華書院在焉。華夷雜焉，風俗與新嘉坡等。而其待華人也，農賈收其租稅，子弟皆入山學，且月給廪饍以贍士子之貧者，是以閩粵人多依之。夫此三島，去內洋路不過萬，時不及旬，嘆夷據而有之，非若前此縱橫無所之難于糧糗也，非若前日駐兵無所之難於籌應也。試思若無漢奸為之謀主，彼焉知創書院以敎士子，講積儲以備徵兵哉？且敎漢文，敎漢語，皆非夷人之所能為，則漢奸嗜其利而樂為之用者，於此大可見矣。竊恐嘆夷既得漢奸，必將藉以陰刺中國之虛實。如明季汀州人謝文彬，冒濕羅使臣來朝，陰結官宦。嘉應人李叢榮，引紅毛潛入虎門，交通鎭將，此往事之明證也。況今

漢奸與暎夷內外勾結者，洋商暱之如骨肉焉，結之如心腹焉，我之一動一靜，彼纖悉必知，彼之虛虛實實，我倖然罔覺，此乃彰明較著者，則雖有大嶼山香山澳門虎門等處，天險重重，而人心不我守，而或之誘焉，其事忍言哉！抑又聞之黃鴻臚（註）近有禁食鴉片烟立置重刑之奏，又有人議奏大黃茶葉，當責暎夷人用紋銀購買。此二事疆吏之議未上，行不行未可知，而粵人已刊板漏傳於海外矣。論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乃我中朝機要大政，竟可使外夷悉知其事。夫中國之人，不食鴉片烟者，十之三四耳，有謂洋烟之害，食者其源，而販者其流，因操絕源以塞流之論，殆與黃君所奏，互相發明。然長江大河，其流也千支萬派，將烏從而絕之？今舉世滔滔皆是，其能盡人而誅之耶？況暎夷將謂中國之人盡爲廢物。方今朝廷日籌良法以禁止之，乃轉爲暎夷假手以自殺其蒼生，將墮其術而大快其志，吾知堯舜之世決無此治法也。至中國可以治外夷之命者，茶葉大黃，實爲要物，玆欲責以紋銀售買，意欲使漏於外洋者，仍留入於內地，計亦良得，但暎夷不任受也。且售賣鴉片烟者，止暎咭唎一國，大黃茶葉西洋諸國皆所必需，如准別國以貿易，獨因暎夷嘗以洋烟易我紋銀，故亦令以紋銀購我茶葉，天朝欲與夷人爭利乎？鄉井市儈之談，失如綷如綸之體，而且官爲經理，商情不洽，夷人不遵，勢將停市。上虧關餉，下累佃人，失業游民何止十萬衆，行見地方從玆多事，姑勿論夷情之何如也。以愚昧之見，謂宜奏請朝廷明降上諭，傳示暎咭唎國王，大指謂鴉片烟是害人之物，天朝夙有常刑，即聞各國亦有厲禁，而內地大黃茶葉，乃外夷最要之需。天朝愛惜人民，中外一體，故內准公平交易，毋許抬價居奇。今鴉片入中國，自該國來者，如該國不顧自害其民，豈欲反毒中國之理；自恐夷商夾帶，射利私售，該國王或失於覺察耳。自今以後，嚴飭其部落，查禁夷商，毋再私販鴉片，如有不遵，是該夷商敢自抗其王命，其罪已不容誅。天朝現飭疆吏，加意搜查，苟有私販之夷商，定與私買之奸民，一併正法。而該國王疏失藩服，始終不知禁戢，何異縱惡養奸。嗣後中國，當禁茶葉大黃毋得與該國交易，以示懲戒。如是則暎夷懼，而鴉片烟不復來，內地可不禁而自絕，紋銀自無由出洋矣，又焉用殺爲耶？似此拔本塞源，尤爲光明正大，暎夷必心折而無可藉詞，更何邊釁之可慮哉？故曰暎夷不足慮也。誠戒諭地方文武，嚴查海口，嚴戢內奸，則海疆之威令肅，而天朝之體統尊，自見國本富强萬年有道矣。臣橐筆南來，諸擔時事，切見朝廷之所慮者暎夷也，疆吏之所患者暎夷也，亦爲深抱杞憂，頗有得于蒭詢。敢作葑菲之獻，用抒草莽之忱，惟採擇焉。

（註）鴻臚寺卿黃爵滋

## （二）兩江總督伊里布調兵劄

按此劄無時日，定海之陷，係在道光二十年六月，此劄當亦與此時不遠也。（編者）

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爲飛劄飭調事：照得夷船現在浙江定海洋面滋事，浙江與江南洋面毘連，不可不厚積兵力，嚴加防禦，本閣部堂已奏明親駐上海寶山，往來督辦，並先後劄調狼鎮中左鎮江常州京口左右高郵揚州瓜州泰州等營官兵，分赴吳淞上海金山協防。玆據奉賢縣探報，夷匪現在改用杉板小船，在浙省乍浦一帶遊奕等情。查夷匪既改用小船，則江省口岸較多，誠恐乘隙竄入，所有狼鎮等十營，均係沿海沿江要區，前調

各兵，應留本營防守汛境，免其調往，除分別飭遵外，今本閣部堂酌調河標中營兵五百名，河石營兵四百名，前來上海協防，調漕標中營兵一百五十名，漕左營兵三百五十名漕右營兵三百五十名，廟灣營兵一百五十名，淮安城守兵營三百名，又續調徐鎮標兵三百名，前來吳淞協防。又前調督標中左江寧城守左右四營兵丁，共四百名，赴通州協防，今毋庸前赴通州，改調督標中左二營，兵二百名，交遊擊強謙帶領，調遊兵營兵二百名，交遊擊郭興阿帶領，均各前赴南滙縣地方，會營協防。又調安慶營兵三百名，寧國營兵一百名，共四百名，均交寧國營參將烏勒欣泰帶往領，前赴狼右營海門廳地方，會營協防。又調安撫標左營兵二百名，右營兵二百名，共四百名，交池州營都司慶泰帶領，前赴福山營常熟縣地方，會營協防。又調蕪采營兵一百名，泗州營兵一百名，改調江寧城守左右二營兵二百名，共四百名，交蕪采營遊擊閻元帶領，前赴青村營奉賢縣一帶地方，會營協防。除應給夫馬船隻口糧等項分別劄行藩臬兩司轉飭經過沿途各州縣照例妥爲應付外，劄到該營即便挑選壯健兵丁，剋日派委將備員弁，小心管帶，配齊軍裝器械等項，多備槍砲火藥鉛丸，由正站分起行走，無分兩夜，兼程馳赴派定地方防堵。此係防海要務，毋得刻延干咎，火速飛速，特劄。

## （三）　英將定海招降啓

大暎國特命水師將帥爵子伯麥陸路統領總兵官耳利被啓，定海縣主老爺知悉：現奉大暎國主之命，率領大有權勢水陸軍師前往到此，特意登岸，即將占據定海並所屬各海島，至該島居民抗拒本國軍師，大暎國家亦不欲其害及身家產業也。夫粵東上憲林鄧等，於舊年行爲無道，凌辱大暎國主特命正領事義律暨暎國別民人，故不得不然，占據辦法，現今須要保護本國船隻弁兵，一均妥當，是以老爺必須即便將定海並所屬各海島，與其堡台，一均投降。故此本將帥統領招老爺安然投降，致免殺戮，但不肯投降，本將帥統領自應即用戰法以奪據之。且減暫委員，惟俟半過時辰，俟咨覆此時定了，而老爺不肯投降，並咨覆本將帥統領即開砲轟擊島地，與其堡台，及率兵丁登岸。此啓。定海縣主老爺閱鑒。一千八百四十年七月初四日，即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日啓。

## （四）　鄞縣拿獲漢奸稟

按此件無收發機關、當係下屬稟報兩江總督或浙江巡撫者。（編者）

七月初四日午刻到。敬稟者：六月二十二日，接嘉興秀水兩縣來函，以現接仁和錢塘轉准鄞縣函開，於十四日戌刻，拿獲形跡可疑一人，詢據供名闕吉祥，祖居鄞縣，寄居江南海州，自幼離家，由廣東投入紅毛國，被夷在左臂刺字作記。紅毛人所利船砲，不能步戰。現在夷船二十餘隻，其船按五行編號，該犯在土字號船上。國王哈利布，在船掌軍，爵子伯麥，係國王之壻，亦屬中國人，從少擄去。紅毛人因上年廣東毀其船貨，被辱挾恨，故此遣將前來，求通買賣。伊自念中華本土，逃回獻計破夷等語。詰其何人所遣，同來幾人，該犯不獨堅不吐露，且將前供盡翻。查驗該匪頭偏，有短髮，留有一纓，長二寸許，左小臂刺有夷字。令其親筆書供，係從左邊寫起。口音確係江北，身邊帶有香泥彈丸，如鵝蛋大，其爲向在夷船之漢奸無疑。現在夷船相持蛟門之外，必有進探我處消息情形，奸

細諒必不少，函致各處前途，留心偵緝。又接平湖縣令來信，內稱郡縣令催集漁船百餘隻，打沉夷船一隻，拿獲夷匪七人，各等語。除照轉飭前途，合籲稟聞。（夷字乩）

## （五） 江蘇某縣防海札

按此件無時日及發收機關，據文意，當係定海吃緊時蘇省某縣對參將之移文。（編者）

為飛札飭遵事：准山陽縣移開，蒙總督部堂伊巡撫部院裕札開，照得本年六月十二日本部院接據浙江藩臬兩司稟稱，本月初八日據定海縣稟稱，初三日夜探有夾板夷船二十餘隻，內二隻中起烟氣，旁掛車輪，在南韭山西北一帶游奕。卑縣海外孤懸，誠恐乘風竄入，現在會同營汛封港防堵等情。旋准撫憲接據稟報並准提督來函，即於是日酉刻拜摺，親自前往督辦，隨即起行。初九日未刻又據鄞縣稟稱，初七日探有夷船七隻，駛進定海衙頭內洋，又有夷船三隻，駛進三山洋面。該處貼近鎮海蛟門，不逾百里，奉道憲諭令鎮邑黃令（名淮同湖南善化人丙戌進士）及委員等在招寶山下，迅扎木排，牢繫鐵索，以備堵禦。其餘傳聞不一。正在籲稟間，詎于酉刻，又據探弁稟報，初六日有夷人三四十名，乘杉板船，到定海衙頭上岸，城外居民，遷入城內，夷船俱在定海相近左右洋面等情。又據城守營書識來稱，本宮在鎮海發書，添撥兵丁三百名各等語。隨據道憲署中抄來定邑姚令（名懷祥）申提憲稟稱，內云夷船下書，迫令降城，姚令孤城獨力，如何保守，實為萬分焦急。該夷船輒敢如此藐法猖獗，定邑危在旦暮，卑職據有所聞，不得不據實馳稟等情。本司等查該夷船致定海書詞，甚屬狂悖，看其光景，竊恐未肯善退，難免示以兵威。現經撫憲親臨督辦，所有浙省沿海各營縣，業經移行加意防範，實力堵逐外，惟浙江洋面毘連，此邊彼竄，均未可定，似應一律嚴防，厚集兵威，以資犄角，飛速馳稟等情。並據抄呈夷書前來，查該夷匪，胆敢聯邦二十餘船，闖入浙洋，書詞狂悖，居心叵測聞之實堪髮指。江蘇洋面，與浙省毘連，其定海又屬地近之區，難保其不乘風竄入，適值本部院在蘇閱伍接報，復即馳赴吳淞海口，會同提督，調集兵船，預為防堵，自可無虞闖入。惟該夷匪敢於深入內洋，必有漢奸從中指引勾結，所有沿海沿江各口岸，急應聯絡聲勢協力防堵，以杜杉板小船，及漢奸船隻，渡載夷匪闖入口岸。合亟抄粘飛札特飭，札到該縣，立即查明境內可以出海之商漁船隻共有若干，如有停泊口外者，一概押令收歸口內，聽候調用，並多派兵丁，備預鎗砲，在于沿途一帶小心巡邏，收進口海江船隻逐一盤查，有無夾帶夷匪。倘探聞夷船，業已駛入江洋，即行封港。該管文武各官，親詣口岸，互為聲援，協力堵禦。如有夷匪登岸入口，即行擒拿，就近解本閣部堂行轅。如離蘇州較近地方，即候訊辦，不服拘拏，即用鎗砲轟擊。如防守不力，致任一船一人登岸入口者，不論文武大小官員，皆以軍法從事。本閣撫部堂院令出如山，想各該地方，素所深悉，不得視為具文，致貽後悔，更不得縱容兵役，藉端擾累勒派，致干參咎。仍將遵辦緣由，並查探情形，隨時飛稟備查等因，到縣蒙此。除飭差查明境內商漁船隻，即行押收歸口外，合亟飛移，為此合移貴參府，希即多派弁兵，預備槍砲，在於沿邊一帶，小心巡邏盤查，有無夾帶夷匪等情事，倘探聞夷船潛入江洋，即行預為會同堵禦，毋使臨時掣肘。務照憲札遵行，望速飛速。

## （六）江蘇督撫飭防江海札

按此件無時日及發收機關，據文意，當係定海失守後蘇省督撫飭所屬札。（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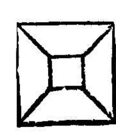
為飛札飭遵事：照得前因暎夷匪船，在浙江定海洋面，游奕滋事，業經通飭各屬嚴行防堵在案，玆准浙省來文，該夷蓄意滋事，經由外洋行駛，無人知覺，直抵定海，猝不及備，六月初八日定海失守，縣令典史，全行被難等情。查該夷匪行蹤詭秘，竟致攻陷城池，實堪髮指。惟既得此憑藉，江省沿海沿江各處，更應加緊防守，為有備無患之計。合亟飛飭，札到，定即遵照前札，文武協力，親將兵役，在於沿邊聽候調用。所貯砲位，即行修整演放，務須聲勢聯絡，兵威雄壯，彼此互相接應。如敢稍事疎懈，軍法俱在，仍隨時查探，星飛稟報，切勿玩視。

## （七）一個情報

接據浙江黃巖鎮標右營左哨外委房得功，於初六日奉本標遊擊吳×，潛往定海，探看夷情。該外委于十三日即至定海西北地面，離城僅止八里，瞭見該城四城門內有帳房三四十面，其形如雨傘，每城門均有銅砲三十多。探城內搭蓋砲台，上亦有銅砲數餘位，不准閒人窺探伊情偽。水師都統夷逆爵木子，本駐扎定海城內城隍廟，于十六日爵木子酒後迷心，硬將城隍老爺袞袍脫下，自己披在身上，將自己穿的紅馬褂，代城隍老爺，披在神身，手執刀槍，自行耀武。詎知是日申刻，或然痰迷心竅，跳躍之後，即引刀自刎，頃刻自斃。該陸路總領逆夷佈耳利聞知，即至城隍廟，舉哀三聲，用紅羽呢做成大衣，用水泡軟，洗去垢泥，名曰淨身。又用木棺掩埋在定海鎮衙署大堂後面，設猪羊等物祭祀後，即將爵木子所管夷匪，收在自己名下管領。又定海縣已革文生陳子賢次女鸞姐，年十八歲，獻與佈耳利為妻。其鸞姐甚有姿色，與佈耳利朝夕歡娛，名為貴女。該文生因獻女得通佈耳利，名為居英大人，出入均着白黑夷四五十名圍護。其陳子賢即在定海城外河子港，離城一十里，日日往來，該居民無不知見其事等因。

## （八）武進縣附稟

（武進縣附稟）再稟者：夷船初到定海，設席請張鎮台姚知縣講話，張姚赴船，彼以三事相難：一討去年烟價，二銷烟土，三欲討還定海地方，因二百年前，本係夷地。張姚答以回城熟商，隨即過船放鎗，將火繩一抽，四面砲響，擊傷張鎮一腿，並斃武弁三員。夷匪即用我船砲，轟開東城角入城，少壯裹去，老弱棄之。由教場擺開隊伍四船，城內文武，止一巡檢逃出。現在夷船佔泊定海，共三十餘隻，大者有砲三層，身長四十丈，其人不知多寡。浙撫提憲均在鎮海堅守，候各營兵調齊勦捕。此間防堵事宜，已經布置周密。總局設于上海；分局在于寶山，調兵共計一萬有餘，刻下尚未到齊。知廑慈念，謹以附陳。餘俟接有確音再為續稟。



話時，將關係兩國之各種問題，全盤予以考慮，彼此談判按常態繼續進行。赫爾定於明日登輪赴烏路圭京城，參加汎美大會，渠啓程之前，無再與李氏會晤之預定云。

## 羅李談判遲滯不前

紐約十二日哈瓦斯電，據「紐約泰晤士報」載稱，美俄談判遲緩之原因，由於美國欲在承認蘇俄前，獲得關於兩國各項主要爭執問題之切實保證。又謂李維諾夫對美國此種態度，頗爲驚異，蓋李自莫斯科出發時，原以爲抵華盛頓後，僅須半小時談話，即可辦到美國承認蘇聯，至於兩國間所爭執問題，則當留待他日，另謀解決。不但李氏曾作此想，即蘇聯代表抵美前，美國輿論亦以爲美俄僅須就各項問題之大綱，雙方互作保證後，即可承認蘇聯，故美國此種態度，殊出意外也。但各報均謂談判之延宕，絕非反對美國之承認蘇聯云。華盛頓十一日電，據聞美俄談判時，所討論者有債務．宣傳及通商問題。關於債務問題，據美方估計，蘇俄所欠美政府與私人債務共計約達美金六萬二千五百萬元，惟蘇俄將提出美國於大戰末期在西比利亞出兵時俄方所蒙損失，作爲對案。又農業放欵局主任摩根陶氏參加國務部之討論，可表示談判中對於通商問題，曾與以嚴重考慮。摩氏曾與紐約之蘇俄之貿易機關「安姆托」談判放欵事，蘇俄政府提議購取美棉一百萬包，棉布三萬五千萬碼，並聲明如能獲得滿意之信用，更欲購買重工業機件。華盛頓十三日路透電，昨晚羅斯福與李維諾夫出人不意復作一度會議後，現有承認蘇俄問題在羅總統星期五起程赴溫泉以前當有切實解決之氣象，衆信現所討論者，大都爲債務與貿易問題云。華盛頓十三日合衆社電，本日白宮方面正式宣佈，羅斯福極希望與李維諾夫之談判，於本星期五(十七日)圓滿結束，並否認談判困難及李維諾夫悲觀消息。公報並稱，「羅李談判，逐漸順利進行」。據宣佈，羅氏將於十七日離京，赴溫泉小憩，一般對於屆時如尚不能決定美俄復交，李氏是否將偕羅斯福赴溫泉，揣測紛起。惟消息靈通方面認羅李談判可於十七前圓滿結束。華盛頓十四日合衆社電，本日羅斯福與李維諾夫談判，又獲進步。據聞談判異常詳盡，甚至包括宗教自由問題在內。本晚白宮人員堅稱，李羅談判進行極爲周密，因此延緩，惟彼等深信至十七日可得圓滿結束云。華盛頓十五日路透電，羅斯福與李維諾夫今日兩次談晤，據可靠消息，空氣現已較佳，美俄懸案可望解決。此間一般印象，皆以爲俄已允討論涉及兩國關係之問題，而不以直接承認爲謀取此種問題上諒解之前決條件。聞美總統現擬覓取在俄美人民有信仰自由之諒解，據莫斯科消息，俄以爲如妨碍美國承認蘇俄者，僅爲此事，則此事決無不可迅速解決，而使華盛頓滿意之理由。俄方聲稱，外人之居於俄國大城邑者，目前於行使其宗教信仰時，從未感受若何困難，蓋俄國境內，仍有許多教堂繼續開放云。華盛頓十五日合衆社電，據可靠方面消息，倘令羅李雙方談判於星期五不能完成，則蘇俄官員將偕羅氏至喬治亞州之溫泉，羅氏在彼將稍憩。合衆社得悉，關於旅俄美僑信仰自由事，羅李二氏對於獲得妥協，並無困難。本日白宮人員鄭重稱，縱令羅李二氏之談判，於十七日不能結束，亦不能視作美俄談判決裂云。

## 反對承認蘇俄運動

華盛頓十四日哈瓦斯電，反對承認蘇俄之運動日見擴大，以反對蘇俄之紐約州衆議員費許尼美國同盟爲中心。此項同盟爲愛國人士及宗教家反對共產主義者一千五百人組織而成。同盟首領前參謀長赫爾賽昨曾宣言，謂將開始反對承認蘇俄運動，擬每星期演說一次，喚醒輿論，使承認蘇俄案將來在衆議院不得批准。衆議員費許尼擬用無線電宣傳運動，美國參戰軍人會首領赫斯亦將相繼演說。據美國同盟秘書言，反對承認蘇俄之抗議書，已有數千件，送往白宮，然政府方面對此種運動，尙未注意云。

## 美俄成立造機協定

紐約十二日哈瓦斯電，據「紐約前鋒報」載稱，美飛行家林德伯前赴莫斯科時，曾代表美某飛機製造廠與蘇聯政府訂結協定，並經美陸海軍當局批准。該協定規定，准俄使用美機製造業特許證，由美派技術人員赴俄，建造飛機及飛機發動機，並造就蘇聯技術人員。此項協定，爲蘇聯發展商業及軍事航空新程序之一部，此項程序，定九年內完成。依該協定，美國工業每年可獲一百萬萬元之定貨云。紐約十二日電，柯迪斯萊特航空公司，經美陸海軍部許可，已與蘇俄政府訂約，在俄設立由美人監視之馬

達製造廠，以製造西克隆及其他牌號之萊特馬達。査此項合同與蘇俄之五年內務軍事航空擴充案有關云。

## 俄抗議日機入境事

莫斯科九日塔斯社電，蘇聯駐日大使尤列涅夫，六日代表蘇聯政府向日本外務省大臣廣田弘毅，提出正式抗議書。在該抗議書中，尤列涅夫指出十一月三日，日本偵察機八架及爆炸機一架，曾飛入蘇聯境內二十五至三十公里之遙，迫近阿穆爾灣西岸，海參崴西南部之蘇聯農村「斯拉夫洋加」。「巴拉巴什」及「穆拉莫爾那雅」。尤列涅夫宣稱，「余受蘇聯政府命令，對於此種在性質上及在範圍上均屬空前未有之侵犯蘇聯國境暴行，提出堅決抗議，並堅持主張，此種行動將來決不能允許，且對此次飛行負責人物立刻加以査辦。余此次表示余之相信，諒日本政府當不致不採取有效步驟以滿足此項抗議。

## 不忘樸資茅斯條約

東京十一日新聯電，日俄關係之惡化，乃係俄方集結不必要之大軍於俄滿國境所惹起，故外相廣田最近將勸告蘇俄政府，如果該國眞正希望遠東和平，必須將日滿國境附近之兵撤退至一定地點。蓋因從來規律兩國之國交，而且現在尚具充分效力之樸資茅斯條約中，曾有設立關於國境非武裝地帶一項，依此在庫頁島國境（北緯五十度）不置一兵，俾設置境界之標石，其安全保障被充分的確保；然蘇俄在日本依據日滿議定書負有維持治安重任之「滿洲國」國境及朝鮮西北之地域，於秘密裏移動空前之大軍，並且整頓防備，此顯然的違反該條約之精神，故必須迅速的撤退其軍隊。此點廣田於六日與俄大使尤列涅夫會談時曾經表明。日本政府對於俄方旁若無人之態度，隱忍自重以俟其覺醒，然若長久持此無視國際情誼之驕慢的態度時，則日本不能不出於有效適切之斷然的方針，此點似將一併予以通告。

## 驚人消息旋被否認

莫斯科十一日合衆社電，本日莫斯科傳出一駭人聽聞之消息，稱俄方毀壞日本陸軍飛機六架•小船二艘，並擊斃或拘囚日飛行家二十人。向以消息靈通著稱之方面宣稱，謂曾有日本陸軍軍用機六架，曾於十一月三日在海參崴附近越過俄邊三十公里，為俄軍所擊落。該方面又稱，二星期前俄軍擊毀日本前赴堪察加之輔艦兩艘，此間官方對此項消息，絕對拒加討論。惟莫斯科若干觀察人及其他消息靈通方面堅持，此項事件決不能隱瞞至如此之久，而使世界不知，此項消息已轟動莫斯科，有若干外人暨俄民均信近頃至少有日本飛行家二十人被擊斃或俘虜。此項事件完全籠罩在神秘空氣中，因官場拒加討論，故神秘性愈增。莫斯科十一日電通社電，某方電訊，傳日海軍輔助艦隊軍船兩艘，於約兩星期前，侵入堪察加俄領海時，蘇俄海岸警備隊，雖曾迭加警告，均措詞不一，因是該項軍艦遂卒被俄方擊沉，惟此說來源現尚不明。莫斯科十二日塔斯社電，倫敦合衆社所傳莫斯科消息，及日本電通社根據某「非正式之蘇聯方面」消息，盛稱「十一月三日日本飛入蘇聯境內九架飛機中之六架，曾被蘇聯軍隊在「滿洲」邊境擊落」，又稱「日本戰鬪艦兩艘在勘察加附近蘇聯海境內被蘇聯擊沉」云云，現「塔斯社」已奉令聲明，上述報告完全為一絕對捏造之謠言，顯然含有挑撥戰爭性質云。

## 俄師俾士麥故智歟

東京十三日路透電，日對俄之不滿，昨又增多一端，因莫斯科對某美國通信社拍發十一月三日越俄境之日機九架為蘇俄擊落六架，日佐力艦兩艘在堪察加被蘇俄擊沉之消息，未被蘇俄檢查員扣查，任其發出。此間對此認為蘇俄有意使外交誤會其有此事。外務省發言人稱，蘇俄當局先任其發表，然後再力加否認，此其意義，甚為明瞭。日本對此鎭靜如舊。然莫洛托夫及蘇俄軍事副委員之狂熱的戰爭談，尤其在日軍第六師團全部退出「滿洲」之後，其目的何在，殊難索解。又稱，昔俾士麥曾以一電報促成法普戰事，今蘇俄殆亦將師俾之故智云。

## 蘇俄對日誇耀空軍

莫斯科十三日路透電，今日此間共產黨遠東事務局發表宣言，指斥日軍當局在「滿」境設立軍事根據地，據稱，蘇俄已準備於日本在遠東開始侵略迅速應付之行動。其宣言措略謂，吾人之空軍，已準備決心解決

各國宜向德國提出其所可接受之辦法，德退出國聯之舉，可以挽回，且應挽回政府政策，宜以招致日本復入國聯，及俄美相繼加入國聯爲目的云。瓊斯彈劾案係工黨瓊斯所提出，蓋適工黨近在哈斯丁開會通過之議案也。瓊斯聲稱，政府在日內瓦之政策，未反映英國人民欲得國際裁軍協定之堅強志願，須承認英國在裁軍會所提出之裁軍草約，爲前所未有之第一次切實計畫，雖此事未有充分進行，如其所期，但此究爲値得討論之事。工黨願提議，（一）完全廢除天空轟擊，（二）完全廢除各種禁用戰具，（三）國際管理民用航空事業，（四）各國立即縮減軍備經費，（五）國際監視軍備，（六）設立國際警察，（七）根據裁軍會主席團提案，切實規定侵略界說云。瓊斯於提議彈劾時，謂日本在遠東之政策，爲英政府與保守黨領袖所鼓勵，雖非出於有意，但可推測而知。如前殖民大臣艾穆萊及前外長奧斯丁張伯倫乃其尤著者云。奧斯丁張伯倫聞之頗憤，當即起駁其說。

### 英首相解釋外交策

英相麥克唐納稱，渠願切實抗議，反對政府鼓勵日本之說，此說實屬不確。英政府所求者，爲國際裁軍，但英國不能擴大其國際担負，以此爲國際裁軍所需有之代價。平等原則已允諸德國，軍備充足國作裁軍之貢獻，而軍備不充足國，則須作格外安全之貢獻。其所用形式，爲宣佈五大國在若干年內，不得施用武力以解決其糾紛。今彈劾案中，所載之內容，半從英政府所擬裁軍草約中而來，此項草約尚未廢棄，仍爲日內瓦討論之根據，如裁軍果須德國必須在內，推究將來終必有此協定。英政府與法義美三國密切接洽，復在日內瓦與其他各國接洽，尤注意歐洲小國，因歐洲小國在此問題中，亦大有關係也。吾人請德國復入國聯，非在將來，而在今日，吾人欲德國爲其自己代表，與自己發言人不勞他人代謀，頃已言及之。意見交換與談話，並非仇德，但爲祖歐性質，亦非謀所以懲戒，但謀所以樹立和平。吾人現所致力之難題，吾人在此宜傳與預期及失望與希望之交流中，現斯尋覓之途徑，無非欲使歐洲各國與國聯，得以成立歐洲和平之方法耳。無論此種談話，採用何種形式，決不能使吾人擁護國聯之忠忱，稍形薄弱，亦決不能使國聯之地位或權威，稍形縮減。設有人謂爲處理目前困難起見，吾人應摧毁可謀取國際合作之現有的唯一機關，則吾人必答之曰不然。至於裁軍會議，吾人不能因德之退出，遂承認裁軍工作，不應進行。德國退出，確使裁軍會之工作，愈臻糾紛，而有考慮種種方法之必要，今日而欲政府陳說對此種種問題之最後意見，則極不合情理云。彈劾案卒以四零九票對五四票否決。山穆爾所領袖之自由黨議員皆未投票。西門聲稱，如謂裁軍會欲壓迫德國，實屬極端妄言。裁軍會有試驗時期之建議，在此試驗期中，各國受不得增多軍備之拘束，如此協定成立，則法國軍力當可大減矣。英政府現仍希望德國之平等，可以辦到，其法在減低軍備，使與德國現有水平線相近，英政府願盡力謀取一種國際裁軍協定云。

### 法以無畏答希忒拉

巴黎十四日路透電，衆院今夜辯論外交政策後，以大多數通過信任薩勞政府案，計贊成者三九五票，反對者一九四票，動議中贊成政府之政策爲忠於國聯，擴張法國之友誼，作國際之團結，而竭誠行事以求各民族之平等安全，並實現監督的與担保的裁軍。左黨與左中央黨均投贊成政府票，右黨與右中央黨則投反對票。總理薩勞於辯論終結時演說，謂政府之答覆希忒拉，一言以蔽之曰，無畏而已。但同時含有藉日內瓦以求和平並與德國諒解之願望。薩氏勸告有物質的與軍事的力量之德國，起而防杜任何狄克推多制，並鎭靜自處。繼謂德國欲繼續締造和平與安全，德國必須讓步，總較昨日爲少。渠願昭告世界，德國決不放棄日內瓦，決不放棄國聯或裁軍會議。薩氏又切實聲明，衆院一致反對止戰的戰爭，並已知聯盟之制，不能成功，況其爲制甚爲脆弱。薩氏答覆希忒拉所表示和平諒解之志願，謂法國亦同抱此志願，但對德國所要求之平等權利，法國與簽字於關乎此節之宣言書之各國，於安全問題長此旁觀之時，將對之曰不能。薩氏末謂法國準備與德國談話，但須經尋常之機關，及在國際的光天化日之下爲之云。

### 韓德森辭軍會主席

日內瓦十四日電，裁軍會主席韓德森於本日向國聯行政院會提出辭呈，稱：「鑒於最近大會發生之事件，尤其鑒於上週星期五．六日德代表團宣佈，僅以旁聽資格出席事，故本人無從進行職責」。韓氏又稱：「

僅有採取堅決步驟，方能使裁軍條約產生，並應尊重裁軍會以前之決定。但日內瓦方面對於上述，顯然呈現惡感，本人不能無期留居日內瓦，等候各代表準備切實進行工作，故惟有向國聯請求去職」云。日內瓦十五日電，裁軍會主席韓德森氏今日表示，「設各大強國拒絕以裁軍會延期爲重要，則實危及大會之存在，因斯之故，數星期來日內瓦方面散佈之恐慌，今已顯然露骨。公共意見承認，韓氏之辭職，即等於裁軍大會之壽命告終。更有重要者，其亦爲數高級國聯官員辭職之預徵。即國聯裁軍部領袖官員等，亦皆不能安於其位。逆料韓德森氏即將要求列強政府派遣外長或內閣人員來日內瓦，參與十一月二十二日之裁軍會主席團會議，以便裁軍會之有效工作，仍照常進行。列強若果不履行韓氏之計劃，則韓氏除去職外無辦法。裁軍會副主席希臘駐法大使波里迪斯今日忽然宣言，謂彼於明日由此間程啓，返回巴黎本任。蓋各國主要代表等，均未來日內瓦，彼不能曠廢時光，而放棄其本來任職。裁軍會之前途如何，當視各強國之態度爲定云。

## 墨索里尼指斥國聯

羅馬十四日路透電，今日墨索里尼在合作委員會演講，對國聯大肆攻擊。據稱，國聯初時固有完善之主義，但其後因若干大國相繼退出，乃形成一荒謬之組織，且發起國聯之國家，復未加入。現時雖無人注意四強公約，但各人心中固常憶及也。如歐洲若無政治上之團結，必將被人克服，日本現在邁進中。日本出口之絲，幾無地不入，舊式之資本主義業已不能存在。下屆義大利國會仍將選出，但國會本身存廢與否，仍須由國會自行決定也云。羅馬十四日哈瓦斯電，本日墨索里尼在同業團體全國幹事會演說，首謂資本主義之存在，已發生恐慌。墨氏以爲資本主義欲持繼續不斷之消費，以資維持，不料供過於求，致生產無法推銷，資本主義乃轉向國家求援助。歐洲之危機，不僅爲資本主義之恐慌，且有政治問題摻雜其間。蓋統制世界者已非歐洲大陸，在大西洋之西岸，已有新大陸起而爭霸，遠東之日本，亦具長足之進步，日本紡織品已推銷於意大利市場。首相旋謂同業團體全國幹事會特別爲一種政治恐慌之會議，其所致力者，將爲歐洲政治恐慌問題。首相謂歐洲尚能自救，惟必須各民族間得到最小限度之妥協方式，始能有濟。然國聯現已失其意義，該會之各種原則，均屬良好，第無力實行耳。至於四強條約，雖無人稱道，然人亦心中未嘗忘之。

## 英擬挽救裁軍僵局

倫敦十五日路透電，今日晨晚，政府兩次集議，研究裁軍現局，英政府固與法義美政府相接觸，但衆信並將與德政府周旋，以期覓得使德國復歸裁軍會與國聯之方法。閣員方面目前主張各國間之初步談話，尤其爲德法間者，應在日內瓦以外之地點進行，倫敦有爲可能的地點之說。外間謠傳，內閣對於西門辦理裁軍問題之適當意見歧異，惟西門行將辭職之說，負責任之各界，並不重視云。倫敦十六日路透電，就昨日內閣兩會議情形觀之，英政府實抱阻止裁軍現局長此沉滯之決心。衆信德國已由其外交機關重行聲明其好意，英國負責方面現益趨向對德之見解，作實際的讓步。有關係各國政府間之談話，將繼續進行，其最要之目的，爲調和法德雙方意見，以爲德妥協之初步。衆意主要列強之代表集議地點，似將在羅馬，未必在倫敦云。

## 法外交政策無變動

巴黎十五日哈瓦斯電，彭考昨在衆院發表演說，將印小冊，分送各國政府，及各國國會外委會。負責方面對此事，謂由法國方面言之，國聯及裁軍會議仍然存在，凡屬外交行動，均應以日內瓦爲歸宿。最近美國之游移，與昨墨索里尼之演說，均不能使法國改變態度。此外義法誤會，業已消釋，而九月底英美法義四國同意之各點，依然如故。由兩層觀之，吾人當可有若干希望。法義見地不同之點，在日內瓦國際機關，彭考之意始終信任國聯及裁軍會議，而義大利則欲以若干強國之談判，代替國聯全體國家參加之各種國際會議，其相異之點如此。談及與德國直接談判之可能時，則法國所抱之一般原則，始終如一，即德國提出建議方案，再用外交手續，本乎國聯合作及協調之精神，加以研究及討論。例如關於薩爾區域之經濟關係，由現在起即可進行談判，設一九三五年薩爾人民投票決定薩爾劃歸法國，或歸還德國，則此事即變爲純屬法德間之一種問題。此外

負責方面又謂，法俄關係已充分改善，法國已派技術委員前往蘇俄，代替召還之德國技師云。

## 英國修正造艦計劃

倫敦十四日路透電，英海軍部於慎重考慮日美等國之巡艦程序後，已決定修正一九三三年之程序，內有約九千噸及改良軍備之新式巡艦兩艘，及五千二百噸之「阿列瑟薩式」之巡艦一艘。此項消息，今日已由海軍大臣孟塞爾在下院公佈之。孟塞爾聲稱，政府前決定建築較少噸數的巡艦之政策，希望他國亦照此爲之。去年七月英代表在日內瓦會提議將以後巡艦，減至七千噸，而砲位口徑最大爲六寸一，亦希望此議可爲各國所接受。不幸上兩種希望，無一實現。一九三一年日本造巡艦兩艘，各五千五百噸，間有六寸口徑砲十五尊，英政府現又聞日本刻復造同　噸數之巡艦兩艘，並擬再增兩艘，共計六艘，美國亦聲明擬造萬噸巡艦四艘，各載六寸口徑砲十五尊。如前已審定之英國程序，得諸實施，英國新巡艦且遠遜於他國，按英國原來程序內，有七千二百五十噸八寸砲之巡艦一艘，及五千四百噸六寸砲之巡艦三艘，英國巡艦總噸數爲倫敦海軍公約所限制，致處於進退維谷之地位，如照原備程序進行，則其所造各艦，將次於他國所造之某程巡艦，如另造可與他國比較之巡艦，則須將四艘減爲三艘。海軍部一再思維，與其艦力遜於他國，不如艘數稍少，故決定提議，修正一九三三年程序。此種修正，使一九三三年程序之經費不致增多，預料且可稍減。日美兩國依照倫敦海軍公約，確可造其所擬之巡艦，但英政府之政策，將繼續努力，擬以共同協定，限制較大艦數及每艦最大噸數云。

## 日本艦隊之新編制

東京十五日新聯電，海軍省關於本年度之艦隊編制，已於本日發表如下：聯合艦隊（第一艦隊），第一艦隊，扶桑·金鋼·日向·霧島，第七戰隊，五十鈴·長良·名取，第一水雷戰隊，河內，第五驅逐隊，第二十一驅逐隊，第二十九驅逐隊，第三十驅逐隊，第一潛水戰隊，長鯨，第七潛水隊，第八潛水隊，第一航空戰隊，赤城·龍驤，第一驅逐隊，第二艦隊，第四戰隊，高尾·愛宕·摩耶·鳥海，第六戰隊，古鷹·衣笠·若葉，第二水雷戰隊，那珂，第六驅逐隊，第十驅逐隊，第十一驅逐隊，第十二驅逐隊，第二潛水戰隊，由良。迅鯨，第十九潛水隊，第二十九潛水隊，第三十潛水隊，第三艦隊，第十戰隊，出雲，第二十七驅逐隊，第十一戰隊，對島·安宅·宇治·隅田·伏見，鳥羽·勢多·堅田·比良·保津·熱海·二見·浦風，第二十六驅逐隊，練習艦隊，磐水·淺間，第一艦隊因陸奧編入預備隊，故將扶桑·霧島編入以爲代替，又第一航空戰隊因航空母艦加賀編入預備艦隊，故以赤城代替。橫須賀十五日新聯電，日本新建一萬噸潛水母艦大鯨號，已定十六日午後二時四十五分在橫須賀軍港海軍工廠舉行進水式，許可參觀該進水式而發行之入場券總數爲十二萬張，橫須賀軍港將呈非常熱鬧，該艦長百九十七米三，幅十八米四，吃水五百二米，排水量一萬噸，十二糎砲七門，高角砲四門，機關銃十二架，較諸英美之潛水母艦內容尤爲優越。

# 德國總選希黨勝利

## 希忒拉之競選演說

柏林十日電，德總理希忒拉氏今日在西門子斯塔克工廠，向九千工人發表一選舉演講。希忒拉開首即言，余乃汝輩中之一份子，余與君等同在一處生活，爲時已久，余刻正爲諸君並與君等聯合，實行余之奮鬥。氏力稱，國民社會運動之基本觀念，爲繼續階級競爭，而一單獨階級不能受利。氏又謂，「現有一同樣錯誤，即凡爾賽和約中隱含之階級競爭是也。緣該約志在永久保存一項條件，實行分開世界爲[illegible]部，即戰勝與戰敗。此同樣力量的運用，在昔日特指之爲階級競爭，在今日能可擴大範圍，施之於國際舞台之上。」德揆更鄭重表示，德國在一長時經濟奮鬥與疾病之後，若欲圖謀復興，則德之高唱和平，實屬當務之急。希氏言，「願世界無人判定余爲如此瘋狂，希望戰爭。余不知外國政客，當世界大戰時身歷疆場者，共有若干人，但余在戰時，曾飽嘗風味。余對戰爭，已有適當認識，余敢斷言，今日鼓惑外國反德與侮辱德民之人，不只未嘗身臨戰地，而一槍之聲，亦不曾聽聞」。關於德國謀得國外諒解一事，德揆發出一有力言論，謂德人無有威脅他國與侵犯他人尊嚴之思想。又云，設果世界有

人在今日感覺到本身受人威脅，則其即為德國與德人而已。「吾人最大之希望，即為國際恐慌，必須從速解決，各國可否與統一之德國握手，共同瑜加世界歷史，使有一新公正的紀載。多世紀以來，外國對於德意志內部同盟，可以屈指計之，最初為各王公，彼等皆為冷血，殘害自家人民。再後即為黨派與主義爭執，彼等常有聯盟。現在余向吾國之反動者，作一確實的表示，彼等在德國之聯盟，不能進行存在。」外方對德雖民事，關於德國之目的，頗多不良誤會，德揆於宣言中，已加辯駁，言雖民等在國為極無價值與無代表權之份子。希氏表示，願加入一切平等待遇之大會，一設余於兄弟國間，而不能為國人爭求平等與尊嚴，則余當自認本身為國民之罪人，德民亦如其他自尊之人，不願勉強，出席一切集會，為他人所不歡迎。」德揆語至此，采聲大起。希氏繼又言，「吾人必須受平等對待，而後吾人方可參與一切大會，現在君等可同余向世界上進行，並可嚴肅表示，吾人必須受平等對待，吾人之威嚴，不令任何人侵犯。殺吾人當下星期日一致為此，而後世人可以知道，彼等不以平等待德，則彼等即無望獲得德人贊議之利。「總理於言畢，即離會。在數[illegible]慶祝聲中，乘車返回總理公署。沿途市民擁立道旁，均欲一親希忒拉之英姿，汽車不能速行。據德勞工先鋒團總部報告，全國實業區工人五千萬名，一律暫停工作，敬聆總理之偉論云。

## 與登堡講團結對外

柏林十一日哈瓦斯電，明日眾院舉行改選，本晚與登堡對民眾發表演說。與氏略稱，德國人民內部分裂已久，明日德國人民將團結一致，與世界相對，共全體一致所希望者為和平榮譽，取得權利平等，受他國尊重，並能以工作從事內部之建設，此為多年以來未有之事。凡此要求，皆為德國所欲為其礎以改造其政治生命者，吾人欲保全榮譽，但吾人對於眞正之和平，亦熱烈希望之。外國方面所稱德國好戰之心理，乃為誣衊誹謗之辭，德國人民無一人感覺有從事強力之必要者。予認維持和平為對德國人民及全世界最嚴重之義務，吾人滿心希望和平，但必須以無損於德國之榮譽，並能使德國享受平等權利為條件耳。德國所以退出國聯，並非不願與各民族和平妥協，其所以有此舉者，不過欲對世界表示，戰勝國與戰敗國，有軍備之國家與解除軍備之國家，以及自由國與非自由國之間，不能常受不平等之待遇。吾人更欲表示世界如眞欲和平，眞欲妥協，則非以權利平等為其礎不可。明日德國人民將一致對外作有利之表示，使世界了然於德國所希望者為國家榮譽，為權利平等，為持久眞正之和平。吾國選民務一德一心，使世界各國明瞭德國人民現又從新團結，而吾人且願蒼天之佑，使德國統一能以持久也云。

## 希特拉大獲全勝

柏林十二日路透電，據希忒拉及其閣員眼光觀之，德國民眾已對世界證明彼等擁護國社黨所推行和平政策之誠意，此次普選，希忒拉已獲全勝，即被繫於獄中之犯人，亦一律傾向國社黨。聞政府方面對於政治犯能信仰國社黨主義，頗為嘉許，不久對政治犯或將下令大赦云。柏林城選舉之結果，擁護希特拉者有一百一十萬二百三十三票，與本年三月時國會選舉時之三十九萬八千六百八十七票，相差甚遠。宣傳部長為慶祝國社黨選舉勝利起見，已下令全國民眾於今日懸旗慶祝。選舉時唯一之不幸事件，即為德特蒙地方有一共產黨徒，發散傳單，因企圖逃避，乃被警察開槍擊斃。希忒拉之未來計畫，不久即將宣布。又電，選舉臨時最後之數字如下：全國計投四三·〇〇七·五七七票，其中贊同希忒拉國會候選員名單者三九·六五五·二八八票，作廢者三·三五二·二八九票，同時舉行公民大會，決定國民是否贊助德國退出國聯與裁軍會，結果為四三·四六四·四二零票，中書「是」者四〇·六一八·一四七票，書「否」字者二·〇五五·三六三票，又廢票七九〇·〇一〇票。

## 希忒拉受熱烈崇拜

柏林十三日電，自午夜之後，威廉街總理府前，以及附近各街，既集有大隊人眾，求見希忒拉氏，當德揆顯身於臨街窗中之際，羣眾歡呼慶祝，一齊脫帽，向總理致敬，並高唱國民社會黨黨歌。今晨一時，德政府頒佈下列通令，「現因德國人民一致依附希忒拉氏，與擁護其維持和平並榮譽之政策，故政府訓令國內所有公共機關，在今日懸掛國旗，以示慶祝。」德宣傳總長申請德國全體國民，一律懸掛國旗，以表宣示德國統

一偉大成功之證實」。又云，總理希忑拉氏在今日下午晉謁大總統興登堡，正式報告此次選舉之最後結果，當時總統表示熱誠感謝希忑拉氏之統一德全國人民運動成功，並希望今日所獲之鞏固基礎，能使建設一新德國之工作，節節前進，如此則祖國以及全國受益大矣。總理由總統府乘車回宅時，沿途受廣大民衆之熱烈歡迎，道路幾爲之塞。

### 將大規模改革憲法

柏林十三日路透電，昨日之選舉中，幾每百票內有九十三票爲贊成希忑拉者，故已使希氏成爲德國之主人，新國會中現無反對黨存在，德國已成爲國社黨之世界，一切官吏皆由國社會黨員充任。希氏現計畫大規模改革憲法，並爲行政便利計，依照法國之辦法，使德國成爲若干區域，一方面實行中央集權制，取消聯邦制度，統一警察管理，並取消邦議會，司法成爲獨立機關，教育及文化機關，均將統一於政府下，大總統及總理權，或將合併爲一，將總統之權，改爲一如美國總統者。全國教堂將於今晚鳴鐘十五分鐘，感謝上帝此次選舉之勝利。今夜某報謂，全世界上最有決心及團結一致之國家，現已一致立於一個領袖之下，要求其他國家，勿再以第二等國家之地位視德國云。新國會將於十二月初旬開幕，今日希忑拉分訪興登堡總統，巴本副總理及政府各領袖。

### 法報對德表示失望

巴黎十三日路透電，法國報紙評論德國選舉，表示失望，謂日耳曼帝國之虛憍，前消滅於大戰中者，今漸復活。「任帕特報」且主張法國佔據德國，以防再起戰爭。一般輿論以爲希忑拉星期五日所發之和平言論，係對英義兩國而發，恐義國或將傾向柏林，而拋棄日內瓦云。

## 關稅休戰又判死刑

### 英義兩國相繼廢止

日內瓦九日哈瓦斯電，英政府宣告於十二月七日起，廢止關稅休戰辦法，此項通知，業已送達國聯秘書處。日內瓦十三日哈瓦斯電，義大利繼英比兩國之後，伊亦通知國聯秘書廳，將本年五月間世界經濟會議籌備委會所訂立之關稅休戰辦法，宣告廢止。日內瓦十三日新聯社電，義政府退出本年六月在國際經濟會議成立之關稅休戰協定之事，已於本日通告國聯秘書廳。雖有荷蘭·愛爾蘭自由邦·瑞典·英本國之退出，及法國·丹麥之重要保留，乃現義政府又復通告退出關稅休戰協定 ，業已完全失去實效。

### 美報評論英之此舉

紐約十三日哈瓦斯電，英國宣佈取消關稅休戰事，「紐約論壇報」加以評論，謂各國多已取消關稅休戰，今又加一英國，從此關稅休戰，已等於完全消滅矣。此舉當視爲歐洲國家實行經濟國家主義政策之表示，蓋在世界經濟會議開會前，歐洲本已長有此種趨勢，全世界貿易之停滯，經濟復興之濡遲，均此經濟國家主義政策有以致之。其結果將使各國以提高關稅互相報復，世界商戰，必再接再厲。結語則謂，美國雖可以獨特之政策相應付，但不如力謀發展國外貿易爲佳。

## 鴉片會通過報告書

日內瓦九日哈瓦斯電，國聯會鴉片問題顧問委員會通過報告書，其內容包含下列數點：(一)違法販賣，(二)中國當局與各租界當局之合作，(三)滿洲與熱河鴉片之監察及麻醉藥品之販賣，(四)與一九三一年限制製造及調節分配麻醉藥品公約有關之各種問題，(五)盤谷會議及公約，(六)顧問委員會之組織等。鴉片顧問委員會向國聯會提出之報告書，將該委會第十七屆會議之工作簡略說明，第十七屆會議係於十月三十日開會，至本日閉會，小組委員會將於顧問委員會開會之前舉行會議，以審查各項報告及其他與違法販賣有關之文件。鴉片問題顧問委員會之報告書，請國聯會行政院注意下列各點：(一)世界各處秘密製造麻醉品之各種小工廠，(二)由遠東私向印度運輸之高根，有若干時曾經減少，現又增加，(三)由歐洲及遠東各口岸私向美國運輸之麻醉品，(四)違法販賣人避免檢查之新方法。美國代表因私販事，向委員會發表重要宣言，謂有人以自備之飛機，將含有酒精之飲料及麻醉品私自運入北美洲大陸云。報告書亦謂有人利用國

際臥車，私運麻醉品，應予注意，委員會對於私販麻醉品之商人，不主張開列名單，惟請該會秘書將扣留機關之報告書所載之索引，隨時加以補充。此項索引載有最重要最著名之私販人姓名，以及與某次私運案之關係。至中國當局與有條約各國之合作問題，委員會認爲關於立法事件及各機關所遭遇之困難必須爲補充之調查。委員會又以爲必須鼓勵中國當局與外國在華代表互换消息。委員會對於下列一事尤爲注意，即「滿洲」當局採取並頒布各種之辦法，其結果將使鴉片成爲一種專利，「滿洲」當局藉此增加重要收入。委員會接得報告，證明「滿洲」所行之政策，不惟使滿洲與熱河烟毒加重，且將危及他國。報告書又謂各主要出產國及製造國對於請求以麻醉品運往滿洲與熱河者加以嚴密之監察。最後委員會又建議請土耳其坎拿大及斯干底納維亞半島某一國參加顧問委員會，請行政院予以批准。顧問委員會於散會之前，對德代表之退會，表示惋惜，謂德國由製造上及商務上言，其地位極爲重大，其去留於顧問委員會工作之成敗，有極大關係，希望該國不久仍能參加合作，其代表所遺之缺額，暫不另補云。

## 印日棉　再遇頓挫

德里九日新聯社電，日印協定大綱決定後，爲審議技術問題而舉行之第十一次日印正式會議，於本日午後五時十五分開會，約討議三十五

### 十一次會議無結果

分即行散會。本日之會議，先由日本方面對於棉花購買基準量，棉布之品種，一年分兩期及匯兌問題等，提出以回訓爲基礎之修正要求，並予以說明。對此印度方面，以其有愼重考慮之必要，故保留於下次會議答覆，然於任何點印方均呈現受諾非常困難之狀態，故各代表全爲困惑。上述之中，尤爲困難者爲品種之問題，有與英本國接洽之必要，故下次會之日期，似於未定之下而散會。

### 日代表之最後提案

德里十日電通社電，日印會商於昨晚十時五十分開會時，日方即遵照政府回訓，作如左之最後提案：㈠以百萬包爲印棉購買基準，而廢除據置制度，定爲每購印棉一包，得輸入棉布二萬碼，且以一百三十七萬五千包爲購買印棉最高數量，四億碼爲輸入棉布最高數量。㈡對印方之品種別辦法，雖能贊同，但以顧慮印方立場，願將粗貨定爲百分之四十五，精製品定爲百分之五十，並承認其相互間之通融性。上述數字，係以去年至本年之日本棉布輸入實情爲基礎，印方對此，並未表示意見，而僅謂俟與當業者協議後，再行答覆。因之會議形勢，似又逆轉，而有再遭頓挫之象。

### 臨約滿期成立諒解

東京十日新聯社電，關於延長日印特別通商條約之臨時協定，業於十日午前零時滿期，日印兩國自締約以來，前後已歷三十年，現已陷於無條約之狀態，惟於德里之日印兩代表交涉之議事錄曾有日印兩國間雖陷於無條約狀態，但現行關稅仍不予變更等之保留字句記入，故將其作成公文書之事，日印兩國間業已成立諒解。依此雖陷於無條約狀態，但於實質上並不見有何影響。對於此項辦法，英本國政府亦未持何異議。

### 第十二次會議情形

德里十五日新聯社電，日印會商於今早十一時舉行第十二次正式會議，席上印方提出最後案之答覆，對於品種仍堅持分成四種之案，惟對於日本主張之各品種間之融通性，則予容納。換言之，即對於一品種之輸入，如超過規定量時，可將其超過之數量，由其他之品種扣除，以緩和各品種規定量之點，予以承認，次對於一年兩期之件，亦已承認日本之提案，即一期間之輸出量，如超過規定量時，可於次期增減之案，再次對於棉布之從量稅。印方則固執其所主張之案，對於從價稅與從量稅併用之事，加以反對，無允諾日本要求之意。一方對於棉花購買量問題，似亦固執印度案，毫未讓步。由上述觀之，除對於品種別之通融性及棉布輸出量可於次期增減等二點，允於讓步外，其他諸點，則仍固執原案，然本日之會議，日印間主張之距離，已有幾分接近。下次會期日未定，日本代表團已於十五日夜請訓，俟回訓到達後，預料本週末將可續開。又電，日本民間方面對於印度之露骨的藍開夏保護政策，甚爲憤激，強硬論漸見抬頭；緣因美棉豐收，且最近之棉價下跌，對於日本非常有利，故需要印棉之程度，已次低下，並且棉布行情，繼續強調，依賴印度市場推銷之

事，亦見薄弱。

## 美財長辭職之巨波

華盛頓十五日哈瓦斯電，羅斯福宣稱，財長伍定於本星期杪開始請假，時期長短不定，伍氏同任之前，部務暫由農業救濟局局長摩根陶代理。聞伍氏患喉病，醫生勸其遷地休息，以換空氣云。巴黎十五日路透電，衆視美財長伍定之去職，爲主張通貨膨脹派之勝利，蓋該派目伍爲彼等野心發展之制止機也。金融市場未受伍定辭職之影響，英國亦平準基金維持幣價之行爲，法人頗感之，蓋英鎊之穩定，較美元之穩定，尤有關係於法國也云。

## 美政府第一次破裂

華盛頓十五日路透電，羅斯福政府中之第一次破裂，現已發作。今日得悉財長伍定已於數日前呈請辭職，羅氏已決定給予休假，所謂休假爲保全顏面辦法。羅氏刻在實際上爲財部主人翁，雖已委任農村金融救濟局主任摩根陶爲代理部長，但摩氏不致掣羅總統之肘也。財次艾齊森亦辭職，目前摩氏暫代財長與財次兩職。官場謂，艾齊森自動辭職，以讓摩氏，據非官場方面則謂，艾氏反對羅總統貨幣政策故辭職。雖伍定與艾齊森意欲脫離財部之說，謠傳已數星期，但今日忽成事實，華盛頓人士聞之，恍似晴天霹靂。據羅總統宣布，伍定本星期杪起告假云。查參院調查摩根銀公司營業時，曾牽涉伍定，指伍定爲聽從摩根等勸告，經營投機事業而致富者之一，當時衆料伍定將因此辭職，但伍定依然未去。伍定近患喉症，常由專家診治，數日前上書辭職，但羅總統不接受之，惟建議暫時罷脫一切行政事宜，而專心休養，於是有今日伍定給假之宣布，雖然，伍定一去，不復返矣。

## 倫敦關切美方發展

倫敦今日對於華盛頓之新發展，至爲關切，蓋以伍定與艾齊森二人皆爲主張穩健貨幣者，如不長財政，則恐有貨幣逾出正軌之結果，美國金價之未有更變，今日已使美元倏呈起色，英國匯兌平準基金不復用以維持金幣，但爭購英鎊之潮流，又復湧起。加以華盛頓傳來財長易人之消息，美元遂又轉波，而違英鎊一枚合美幣五元四角一分半之新低度。艾齊森爲前駐土國美大使之子，年僅四十二，在閣員中比較爲年少者，曾受教育於康乃爾大學，後入海軍界，大戰時供職海軍，追隨羅總統多年，曾任紐約州農業顧問會會長。

## 古巴之亂蔓延不已

### 武裝團體嘯聚爲亂

哈瓦那十一日哈瓦斯電，古巴政局仍未安定，叛黨原擬推舉伊都拉爾德爲總統，伊氏現與多數叛黨隱匿無蹤。城中若干街道上，時聞槍聲，陸海軍士兵仍有死傷，各黨黨徒之屍骸在屋脊上暴露者，爲數頗多，現有屍骸五十具，尚未查明來歷，失蹤之人爲數亦衆。境內又有武裝團體，嘯聚爲亂，即如前衆議員馮多賴率領三百餘人在桑達克拉拉省活動。前總統曼諸克爾黨首領阿爾馬斯在瑪崎查斯省起事，政府軍隊現方剿擊阿氏，此間A·B·C·黨，殆已消聲匿跡，當道已令拘捕該黨黨徒。本日又有陸軍退伍軍官三人，警察長四人被捕，據一般人估計，除退伍軍官不計外，共有二十人在杉島禁錮，國家主義黨現爲全國最重要政黨，該黨領袖曼狄艾大約將宣布中立。古巴輿論對於任何運動其目的僅在更動統治人員者一律表示反對。

### 古亂與英美之態度

華盛頓十三日合衆社電，本日民主黨上議員金氏赴國務部，請求立即將駐古巴大使魏爾斯召回，金氏於要求召還魏使外，並請承認桑馬丁政府。氏稱，目前美國對古政策將引起干涉，魏氏曾建議反對予桑馬丁政府以未成熟的承認。國務部人員對金氏之要求，已允予以考慮。按金氏對外交事件，在上院中素有敢言之目。倫敦十三日路透電，今晚下院開會時，曾討論古巴之時局，此問題由保守黨議員陶倫爾提出，外次艾頓答稱，政府近在密切注視古巴之現局。但據陶氏建議，與美政府會商，以期免再喪失人命一節，在目前出之毫無裨益。據古巴英使報告，該處英僑無一死傷，日將以相當方法，保護英僑生命。

#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起
至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止

（記者）

十一月十日　星期五

▲黃紹雄過不康自綏赴百靈廟。

▲張繼代表中央在贛行營頒授剿匪榮譽旗。

▲汪兆銘在立法院報告外交情形，謂中央外交政策始終不變。

▲日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來津，謁于主席談戰區問題。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六

▲羅文幹抵津。

▲董康抵東京，將作學術講演。

▲岡村自津飛往長春。

▲中國地質學會第十屆年會在北平清華大學舉行。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日

▲黃埔一號機在京舉行命名禮。

▲上海舉行中山銅像揭幕禮。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一

▲何應欽來津邀宴各界聯歡，到者多在野要人。

▲杉村陽太郎抵粵，訪粵軍政當局。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二

▲羅文幹自京啓程赴贛謁蔣。

▲何應欽自津返平。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三

▲連日政訊，汪兆銘談各中委有盼胡漢民入京意。

▲中政會議決修正北平政整會組織大綱。

▲北平各界假歐美同學會，爲英公使藍森餞別。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四

▲林主席乘英瑞艦自閩抵京。

▲羅文幹抵贛謁蔣。

# 論評選輯

## 窮幹與硬幹

連日紛傳中央與地方政府將有部分改組之說，又傳粤方文武要人與京方，將有若何合作之事，在此沉悶之時局，苟安之現狀中，世人聞此傳說，不免有多少衝動，然亦適成其爲衝動而已，不足以引起希望也。今日之局勢，在政治上非有發聾振聵另劃一時期之新舉動，引起全國國民一種更生的希望心，上下奮發，一致興起，絕不能改換局面，別開生路，唯有相習苟安，坐待崩潰，已爲人人默喻共契者，而此種新舉動，則決不是某要人代替某要人，抑不是某要人與某要人又可合作，或再告決裂，更不是部長調主席，主席轉部長，甲乙升降，新陳代謝，如看陞官圖擲骰子變化，所能引起國民之希望者，亦屬明瞭。至少至少，出來的人物，新人也好，舊人也好，整個的國民政府，要非因此別具一種精神，決不能挽回今日之頹勢，則固無可疑者也。須知現在國民所需要之人物爲何？不是高談主義者，不是喜發空論者，不是倚老賣俏者，更不是養尊處優者。要的是能「窮幹」者，要的是能「硬幹」者。蓋在今之苟安局面下，爲政者幹字是第一要義，祇說不幹，要來何用，然如此之財政狀況，祇能闊幹的人，亦等於不幹。故非能窮幹者不可，如此之政治環境，祇能敷衍幹去的人，又等於不幹，故更非能硬幹者不可。何謂窮幹，即日本荒木所謂「喝稀飯」精神，日本之强如此，今日尚擬提倡此精神幹下去，以中國之弱，民困國窮已至此，又不幸與此「喝稀飯」精神之國家爲鄰，若尚欲以歐美式生活，來幹中國式的政治，甯有幾希之幸？必至無事可辦，坐以待亡。故吾人以爲今日中國第一需要之人物，是能窮幹者，凡要做政府首領者個個先要有「喝稀飯」精神，來應付個人生活，改換政治環境，北伐之初，何嘗籌有若干軍餉，南京政府成立之始，何嘗籌有若干政費，彼時軍事政治之精神，較之今日，相差幾何，政府現可籌經費若干，政府人物，應該知道，就此範圍，窮幹起來，以身作則，不問其他，官吏不必責其廉潔，而自然廉潔，社會奢侈風氣，不必期其革除，而自然革除，乃至軍隊爭餉需，學校鬧經費，自然而然，將感覺不合時宜。須知甘地赤身露體以本來面目衣冠見英皇，不是若何失禮之事，或轉爲受人尊敬之舉，極端言之，祇要我們窮幹得好，請外國大公使坐冷屋子，硬板凳，也不算若何羞恥之事，所以中央也好，地方也好，上級機關也好，下級機關也好，凡是說經費少幹不下去的人，我們主張趕快請他走，不過有一個條件，這個窮幹精神，是要從上而下的，自己坐軟椅子，要責成別人坐硬板凳，向來政府這種老宣傳法則是無効的，要實實在在自己做起來。然如何能够窮幹，更必先要有硬幹精神，就是汪先生所說「跳火坑」精神，一個人硬幹決心，到了跳火坑，猶

眞是一切可以不顧了，就人之方面言，甚麼是黨徒，甚麼是親戚，甚麼是朋友，都可以不必敷衍，就事之方面言，甚麼叫容易，甚麼叫困難，都可以不必顧慮，祇要這事件應當辦，就辦起來，祇要這機關可以裁，就裁起來，若果專在火坑邊發愁，以爲這個人要敷衍，那件事要躊躇，這不是跳火坑，是看火坑，如何能硬幹？更如何能窮幹？吾人甚希望國府新舊要人，實行汪先生跳火坑精神，便是遵從孫先生「大無畏」之遺訓，大家硬幹起來。須知病到垂危，不是金銀花一錢，竹葉五分，所能治好的，大黃半斤，硭硝四兩，一劑猛度的瀉藥，也許有起死回生之望。要之，國民黨領袖，應該知道十五六年間之革命成功，一般人民不全是佩服甚麼主張，崇拜甚麼偶像，是覺得彼時這個國民黨團體，能窮幹，能硬幹，那不能窮幹硬幹之北方政權，應當讓與他去幹，不料數年來多少革命黨變成了官僚，多少官僚冒充了革命黨，不能窮幹，不能硬幹，許多領袖甚至祇說而不幹，人民之失望若何，國民黨人當自知之，若果國民黨尚欲保持政權，盡忠國事，吾人亟希望國民黨趕快造就兩個口號，事實上履行之，一個是「不能窮幹的人走開去，」一個是「不能硬幹的人走開去，」若僅僅在政局上，發生若干地位上分配，若干人物的變動，是絕對引不起人民希望心的。以中國現狀而論，天下終究是應歸窮幹人硬幹人手裏的，一般生就「太平宰相一福命之政治家，大可不必胡思亂想，倒行逆施。

（錄十一月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 今日舉行總投票

超出□倍 各銀行，借□

因要求軍備平等，未達目的，於上月退出裁軍會議及國際聯盟，並定今日舉行總投票及議會選舉，而以政府對外政策訴之國民全體。兩旬以來，國社黨宣傳工作之緊張，爲歷次總選舉所僅見，希忒拉氏前日對勞動者爲最後之競選演說時，且令全國各工廠各商號之工人雇員自午間十二時至一時一律齊集傳聲筒前，靜聆政府宣佈政策，所有全國車輛船隻之交通，以至徒步之行人，亦須於正午十二時各地工廠鳴放汽笛，通知希特拉氏演說開始之際，停止一分鐘，以示擁護政府之意。八十七老翁興登堡氏更於昨晚作廣播演說，呼籲全國，團結一致，援助政府，即放律德爾，亦將於今午在德國總會齊集，舉行全體大會，爲信任希忒拉政府之表示。觀其宣傳方式之新穎，與夫運動範圍之廣大，可知德國朝野內外，對於今日投票之結果，異常重視也。

德國近年總選舉之頻繁，不特爲並世各國無可比擬，殆亦爲議會政治史上開一先例。人民對於投票選舉，一方以爲國庫支出浩繁，大率徒供黨派競爭之耗費，一方感覺歷屆選舉結果，不必盡關國計民生之大計，故精神上殊不感若何濃厚之興趣。遞年迭次選舉，參加選民所以能超過百分之七五或八〇者，蓋完全由於「選民放棄公權，政治即將發生不良影響」之一念所驅使，非必衷心贊成政府之舉措而參加也。惟今日之總投票，則全國人民必將踴躍參加，投票總數，且必遠逾於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日沒收王族財產案之總投票，何則？蓋七年前之無條件沒收各邦王族財產案，雖爲左派各黨所極力主張，猶爲思想頑舊者之所不隷贊同，而今茲希忒拉政府之要求軍備平等，則實符全國人民一致之願望也。職是之故，今日總投票之結果，希忒拉政府之對外政策，必能獲得最大多數人民之擁護，要無疑問。而究極言之，則希忒拉政府以大勢顯明如軍備平等問題者，轉而訴

# 采風錄

國風社選

答疑盦同年　　拔可

君詩。出。肺。腑。未可。喻。行。路。何物。以。要。之。百茹。艱。一。吐。惟君。賁。其。短。迫促。不。可。屢。心知。必。來。歸。故縱。使。自。赴。窺君。淵。沖。器。豁達。攬。恒。度。九能。就。禮。辟。捫腹。待。徐。布。邊才。安。足。掩。大事。當。可。付。云胡。便。歸。休。未老。擬。遲。暮。天都。對。戶。牖。性與。山。有。素。檀干。萬。柄。荷。搖筆。即。風。露。逃名。更。焉。往。豈亦。厭。壓。務。孤生。坐。少。歡。氣類。恥。輕。附。范丹。餘。一。甑。已破。不。忘。顧。手裁。劉。尹。樹。飽閱。幾。世。故。潔身。終。空。言。道乃。在。自。汚。幸勿。憫。吾。勞。骨相。天。所。賦。

癸酉重九掃葉樓登高拈韻得藥字　　鶴亭

山樓。石。城。西。煙水。致。寥。廓。題糕。循。故。事。風雨。幸。不。惡。昔賢。韜。晦。地。不謂。專。一。壑。想此。居。誅。茅。想此。行。帶。索。想此。逃。姓。名。忍饑。劚。山。藥。登臨。凡。幾。輩。過眼。風。掃。籜。吾儕。如。病。葉。暫得。條。柯。託。西江。八。十。翁。雖老。健。腰。腳。前年。別。匡。廬。再至。負。一。諾。人生。水。上。萍。聚散。風。所。約。及茲。聚。未。散。且復。辦。行。樂。依前。牛。首。山。排闥。入。簾。幕。

癸酉九日清涼山掃葉樓登高以龔半千半畝園詩分均得事字　　纕蘅

游車。塡。咽。靈。谷。寺。誰愛。淸。涼。有。殊。致。僧樓。占。斷。一。山。秋。憑檻。江。天。娛。坐。對。斜陽。終。古。不。移。影。十廟。興。亡。送。鴉。背。我來。白。下。訪。殘。僧。郤喜。逢。辰。共。高。會。連陰。頓。霽。儻。開。天。過午。巖。腰。盛。車。騎。西江。一。老。笑。口。開。(原謂散翁)此會。疑。爲。此。邦。最。逃。虛。肯。信。人。迹。稀。摶沙。翻。慶。德。星。萃。世兒。攘。臂。論。洛。蜀。豈識。九。州。皆。氣。類。諸賢。都。是。過。江。人。莫對。新。亭。攬。危。涕。明年。此。日。更。登。高。一任。悠。悠。嘲。好。事。

靈林招遊石門澗(有瀑在天池鐵船兩峯間)　　什公

噴出。天。池。泛。鐵。船。珠光。錯。落。望。中。懸。直疑。碧。漢。無。多。路。合署。靈。山。第。一。泉。馬尾。黃。巖。差。並。數。鶴峯。青。玉。半。虛。傳。新晴。陡。覺。吟。懷。暢。塔影。松。聲。落。盞。前。

九日掃葉樓宴集不與分得求字　訒盦

頹闇。蕤。屐。集。高。秋。九日。同。登。掃。葉。樓。湖水。儻。如。人。意。活。山容。得。似。舊。時。不。新。亭。風。景。增。蕭。瑟。廬。阜。耆。英。歷。輩。流。咫尺。追。陪。竟。無。分。祇。應。開。徑。待。羊。求。

奉和纕蘅同年閣中書感均　翼謀

郎當。飽。老。笑。登。場。貢。樹。俄。經。廿。四。霜。國。祚。[illegible]。祈。綿。衛。越。儒書。差。不。愧。申。商。文。章。事。敢。論。千。古。天。地。心。期。復。一。陽。敬佩。箴。言。思。在。莒。功。風。名。雨。淡。相。忘。

中秋夜雨渡江返武昌　釋堪

中秋。無。月。亦。尋。常。冷。雨。飄。鐙。斷。客。腸。波。遠。尚。明。垂。圯。閣。雲低。直。壓。送。歸。航。羞。持。薄。酒。酬。歡。節。月。借。殘。書。入。睡。鄉。兒女。長。安。應。念。我。小。庭。涼。露。溼。衣。裳。

翼如鶴亭纕蘅秋岳諸君約往白下登高余初回吳門懶復出游就近赴費仲深虎丘之招以四十字謝翼如諸君　石遺

堅約。登。高。去。（纕蘅書再三至）清涼。掃。葉。樓。病。來。剛。制。酒。懶。復。續。前。遊。虎。阜。千。人。石。山。塘。七。里。舟。長。房。從。縮。地。報。向。致。書。郵。（清涼山予所屢至）

九日清涼山掃葉樓分得狂字　達夫

秋色。亦。可。愛。野。陰。山。半。蒼。客。來。軒。坐。迥。風。定。茗。園。香。高會。宜。千。古。名。篇。壽。此。堂。不。須。花。插。鬢。吟。嘯。足。清。狂。

汴梁旅次祝逸老生辰　次公

節後。霜。花。著。意。新。天。教。留。骨。拜。詩。人。欲。持。嵩。少。清。秋。色。換取。中。原。百。萬。春。

壽散原丈　志希

詩伯。文。星。一。代。宗。烟。雲。常。爲。護。喬。松。而。今。五。老。名。當。易。此是。匡。廬。第。六。峯。

臺城路（癸酉重九日集清涼山掃葉樓以龔半千半畝園詩分均得歲字）　蕣怡

西風。嗚。咽。寒。潮。急。漫。天。亂。雲。催。起。雁。度。平。沙。蟲。吟。暗。葦。舊日。游。踪。難。記。危。樓。徙。倚。算。把。酒。盈。尊。幾。番。醒。醉。那。角。臺。城。戍。旗。曾。照。大。江。水。　南朝。無。限。往。事。一。般。興。廢。感。都付。深。喟。露。草。年。光。霜。花。詞。卷。空。換。悲。秋。身。世。蒼。涼。似。此。只。黃。葉。聲。中。鬢。絲。添。易。笑。語。盟。鷗。乍。逢。還。問。歲。

#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 藏園檢理殘書記（續）

論衡一册。存卷一至三、

明通津草堂本十行二十字、白口雙闌、有賜硯齋、牛坤字次元、老隱於平谷、大興牛坤之印、次原藏書、各印、

皇明文衡一册。存序目卷一至七、

嘉靖刊本十二行、二十三字、白口單闌、首題銜三行如下、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鄖李文會重校

按此從成化本翻刻者、目後有牌子照錄左方

皇明文衡一書、原板出在金陵、迺於我朝名賢之所著、纂集百餘卷、其間載有聖道治度詔誥表章詩書禮樂詞賦碑銘序文形物議論諸事類正後跋俱全集也、今書坊宗文堂購得是本、命工刊行、以廣其傳、四方君子、幸爲鑑焉、　時嘉靖八年孟春月穀旦　本堂　告白

高奇往事一册。存卷八、

括蒼何鏜輯、明刊本、十行二十字、存奇林門奇識一百三十二則、采子史百家故事、然不注本書、明人通習如是、

樊川文集三册。存卷三至十四、凡十二卷、

明翻宋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

文公禮儀節三册、存卷一、卷七、卷八、

明丘濬輯、正德刊本、八行十六字、黑口四周雙闌、前有成化甲午瓊山邱濬序、次引用書目。次文公家禮序、卷八末有書坊記十行、錄如左、

家禮儀節、初刻於廣城、多誤字、後至京師、重校改正、然未有句讀也、竊恐窮鄉下邑、初學之士、卒遇有事、其或讀之不能以句、乃命學者、正其句讀、適福建僉憲古岡余君諒以事來朝、謂此書於世有益、持歸付建陽書肆、俾其翻刻、以廣其傳云、成化庚子秋八月吉日謹識、

正德戊寅孟秋吉日、直隸常州府重刊、

楚辭集註五册。存卷一五六七八、辨正上下、反騷、凡八卷、

明翻宋本、十行十八字、白口雙闌、有中央錢氏攷藏印、錢氏叔寶、懸磬室、錢穀、諸印、

唐雅三册、存卷十三至十七、卷二十四至二十六、

明嘉靖刊本、九行十七字、白口雙闌、每卷次行有大明嘉靖壬子歲直隸常州無錫縣管板一行、此書大字精整。頗宜老眼。

黃帝內經靈樞二册。存卷九至十六、又二十一至二十四、凡十二卷、

明翻宋本、十行二十字、白口雙闌、每卷附音釋、

杜工部詩一册、存卷二三、

明正嘉間刊本、九行十七字、注雙行同、白口單闌、按注文有王洙黃鶴蔡夢弼諸家、又有評語、當是須溪也。

歷代文粹一冊存卷七。

明刊本、十一行二十字、白口雙闌、板心注字數人名、

水經注一冊存卷九至十一。

明黃省曾刊本、十二行二十字、白口雙闌、

三禮考注二冊存二十八至五十一。

明刊本、十一行、二十四字、黑口四周雙闌、

錢塘集一冊存卷四五。

明刊本、十行十九字、白口單闌、此本字體方整、與通行本不同。

淮海集一冊存卷八至十一。

明刊本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雙闌、

此寫刻本與張綖本不同。

淵穎先生集一冊存卷四至卷六、

明嘉靖刊本、十一行二十二字、白口雙闌、從元本翻刻者、元本爲宋璲手寫、精雅絕倫、此特存形似耳。

鄂國金佗稡編一冊存卷一至三、

明翻元本九行十七字、黑口雙闌、前有嘉靖壬寅張鏊序、又戊午黃日敬序、卷中空葉斷板甚多。

元史節要二冊存卷六至十四、

明翰林編脩張九韶美和編輯、七世孫進士克文宗質重刊、庠生兗文宗周校閱、明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闌、

通鑑前編三冊存卷一二、又卷十五至十八、

金履祥編、元刊本、十行二十二字、黑口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人名、前有天歷元年金華許謙序、又進書

表、有成化十二年南京吏部補刊之葉。

易經旁訓二冊存卷二三、

明刊本七行十七字、卦名占雙行白口四周雙闌、此本雕鐫古雅。頗類宋刊。

儀禮鄭注一冊。存卷七八、

明嘉靖徐氏刊本、八行十七字、白口四周雙闌、注雙行、不附音釋、每卷後記經注字數、

周禮鄭注二冊。存卷四五、

明翻岳刻本、八行十七字、注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闌、注後附音釋、左闌外有耳記篇名、卷中刻有句讀、

唐宋文二冊。不分卷、

明人寫本、藍格棉紙、十行二十一字、所錄皆序記之文。字體疏古可玩。

列傳一冊。存四十五至四十七、

藍格明鈔本、九行二十字、傳後有蟫衣生論、是郭子章所撰、

唐王建集一冊。存卷四至八、

明嘉靖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雙闌、此唐詩二十六家本。

春秋繁露一冊。存卷一二、

明刊本、九行十七字、白口四周雙闌、前有嘉靖甲寅四川布政司右參議永寧趙維垣序、此是兩京遺編本。

春秋繁露一冊。存十四至十七、

明刊本、九行十七字、黑口四周雙闌、

吳興掌故集五冊。存卷四之七、卷十一之十七、

明九靈山長徐獻忠輯、延州布衣吳夢暘閱、後學茅獻徵校、明刊本、八行十六字、白口雙闌、此書劉氏嘉惠堂有新刊本。

# 凌霄一士 隨筆

咸豐帝於戊午順天科場案，治以峻法，所謂「積翫之後，振之以猛」也。此獄最不幸者，蓋爲副考官程庭桂之子炳采。如薛福成「庸盦筆記」云：『……孚恩素與程庭桂相善。方言路未劾之前，孚恩馳往見庭桂曰：「外間喧傳此科中者條子甚多，有之乎？」條子者，截紙爲條，訂明詩文某處所用之字，以爲記驗。凡與考官房官熟識者，皆可呈遞，或輾轉相託而遞之。房考官入場，凡意所欲取者，憑條索之，百不失一。蓋自條子興，而糊名易書之法幾窮矣！庭桂聞孚恩之言，以爲無意及之，乃答曰：「條子之風，不始今日矣，奚足爲怪？今科若某某等皆因條子獲售者也，某某等皆有條子而落第者也。吾輩衡文取士，文章之力仍居七八，條子不過輔助一二耳。」孚恩問：「然則吾子亦接條子乎？」庭桂笑曰：「不下百餘條！」乃出而示之。孚恩曰：「盍借我一觀。」袖之而去。不數日，孚恩奉旨審問此案，按條傳訊，株連益多。庭桂之次子秀，嘗遞數條。孚恩謂但到案問數語即無事。庭桂召其長子炳采謂之曰：「汝弟氣性不馴，若令到案，必且獲罪。汝姑代弟一行，陳公與我至厚，必無事也。」炳采既到堂，孚恩窮詰不已，且命用刑，遂一一吐實。而孚恩之子亦有條子託庭桂之次子遞之。孚恩知不能隱，奏請迴避，嚴議，並請革伊子景彥職。詔即革景彥員外郎，孚恩交部議處，毋庸迴避。（按上諭：『陳孚恩奏，派審案內，牽涉伊子，自請迴避，嚴議，並請將伊子革職一摺，據稱審訊平齡案內副考官程庭桂之子程炳采供

稱陳孚恩之子陳景彥有交伊倢子之事，經陳孚恩嚴詰伊子屬實。刑部候補員外郎陳景彥，着即革職歸案辦理。陳孚恩並不知情，著改爲交部議處。此案關涉陳景彥之處，陳孚恩著照例迴避，餘仍秉公會審，毋庸迴避全案。」）孚恩乃請載垣等設法開釋其子，而擬炳采以重辟。……程炳采旣出獄，將赴西市，乃大哭曰：「吾爲陳孚恩所紿，代弟到案，以至於此。陳孚恩諂媚權姦，吾在冥間當觀其結局也！」聞者皆爲揮淚。」他家記載，亦頗謂炳采代弟伏法事，可謂慘矣！大獄之成，京朝官羣切齒於肅順輩。迨肅順以政爭被誅，衆益隨風詆斥。陳孚恩坐肅黨獲重咎，受謗亦益甚。諸家記其事，蓋有未可盡信者，宜分別觀之。炳采之弟秀，此獄倖逃法網，後竟成同治甲戌進士。李慈銘甲戌五月初十日日記云：「……又有江蘇人程秀者，故副都御史庭桂之子。咸豐戊午，庭桂主順天試。秀在外招搖，收受關節。是年科場事發，庭桂初不爲意，以秀年尚少，恐質證吐實，令其長子工部主事炳采代之赴質。王大臣載垣端華陳孚恩等嚴鞫之。炳采不勝刑，自誣服。並逮庭桂入獄，考訊。獄上，皆坐辟，而秀宴居徵逐倡優自若也。炳采竟伏法。庭桂戍軍臺，赦還，旋死。秀入貲爲戶部主事，丁卯中順天舉人，今亦成進士，以原官即補矣！」可與薛記參看。

戊午科場案之軼聞，慈銘光緒壬午正月十七日日記云：「……是日坐次談戊午科場之獄，有兩事可入「前定錄」，爲記出之。武陟毛尙書昶熙，由道光乙巳翰林至給事中，未嘗得一試差。戊午七月，已捐俸截取道員矣，八月派順天鄉試監試官。初派內監試，以同考官有編修上書房張桐，新結兒女姻，未過帖也，毛以迴避事詢之主考監臨，皆不知，乃咨吏部。吏部言：例文無之，惟某科亦有似此者，以內監試調外監試，可如故事行，不奏請也。於是初派外監試御史尹耕雲調內，而毛調外。未幾提調府丞蔣達與監臨府尹梁同新鬨，於初十日出闈，即以毛爲提調。蔣旋革

職，即擢毛府丞，至今官。而尹以是年關節事發，坐失察降二級，調用光祿寺署正，遂偃蹇十餘年，始以保舉得河南道員。又數年，補河陝汝道，旋卒於任矣。編修浦安與刑部學習主事羅鴻譯之交通關節，由於兵部主事李鶴齡。其造此謀者，肇慶舉人龍某，鴻譯同郡也。鴻譯駁豎，不知書，亦無心問場屋。其祖某任四川夔州知府，饒於財，龍與同鄉京官皆沾匄之。戊午八月之初，龍語羅必入試，「我爲若覓關節，可操券中也！」時科場積弊，以此事爲酬應。凡主考同考親故皆編給之，亦不必果驗也。甚或有內憎其人及避嫌恐出其門者，反以此爲識而黜之。廣坐官廷，公言不諱。時香山何總督璟方爲御史，龍與同鄉，最習也，欲以屬之。一日凡四詣何不值，乃詣李告以故。李亦肇慶人也，以癸丑庶常改官，方記名軍機章京，素喜事。次日簡同考官，浦與李同年也，遂居間爲關節，竟得中。及事發，有旨交步軍統領衙門傳羅質訊。羅謀之龍。龍本昏狂，以此爲細故也，語羅：「但直言之，無它慮！」羅如其教，敘供甚悉。及浦李赴質，已無能置一辭矣。羅浦李皆伏法。龍幸免，數年爲江西知縣，以事自縊死。而何外擢道員，今爲閩浙總督。前一事，毛尚書親爲陸漁笙言之。後一事，孺初時居瓊州館，與李爲辛亥同年，皆目見之。」此所謂有幸有不幸。毛何並官至一品，璟以甲申之役獲譴，未能以功名終，昶熙則壬午二月卒於兵部尚書任，予郵諡焉。浦安爲清末大學士那桐之父。

關於條子者，「庸盦筆記」又云：「當咸豐之初年，條子之風盛行。大庭廣衆中，不以爲諱。敏給者常制勝，樸訥者常失利。往往有考官夙所相識，闈中不知而擯之，及出闈而咎其不遞條子者。又有無恥之徒，加識三圈五圈於條上者。倘獲中式，則三圈者饋三百金，五圈者饋五百金。考官之尤無行者，或歆羨之。余不知此風始自何時，然以余所見，則世風之下，至斯極矣。識

者早慮其激成大獄，而不知柏相之適當其衝也。然自戊午嚴辦考官之後，遂無敢明目張膽顯以條子相授受者。迄今三十餘年，鄉會兩試，規模尙稱肅穆，則此擧不爲無功，然肅順等之用意，在快私憾而張權勢，不過假科場爲名，故議者亦不以整頓之功歸之也。』蓋亦深以此獄之興爲然，惟不敢爲肅順輩訟直，則以西后當國，當時立言之體如是耳。又歐陽兆熊筆記云：『自咸豐戊午科場案未發以前，京師關節之風甚熾。凡翰詹科道部員中有考差可望入房者，親友相率送條子，以圈識之，每一圈爲百金，有多至三十圈者。亦有京官自送與公車者。得雋後，如放外官，望納年例。相習成風，恬不爲怪。裝成小摺，携帶入闈。各房互相尋覓，即粘藍批鼎薦。俟關節中滿，始得認眞閱卷，以故雖素負文名之簾官，取中亦鮮佳卷，其精神全注條子故耳。道光庚子，予與邑人李君赴計偕。有某侍御者，李君受業師，亦與予交好。一日同車過訪，侍御呼予進內診疾。診畢，侍御書硯作「也歟聖懷」四字，囑嵌三篇末及詩中擡頭兩處。予婉辭之曰：「荒疎日久，實不敢獻醜。」回寓後，李君問：「吾師有何言語？」予以實告，且云：「已却之矣。」迨揭曉，兩人均落第，又同往侍御所。侍御向李君咨嗟歎息，謂：「此卷幸落謝方齋房中，一覓即得。文甚佳，惟詩中兩字被潘相挑出。旋囑方齋再薦經策，仍以此兩字被黜。可惜，可惜！」李君以其卷未出房，茫然不知所謂。予以關節並未嵌上，更不知此語何來，因借至禮部領落卷示之。李君則嗚咽曰：「嗚呼！此乃余自作自受，豈非天乎！予於初六日早聽宣時，悄至侍御宅，將「也歟聖懷」四字改作三「蓋」字，作承題起處，乞師母拆開家人帽簷藏之。師母並囑專覓此卷，勿顧他人。此事神不知鬼不覺，不料君無心暗合，致令予卷永沈海底，而君亦復爲而不售，豈非天乎！」此爲關於條子關節之一則小故事。其所叙戊午前之頹風，可以合觀。不有咸豐帝之英斷，更不知伊於胡底矣！

原书缺页

於是二十三個手足爲鐐銬纏裹口中被布片堵塞的年青人，十二個荷槍兵士，一個排長，一個監刑的副官，一同沉默的走到軍工廠堆積材料的廠房子前面，一堵土牆邊，把二十三個人編排在牆下，十二個兵士退後十步成一排，在一聲呼哨的知會下，響了八十餘槍，一羣年青人倒下去，完事了，幾個兵士方用手電筒晃著，解除了每個人手足的鐐銬，且拖曳到數尺外白日裏預先掘就的土坑裏去，再把旁邊的泥土蓋上，兵士們作完了事，便携著鐐銬走了。

當解決這二十三個人時，正細雨霏微，到半夜裏則落了大雨。

關於這事從監獄中在押的左翼作家×君的信上，也有過相同的報告。這個×君當天下午六點時，還與海軍學生拘押在同一屋子裏，七點鐘海軍學生離開監獄時，還以爲自已將過南京，故囑咐×君帶信出外邊去給我們，要我們趕快過南京去設法。且在當天半夜裏，×君與其他獄中人皆聽著一陣槍響。但從獄卒間傳來的消息，則又說這槍聲乃槍決一批土匪，並非那二十三個人，那二十三個人的確已押過南京某處了的。

得到這個消息後，我便同×女士過××××李家去找丁玲，那時節天已漸黑，在李家樓下，見著了丁玲。她正在小孩子身邊調理奶粉，一見我們神氣，就似乎明白了×女士來此的用意。但又似乎是每一個來看望她的朋友方面，皆能引起她這種感覺。

「請隨便坐，×小姐。」

×女士却不即坐，走到小孩搖籃邊去，逗弄小孩子，「樣子眞乖，四個月了罷?」

「三個月還不到！」

「一看就是個男孩子神氣，多可愛！」

「聲音大，食量大，將來只好作工去！」

「吃奶粉嗎?」

「吃得厲害！大人還來不及洗刷瓶子，他又餓了。一個小孩子眞不容易照料，眞是對於我們這種過日子的人一個嘲笑！」

她雖一面同×女士談著小孩，一面却在我臉色上找尋希望。我不能一開口就說出那個事實。我不便如何開口，來報告這件事，就只好代她照料到小孩，儘她去同×女士談話。

她們談到×女士用錢向某方面買公道的事情，×女士就問：

「丁玲先生，胡先生怎麼樣了呢?」

「都說完了，」說時她似乎不能抑制自己那點感情，就用做作而成的微笑，掩飾到自己。過後又問：「你聽到什麼消息?」

×女士說：「聽同鄉說，……報上不是說用蔴袋裝好那麼抛到江裏去了嗎?不知是眞是假，那麼殘酷，眞是一羣獸物！」

「一羣獸物還會作出比這聰明一點的事，是不能希望的！」

「他們並不宣布罪狀！」

「有什麼可宣布的?犧牲的年青人正很多，內地各處每一天皆有可怕的屠殺，這里只二十三個，旁的地方不止十倍，你在廣東，廣東沒有這種屠殺嗎」?

「……」×女士顯然不能再說什麼了。

我就說：「我們從她那個批發公道的同鄉方面，得到個新奇消息。」

丁玲望望我又望望×女士，便說：

「我明白了，那事情實在了，」說時她趕忙走到小孩身邊去，把小孩子抱起，貼到胸懷間，

「我明白，我明白。你說，究竟怎麼樣。」

「×小姐你說。」

×女士於是把從某同鄉處聽來的一切，再說

給她聽一次。說到幾人耳聽法官宣布南京來電後的沉默情形，大家皆覺得心中被什麼東西重重的戳了一下。

住在樓上的李×夫婦，皆趕下樓來聽新消息，聽×女士說及這件事，作太太的那一個，便開始憤恨的責罵起××方面來，以為海軍學生，既無罪狀可以宣布，不應得到這種待遇，即或被槍斃了，應當儘屍主親友知道屍骸所在，自己好去收殮，將來小孩子長大了，也方知道有個爸爸。並且說了不少類乎這種使人難過的話語。×女士也以為人既被殺了，也應當將被殺過的屍身交出，得出一個着落！兩個女人自然皆因為不知道如何安慰身邊的一個，方說出這些使丁玲只有苦笑的婦人兒女氣話語。到後來當那個李太太向我提議，問我們如何想法去安葬這個海軍學生的遺體時，丁玲方抑制著悲痛說：

「這有什麼用處？死去的，倒下死去，騙入混和了泥土與積水的大坑，擠在一個地方，腐爛了，也就完事了，我尋牠有什麼用處？我們不必作這種蠢事，費神來料理一個死人。我們應當注意的，是活人如何去好好的活，且預備怎麼樣同這種人類的愚蠢與殘酷作戰，如何活下去，又如何繼續去死！」

大家皆沒有作聲，過一陣：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李×教授，把手爬搔著他那顆光光的列寧式的大頭，輕輕的說出他一個疑問：

「八號既發生了這件事，九號的下午，你們不是還在南京同×××談及海軍學生安全問題嗎？」

我說：「因此我對於這結果就覺得很可疑。若當時海軍學生已解決了，南京方面不會不知道，若知道了，我們不會同×××還討論到海軍學生如何可以安全的問題了。」

×女士就說：「但那個同鄉他不會在這個消息上造謠，因為他無須乎如此造謠。他不認識胡先生，並且那案件最後判決並不經手，他卻說明是在×××××那一批人。」

不過在×××××案件中，前後共捉了四十餘人，則其中海軍學生是否在場又很成為疑問。然四十餘人中只有四個是作家，二十三個槍決的也有四個作家，故×女士得來的消息，又似乎毫無可疑。總而言之從這方面與獄中通信方面，皆證明海軍學生已不在原拘留處，這人的去處，又似乎還有押過南京與就地槍決兩種傳說，沒有更可靠的消息時，我們自然還以為人尚好好活着，對於這人生存，抱了一分希望來尋個水落石出。

丁玲當時還能顯得極其安詳的繼續我們的談話，自然也因為那一線希望還存在。但再過兩天後，我為他過新月去借錢，且詢問海軍學生最先出版那本聖徒小說的版稅，從朋友×××處，即得到了一個新消息。××方面辦理上海特務工作的某人，與×××常有過從，×××從某人處也有海軍學生業已槍決的消息，且時間地址人數，與×女士從她同鄉方面聽來的無異。一點希望在這方面便扭斷了。這惡消息讓丁玲知道時，她只說：「我明白，我早就算定了的。」從她那神情上，還可以看出一點什麼？她沉默着，但卻彷彿用沉默來說明她的意見，還是上一次與×女士會面時的意見。「死的，倒下去，僵了，腐爛了，完事了。不死的呢？不死的為了那個理想，便應當好好的活，不能活下去時，也決不逃避這種悽慘的死。生活就是這樣簡簡單單一會事，並不需要如何煩雜的解釋！」她當時彷彿那麼看得簡單，此後也仍然看得那麼簡單，打發了兩年日子。

當海軍學生死去消息証實時，她在任何熟人面前，並不滴過一滴眼淚。她意思好像是：「眼

淚算什麼東西？在風中會乾去的，用手巾可揩去的。」她因此對每一個來見她對她有所慰藉表示同情的人，還只是抿着嘴唇，沉默的微笑着，讓人在印象中，各留下一個堅忍強毅女孩子的模樣。她努力不讓自己爲自己那點不幸弄衰弱，且努力把死亡看得簡單，但她却是另外一種人。

在熟人中就可以看得出她這種不將悲痛顯出，不要人同情憐憫的精神，原近于一種矜持。她其實仍然是一個多情善懷的女子，而且也不把這樣一個女子在這份生活中所應有的哀慟抹去。但她卻要強，且能自持，把自己改造成一個結實硬朗的人。因爲她知道用理性來控制自己，此後生活方不至于徒然糟塌自己，故她便始終節制自己，在最傷心的日子裏，照料孩子，用孩子種種麻煩來折磨自己，從不向人示弱。當時既不作兒女婦人的哭泣，此後在作品上也從不做出兒女婦人的陳訴。

綜合各方面的消息，證明了海軍學生已不會再在這個世界同他的朋友晤面後，餘下的孤兒寡婦，應當如何打發此後的日子，乃成了當時待決的問題。

並且那時上海方面新的謠言尚在繼續下去，各種小報皆常有關於此事捕風捉影的描繪，又聽說××方面，對于這孤兒寡婦，還有一種一網而盡的計畫。××方面既作得出在毫無罪名可以宣布的情形下把一羣年青人用亂槍打死，則海軍學生死去以後，他們是不是還會想方設法來處置這小小孤雛，眞不能爲這種×戶預作廻護。況且丁玲還正有人以爲她已組織××××，預備在上海方面有所活動。種種不實不盡的謠言，不單迷亂了××，好像同時也就使×××××也不很明白。××××××，××××，×××××××，這並不希奇。××××也算是平常的事。李家也許會有人抄察，也許還會同時把那一對賢惠夫婦同一羣很活潑的小孩子全部捉去。

在這種情形下，丁玲她便不願意長住在朋友家裏，累那家人心中不安，故只想獨自住到什麼地方去，把小孩交入育兒院或近於這類地方，托人撫育。

那時節，恰好在北京時同他們便已相熟的朋友張采眞，在武漢方面爲××事犧牲了，消息正傳到上海，且不久，從武漢逃回來的采眞夫人同一個小孩，到了上海後，還居然被××方面的人蹤跡搜尋，在租界上也不敢露面。因此原來身在上海，且在×××××方面又還有些關係的她，此後生活應當作如何安排，自然也大成問題了。

湖南內地小學校長方面，從報紙上約略得到了些海軍學生失蹤的消息，一再來信詢問海軍學生的下落。且說自己年紀已過六十了，很希望看看這新生的外孫，故若果兩人不能帶小孩回來，則自己很想過上海看看。

這種來信增加了丁玲的憂慮。若讓老人來，這一來各事一弄明白，年過半百的人如何担負得了這種打擊？若把小孩送回去，但到什麼地方去找尋這個海軍學生作伴送小孩同去？海軍學生已永遠不能伴同回湘了，若要丁玲一個人回去，那麼如何通過長江長沙各處，且到了家中以後，又如何來把海軍學生所遭遇的一切來掩飾下去？

海軍學生入獄以來，在獄中每次遞出一個字條即需五元，在獄外的這個，則奔走南京且從上海各處探聽消息，以及其他耗費，早把所有向各方籌借而來的幾百塊錢用盡。新的文章在這種情形下，既無法從手中產生，凡是可以設法的皆開過了口。假如母子二人還得在上海住下，便必需有一住下的方法，若可以冒險送孩子回去，也必需有一筆够用的路費。住既無法可住，走又不能

即走，故當我已決定不再過武昌時，我的住處一定，她就暫且在我所租的房子裏，同我九妹住下，再等候其他機會。

我們住處雖仍在萬宜坊附近，且在一個售賣雜貨兼營俄式大菜生意的舖子樓上，來往的人極多，卻很少為人知道。她一天除了照料小孩子不作別的事，除了間或在晚上同我們下樓到霞飛路去走走，便不下樓。

左翼作家那時節則正在各種壓迫中，有些人已失去了原來的型範，正在那里向右向腐轉。上海方面各書店，如北新，現代，則皆從一些極小問題上，被有××的××之類，一度查封，或用換一經理加入編輯為條件，或用接辦雜志為條件，或另外孝敬什麼股份之類，又復陸續啟封，且有人于頃刻之間就創立了民族文學的局面。這其間自然有些人是自以為這一次轉變已看準了題，再不會三心二意了的。但另外則有中立作家，被逼到不敢不為某些刊物寫點文章撑撑門面的事。又有××××××的事。同時也居然有××××××××的事。我們若明白那時代是××××，便不至於對於左翼文學的寂寞而難過，而對于民族文學的發展又還有什麼懷疑了。但若果一個二十年來新文壇史的紀錄者，若無限制的將這種來自上海的某一時節風氣，與某種人的行為態度，而極忠實的加以敘述，我知道將有許多知名之士，在這種誠實敘述中，將成為一種不可思議的人，或平平常常的四脚獸的。

海軍學生的死已慢慢的在熟人記憶中失去了牠的顏色，知道其事前因後果的，當時皆不便說或不願說什麼話，惟捕風捉影的傳聞，則常常可從各小報或定期刊物上看到，對于死者已不能再說什麼，惟對于還依然活着的丁玲，曾經有過許多不實不盡的謠言。或者說其人已逃俄國，或者說人在×××有何活動，或說她已同左翼某某同居，……總而言之，則不過一羣上海閒人無事可作，上茶樓吃喝之餘互相以口舌在一人時題材上，所作的無聊傳述而已。

（未完）

**（本文不得作者認可，不能摘取輯入他書，或改劇本）**

## 補白　老蛙的故事

（芸）

最近從一本日本人著的日語讀本裏，看到一個關於老蛙的故事，頗有意思。

故事是這樣講的：

一個池邊，許多小蛙在玩，在那裏來了一匹猪，用鼻子尖將小蛙們拱落水中。小蛙逃回家去，對他父親說：「父親，不好了！有個大東西來欺負我們。」老蛙平常是很好勝的，「好吧！我去把那東西毀了。」老蛙說着就要出門。小蛙說：「父親，那東西大得很，簡直敵不住他。」老蛙說：「什麼？大亦不過如此吧！」說着把自己的肚子脹脹讓小蛙看。小蛙說：「那樣不成，還大的多哪！」老蛙聽了，又把肚子「咕！」的一脹，說：「那麼，這個樣子！」小蛙說：「不成，連一半也不够！」於是老蛙說：「那麼，是這樣吧？」說着更把肚子儘力一脹，「砰！」的一聲肚子裂了。

這故事就到這兒打住了。這個老蛙至死也未服輸，倒也値得佩服。看牠那股勁兒，使我莫明其妙的想起我們東隣的荒木將軍。

# 煤窰之外

聞國新

小務的母親死了。斷氣已竟一整天，屍身還筆直地躺在舖着有薄薄的一層藁草的土炕上，沒有照例的一具木匣，把它收殮起來，掩埋在空虛的壙穴。也聽不見哭聲，除了小務的哽咽以外。

這是一幕人生的慘劇；這樣的戲在現代破產的中國農村社會裏時時刻刻扮演着。並不算希奇。便是這樣的事能以僥倖地發表在都市中的新聞紙上，也擠不出來有錢人的一滴眼淚。

小務呢？他不過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罷了。青春的彩色剛在他的心裏塗染着，母親的愛正是他生活的焦點。然而不幸，她的死割斷了他的青春；從此也要踏入了這社會的黑海裏，任意被人家宰割去了。

他們原不是此地——楊家坨——人氏，他們是在一年前由東北逃來的難民。據小務的母親在活着的時候對人講過，自己原是北甯路綫上勵家窩舖一個富族。家裏人口很多，有幾頃頗好的田地。去年三月義勇軍在那裏勢力很大，因此招來了一羣東洋鬼子把村莊圍了。血戰一場之後，誰勝誰敗却不曉得。只知道自己的家因爲正在火綫上，所以頭一天便全家逃了出來。然而終於在第三天的夜裏，被鎗聲衝散了，她領着小務沒命的跑，後來是瞧見在自己的家附近起了一片火光。

經過輾轉的透離，她們居然能夠踏上北平的馬路。徘徨着，焦急着，舉目無親，讓她怎樣地生活呢？眞是「天無絕人之路」，有一天傍晚，她正受了一個陌路人的指示，想投奔「男女傭工介紹所」的時候，在喧鬧了馬路旁邊，突然現出一個和善的臉。那人看了她和小務一些時，眼光一閃，走上來冒昧的說了一句：

「你不是某大嬸碼？怎麼逃上來的？」

「呵！」

她完全呆住了，半晌，半晌，才認識出那人的一切。驚和喜交雜在她的全身，吃吃地說：

「蘭姪，救……救救我們。」

……………

於是她的蘭姪便携着她們母子兩個走到平西煤鑛區域楊家坨，那些工人們十九是單身漢，她經過蘭姪的介紹便充當了他們的洗補女匠。其實也沒有什麼工作，不過是洗些「窰帽」（註一）和些已成了黑色的粗藍布大褂而已。小務也被送到工人子弟學校裏去讀書。她的生活總算是安定下來了。

她的蘭姪也是鑛工之一，不過位分稍高些，有點像工頭的意思，然而也須五短打扮，走下五六十「討」（註二）的窰坑裏去挖煤。另外是管理收買「窰柱」（註三），指揮工人，嚴守戒規（如不許吸烟之類）等事體。每月工資是二十五元零三角。

小務當初來的時候，兩眼常帶着淚痕；他思戀他故鄉的一切：和藹的祖父母，慈祥的父親，活潑天眞的弟妹。以至於偉大的遼河，一望無邊的高粱地……在他小心眼裏的印象是深刻極了。然而有什麼法子呢？現在只剩下他和自己可憐的母親了。那矮個的東洋鬼子眞是自己不共戴天的

仇人呀！

「這仇，有一日長大一定要報的！」他憤憤地說了。

他更愛他底母親了。他想，在這個不知究竟有多麽大的世界裏，現在只有自己是她唯一的親人了。從那麽老遠把自己帶了來。鎗聲在後面追着，明月在天邊照着；祇穿了一件棉衣一件夾衣的他的母親，還把溫暖的棉衣從自己的身上脫下來披在兒子的身上。自已强忍着抖索；抱着他，爲着取暖而抱着他跑崎嶇的山路。「噯，可憐的母親。」當他在夜裏睡不着的時候，對着月光看見他的母親的灰白的臉，不禁噙着眼淚這樣說，「母親是爲着我才活着的呀！」

的確，小務的母親自從有了蘭姪這一個救命星把她和小務從死的路線救了下來，安插到楊家莊的小土房裏之後，精神上覺得安慰了好多。她是一個理智足以壓制感情的人：爲了不願引起小務的思家和蘭姪的不滿，毅然地割斷對于丈夫的懸念，「他或者已竟死在東洋鬼子的鎗下了罷，他一定已不在這個世界上了。」她常常這樣想着，於是對於現實生活熱衷找尋樂趣。在沒有工作的時候，有時便帶了小務到山上去摘栗子和紅果，附近有名的仙人洞也幾次刻上了她們的足跡。

小務在學校裏也結識了不少和他同年齡的窮苦的小孩。他們既都是工人的子弟，總多少感受些遺傳性。面龐頗瘦但肉很結實，兩隻眼深深的凹了進去。並且都是本地人；因爲這裏的煤礦工人又分兩派，一派是本地人，大半都隨有家眷，在工廠裏的地位也比較高些；一派多是河南招來的，十九是單身漢，階級最低，受壓迫和蹂躪的時候最多。小務的環境在裏面是特殊的。久而久之，他便有了一個後雅的外號——但也可以說是人家妒忌心理的表現罷——叫做「象牙白」。（註四）

他們的學校建築在一個矮小的山坡上，兩下祇隔了半里的路程，正同學校的大門遙遙相對着的，便是蘭姪在那裏作工的處所。那一個煤窰的規模在這一帶是最大的，完全用新法開採，它有着高線鐵路和許多輛運煤的小車，這些都是小務和他的同學百觀不厭的。然而工廠裏的規矩非常嚴，除非是廠長和他的親信以外，旁人不得他底許可是難得進去的。據說是怕發生危險。然而那百多個工人（當然蘭姪也在內，）却無晝無夜地輪流着出賣他們的血汗，零割着他們的生命。當他們坐了吊筐，被送下百多丈深的煤窰的底裏的時候，眞不知道有沒有「重見天日」的機會。也許因爲「缩柱」的力量抵抗不住而被煤塊砸死，也許驟然冒出山水冲過他們的頭頂……但這些事情却不是小務他們所能够了解的。

他們不過在課餘的時候站在山頂上遠望載了煤塊的火車的奔馳，轟轟的巨響震動了山谷。這給他們以異常的欣慰，便本能地拍手舞脚，無韻調的唱了起來。

在學校與煤窰的中間，沙灘的西面，不知在什麽時候蓋了三間土房，如今已竟成了工人們的俱樂部。那裏賣茶，賣豆腐腦兒和棉子麵的窩窩頭。每到工人們換班和學校散課之後，這裏便成了他們的「黃金時代。」擺在蘆棚底下的用亂磚和石灰砌成的長方桌的兩旁，便坐滿了這樣的兩種階級人物——學生與工人。這裏面，當然是工人佔了主角，學生不過偶爾參加，顯得這個社會更熱鬧些罷了。

小務因爲他蘭哥的介紹，也認識了幾個神聖的工友。給他印象最深的便是本地產的劉紅眼和遠自磁州來的南霸天了。

這一天是禮拜六，子弟學校照例是下午沒有課的。小務夾着書包回家去。剛一進門，迎着面

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走出來，問：

「是小務回來啦嗎？」

他毫不猶疑的答了一個，「是，」字。揚起頭來再細看一下那個女人，他認識是鄰居的王大嫂。便說，

「大嫂，我媽呢？」

「你回來得眞巧，」王大嫂善意地向小務飛了一個眼風，「你媽正要我你去呢。吃完早飯你走了之後，我和你媽到渾河邊上洗點衣裳。洗着洗着，你媽說身上有點不合適，並且說你就快放學，便一個人先回來了。其實我也沒呆了多大工夫。剛纔路過你家門口，心裏一動，想走進來瞧瞧……」

小務似乎從心裏打了一個冷戰，急忙跑進潮濕的小屋裏去，一眼瞧見他媽斜簽着身子倚在炕桌上，臉皮黃黃的，——他記得昨天還不是這樣。正在冥想時，他媽已竟先說話了。

「小務，媽正要我你去呢。今兒早上我同你王大嫂在河裏洗了些衣裳。半路上順便想給你蘭哥送去。因爲脚底下發軟的緣故便一直的回家來了。你先給送去，回來再吃飯罷。」

小務一邊答應，一邊把書包掛在墻上。走到他媽的跟前，低聲發問：

「您怎麼了？」

她搖了搖頭，臉上做出一個微笑。吩咐小務道：

「我沒有什麼，你快去罷，快去回來好吃飯。」

小務提着一件小包袱，一個人在路上走。秋已竟深了。沿山的野草一體披上黃色的衣裳，雖然也隨風舞動，在人們的眼中看來，卻絲毫沒有炎夏時的光暉，已是瀕於死之國土的暮年了。天是一色的蒼灰，遠處的山頭像被隱藏在霧裏似的，這是狂風快要臨沂的預兆。小務邁着沉着的步子往前走，在他的胸前好像有什麼壓力緊緊地挾持着，他不禁漸漸感到呼吸的追促。如果有一幀鏡子給他，他自已也可以發見臉也是紅紅的。但他終於掙扎到附屬于這煤礦的「工人宿舍」來了。

所謂「工人宿舍」，原來是一排新建的狹隘的土房位置在一行洋槐樹的前面。小務走到那裏的時候，靜穆得很。他輕輕地推開木板門進去，才發見在那三四丈長的土炕上有一大半是露着粗糙的席，只在靠門的角落有一個人狗也似的蜷伏在那裏。小務的推門聲驚動了他的疲苶的神經，下意識的從髒髒的被角裏伸出一顆頭，問，那聲音沉悶的像破鑼一樣。

「誰？」

「給你們送洗的東西來了，我的蘭哥呢？」

「啊，小務嗎？」

那人一翻身很迅疾的坐了起來。小務一眼便看準了那人的特徵：紅紅的兩隻小眼，像吃了火的耗子一樣。亂蓬似的頭髮在頂上叢生着。油黑的大胖臉，似乎無論在什麼節序老彷彿有汗珠的影子在臉的各部分藏著着。——那人就是小務的新交，本地產的劉紅眼。

「紅眼哥，什麼時候還睡着不起。怎麼那麼些口子就剩下你一個了？」小務和靄地走到炕的前面，把手裏的包袱放下，說。

「不是，不是！」劉紅眼很流利地吐出他的口頭語。使力地咳嗽一下，一口痰從氣管裏被喚將出來，他鼓起嘴，用手一掀炕蓆，×的一聲，那堆黃色的粘液便宛轉俯伏在炕的土甓上。炕蓆重新掩蓋起來。

「昨兒晚上散了班我們幾個人推牌九來着。打到後半夜，大馬猴輸得頂多，急了，同劉三幹上。你蘭哥打抱不平，一拳打了大馬猴的太陽穴

，那傢伙別看外表粗黑，原來裏頭是一團漿糊，不禁撥，一下便昏了過去。小務聽到這裏，似乎是有一瓢涼水澆在自己的頭上，便楞柯柯的呆定在那裏，眼不轉睛的看着劉紅眼的大嘴。

「其實，」劉紅眼繼續着說，「玩笑傷人也沒有什麼大罪過。」可是這消息在今天早晨不知怎的傳到咱們廠長那裏去了。呵呀！那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楊家莊左近有名的，人家又有錢，誰敢惹得起，簡斷截說，他把你蘭哥弄到廠裏去揍了四十板子，用輛汽車連馬猴的屍首一同載到城裏去了。」

劉紅眼把話說完，他的眼睛越發顯得紅了起來，有一般火焰在他的臉上燃起，似乎想燒盡這世間一切不平等的待遇：爲什麼有錢的人可以隨隨便便打沒錢人的屁股，而還沒有一個人敢說他不對。爲什麼自己和自己的同伴必得破出性命給他們挖煤，一天掙下幾毛錢，吃的是綠豆麵湯就大葱窩頭，睡得是連闊人家狗洞都不如的「宿舍」。而他們却不受飢不受凍地穩坐在高樓大厦裏，摟抱着姨太太丫環取樂。拿出一萬塊錢轉眼變成了十幾萬？他越想這兩者之間的距離愈遠，更忿忿地把鐵鎚般地拳頭咚咚的往炕背上敲，

「媽的，你們都死絕了這世界上才太平哪！什麼東洋鬼子西洋鬼子，都是你們這一起蹚渾老婆惹出來的禍，讓一干老百姓遭瘟！」

在他旁邊楞着的小務，自聽了他的蘭哥的凶信以後，眼前幻現出兩種的人影。彷彿是那曾經見過一面的廠長，撅着小鬍子，向他乾笑着。廠長旁邊跪着一個壯年人，工人打扮，正挺直腰板在那裏，磕頭如搗蒜。從他的身上不絕的冒出紅紅的血！然而廠長却連正眼也不看一看。話在小務的嘴頭上滾，他有心要說，「老爺，廠長先生，饒恕了他吧！」然而用盡力量也說不出。忽然廠長和他的蘭哥都統統不見了，代替他們倆的是一個半白頭髮的女人。那女人的面孔和他的臉越來越近，圓圓的，有很深的皺紋的，無疑地是他母親的臉呵。後來甚至於貼在他的鼻子上。一股溫暖的熱氣吹到他的臉上，兩行淚珠也從他母親的圓而大的眼睛裏掉了下來。他忍不住叫了一聲「媽，」跟着撲了過去。

忽然咚咚的幾響震碎了他的幻想，又回到黑暗的現實來了。他脚底下飄飄然，走出了這一座「工人宿舍。但眼前的晶明的日光並不能指示給他光明的路是在那裏。是這樣，他茫然地走向自己的家。

蘭的消息終於是渺然了，而且這巨大的事件也不能長此在小務的母親跟前掩藏。事實的演述是沒人可以防止的。於是小務和他母親的生計算斷絕了。

在同命運奮鬥了一個多月之後，他們母子結果是失敗了。蘭一走，礦廠的一切人都給他們以揶揄的冷眼。學校呢，小務當然沒有資格再上了，並且把那很雅致的外號「象牙白」一變而爲「小雜種」。在「工人俱樂部」的小飯館裏，露着的盡是些長的臉孔，再沒有劉紅眼那樣熱烈和氣的人兒了（據說他已竟改了行到城裏去拉東洋車。）南霸天也是「單絲不成線」他對待他頗冷漠。他有時到山上拾草，回來路過小飯館門前，常聽見人這樣諷刺他；

「看，小雜種來了！」接着誰的一聲狂笑。

「蘭頭兒在的時候，到底跟他媽是怎麼個親戚？」是另一個人的口音。

「眞還許是兩口子呢，哈哈！」

「哈哈！」

「小雜種過來，你媽讓我……」

小務頭一次認識這般民衆的心理。他狠狠地

回頭看一看他們，便一口氣躲開了。

這樣的生活再不能忍受了。這樣的社會：廠長隨便可以殺死工人，工人又可以放恣地欺負他們母子，這究竟是什麼樣兒的社會呢。又過了幾天，他偷偷地從南霸天那裏得到一句幫助的話，便慫恿着他的母親搬了家，雖然並不遠。他自己，給一家用人力開採的小煤窰裏檢煤塊，記出入帳目。這總算一個好差，較比用一條皮帶套着自己的前後腦，在額前拴起一隻燃着的菜子油燈，下窰上窰，每次要挖上四五十斤的黑煤，每天挖够掌櫃所規定的數目的活鬼的一般的工作强得多了。

時光不停地往前流去。小務的母親走完了她一生的旅途，在一個西北風虎虎吹着的夜裏去了。

工作和愁苦加速了小務的長成。「象牙白」的臉不見了，代之以黑黝黝的油光，和他從前的好朋友劉紅眼一樣。個子雖然長得很高，然而那毫無營養資料的食品，却使他成就一個皮包骨的畸人。現在，上帝又從他的手中把母愛生生的奪了去，從此，在他的心上再沒有春風般的撫慰了啊。

第二天早起，小務跑到櫃房去見掌櫃。掌櫃正默默地吸旱烟，籌劃工作的進行辦法。小務走到他的跟前，兩眼含着淚說：

「我媽死了，到現在還沒收殮起來呢？」

「啊，你這是什麼意思呀！」掌櫃死勁地吸足一口煙，叭的一聲，噴出來，餘煙繚繞空際。

「我是說，求您……求您老幫助幫助……一具薄材啊。」他再忍不住心底的悲哀了，索性痛哭着。

「唉，這，這是那兒的事？——我此刻沒錢呀！」掌櫃急得站起來了。

「總得求您大發善心，掌櫃！那不以後我給您挖一輩子的煤哪，一「大」工錢也不要，只求給三頓飯吃，也情願。」小務跪下了。

掌櫃提着煙袋荷包在屋裏忙忙踱着。原不想管，但聽到小務所說的條件却頗有允可之意。便說。

「那麼你得給我幫忙一世啊。」

小務用眼淚洗了洗他的破爛的衣袖，點一點頭。這件事情便這樣的解決了。

小務以後的生活只有兩條路：是眞要隱忍着煤窰裏地獄般的待遇呢，還是發精著銳地圖謀一條至少和掌櫃平等，和一切人類都平等的新的途路和目的呢，我們却不知道了。

十月三十日・一九三三・西山環谷

（註一）工人們下窰時帶着的一種帽子，形狀彷彿似都市中公子哥兒們帶着的打球帽。只沒有紅綠等鮮艷的彩色。

（註二）礦工們計算長度的方法，一肘約當營造尺五尺。

（註三）是立在礦穴裏的柳樹的粗的枝條，防備礦石坍塌之用。

（註四）一種白麵藥的俗稱。



原文献残缺